

世界十大侦探小说

福尔摩斯探案集

(三)

[英] 柯南·道尔

第三卷

吉林文史出版社
吉林音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世界十大侦探小说/丁华民主编。—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6.2

ISBN 7-80702-321-X

I.世... II.丁... III.侦探小说—世界 IV.I.4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80155 号

世界十大侦探小说

丁华民 志敏 主编

吉林文史出版社
吉林音像出版社 出版发行

北京潮运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mm 1/32 印张 120.5

字数 1800 千字 2006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80702-321-X/I·41

定价(全 16 卷) 368.00 元

总 目 录

第一卷 福尔摩斯探案集(一)

第二卷 福尔摩斯探案集(二)

第三卷 福尔摩斯探案集(三)

第四卷 福尔摩斯探案集(四)

第五卷 布朗神父探案集·上

第六卷 布朗神父探案集·中

第七卷 布朗神父探案集·下

第八卷 浅滩迷船·上

第九卷 浅滩迷船·下

第十卷 黄室谜案·上

第十一卷 黄室谜案·下
神探维克多

第十二卷 水晶瓶塞·上

第十三卷 水晶瓶塞·下
月亮宝石

第十四卷 犹太油灯
最后一案

第十五卷 侠盗亚森·罗宾

第十六卷 爱伦·坡侦探小说集

福尔摩斯探案集(三)

孤身骑车人

谢洛克·福尔摩斯先生在 1894 年到 1901 年这八年的时间里办理了许多宗案件。甚至许多公办的难以解决的著名案件,也要通过福尔摩斯先生来侦破。在成千上百的私人案件当中,有许多是别人所难以解决的,并且这些案件都各有特色。福尔摩斯先生在破获这些案件当中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所以在这段时期,福尔摩斯先生总是忙忙碌碌的。就是在这漫长而繁忙的时期,福尔摩斯的工作成绩令人们赞叹不已。但其中也不乏有一些失败。只要福尔摩斯经手的每一件案件,我一听到总是把它记录下来,甚至其中的许多案件我自己也亲身经历过,但是我究竟选择哪些来把它告诉读者,总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考虑再三,我还像以前一样,首先把那些富有戏剧性的并且引人入胜的案件告诉大家。这些案件的特点是:都不以犯罪的凶暴残忍而著称,其破案过程也十分巧妙。所以,在这里我就选择了有关维奥莱特·史密斯小姐,查林顿的孤身骑车人一事,并且把我们调查到的奇特结局告诉大家。这个结局是以悲剧而结束的,也是出乎人的意料之外的。那么,现在我就将案件的情况介绍给感兴趣的读者。虽然这些事对我朋友成为公认的神探并没起到锦上添花的效果,可是这些案子有几点是与众不同的,区别于我原来所写的那些长篇犯罪

记录。

我查阅了 1895 年的笔记。当时记载的日期是 4 月 23 日星期六。这是我们第一次听到维奥莱特·史密斯小姐讲述自己遭遇的事。

奥莱特·史密斯小姐当时给我的印象是：苗条的身材、端庄大方、秀气之中带着几分刚毅。那时由于福尔摩斯当时手头正有一宗案件，而且这个案件十分复杂，他在集中精力处理这个问题。且这个问题涉及到了著名的烟草大王约翰·文森特·哈登所遭遇的特殊的难题。所以对维奥莱特·史密斯小姐的来访福尔摩斯先生极不情愿去接待。我的朋友最喜欢的事就是做事情一丝不苟而不愿有其他的事来打搅他。但是尽管这样，由于他的性格并不固执，所以也就接受了那位漂亮姑娘的来访。听她讲述自己所遇到的麻烦。又加上她独自一个人在那么晚来请求他的帮助和指导，而且又是从很远处来贝克街的。所以尽管福尔摩斯已说明他的时间已经排得很满，但由于那姑娘坚决要讲述自己的遭遇，也就没办法了。显而易见，那姑娘不达到目的，是决不肯罢休的，要想使她离开除非以武力解决。福尔摩斯毫无办法地勉强笑了笑，并且请那位美丽的不速之客坐下，给我们讲述有关她所遭遇的事情。

福尔摩斯首先说道：“至少有关你的事情不会危及到你的身体健康。”福尔摩斯先生在这短短的时间内已用那双敏锐的眼睛把那位姑娘周身打量了一番，并得出了这个结论，又继续说道：“你这样喜欢骑车的人，一定是充满活力的。”

她吃惊地低下头看着双脚：鞋底的一侧被脚蹬子磨得起了毛。

“说得对极了，我经常骑自行车，福尔摩斯先生。我今天来这里请求你的事就和骑车的事情有关呢。”

我的朋友拿起这姑娘没有戴手套的那只手，像科学家观察一

件精致的样本一样那么认真。

“我想,你会理解我的,这是我的工作所需要做的,”福尔摩斯放下了姑娘的手,说道,“我差点儿把你当成打字员了。”现在很明显你是一位音乐家。华生,你注意到那两种职业有个共同特点是勺形指端吗?不过,她的脸上有一种特殊的表情,那姑娘的头转到了亮处,“那是打字员所没有的。所以我敢肯定这位女士是音乐家。”

“是的,福尔摩斯先生,我是音乐教师。”

“我猜想你还是一位乡下的音乐教师,这是从你的脸色中看出来的。”

“是的,先生,在萨里边界,靠近法纳姆。”

“那是一个很好的地方,可以令人想到很多有趣的事情。华生,你还记得吗?我们曾在那附近抓获了伪造假币犯阿尔奇·斯坦福德。嗯,维奥莱特小姐,在靠近法纳姆的萨里边界,你出什么事了吗?”

那位姑娘谈吐清晰,神情自若,不慌不忙地讲述了下面这段希奇古怪的遭遇:

“福尔摩斯先生,我的父亲叫詹姆斯·史密斯,现已去世了。他生前是老帝国剧院的乐队指挥。我和母亲在世上没有亲人,我只有一个名叫拉尔夫·史密斯的叔父,在二十五年前就已去了非洲,从那以后便再也没有音讯了,自从父亲死后,我和母亲的生活便十分困难,就是在这个时候有人告诉我们,有人打听我们的下落,据说还在《泰晤士报》上登了一则广告。当时我和母亲相当激动这是可想而知的,因为我想也许是有人给我们留下了一笔遗产,我们很快按照报纸上登的姓名去找那位律师,在那里遇到了两位名叫卡拉瑟斯和伍德利的先生,他们是从南非回来探亲的,他们告诉我说叔父是他们的朋友,并在几个月以前死在约翰内斯堡。我叔父在临终之前嘱托他们去找他的亲属,并使他的亲人的

生活能够好转。这令我们很惊讶，在我的叔父拉尔夫还活着的时候，我们并不来往，他也并没关心过我们，现在却这样的关照我们。但是卡拉瑟斯先生的解释是：因为我的叔父听到他哥哥的死讯，所以认为他对我们以后的生活负有很大的责任。”

“打搅一下，”福尔摩斯打断她的话说道：“你们是在什么时候见的面？”

“去年十二月，已经是四个月以前了。”

“请你继续说下去吧。”

“我和你讲过的伍德利先生令人十分讨厌，他是一个满脸横肉，并且长着红胡子的粗鲁的青年人，头发留得很长披散在额头两边，还总是向我挤眉弄眼儿。是一个很轻浮的家伙。我敢肯定西里尔一定不喜欢我认识这个人。”

“噢，西里尔是他的名字！”福尔摩斯面带笑容地说道。

那姑娘面带羞涩，脸微微发红，笑了笑。

“是的，福尔摩斯先生，西里尔·莫顿，是我的未婚夫，我们打算于夏末就结婚，他是一位不错的青年，是一个电气工程师。哎呀，真对不起，我怎么又扯到这儿来了？我想说伍德利很讨厌，而那位和他一起的看起来老一些的卡拉瑟斯先生却较有礼貌。虽然他面色土黄，胡子刮得很干净，也不怎么多说话，但是他的举止文雅，笑起来很慈祥。他听说我和母亲的生活过得很贫困，便叫我去他家里教他十岁的独生女儿。并答应每年付给我一百镑的酬金，这当然是十分丰厚的报酬了。但是我考虑到我的母亲，把她一个人留在家里有点不放心，卡拉瑟斯先生却同意我在每个周末回家看母亲，所以最后我决定胜任这份工作，就这样来到了离法纳姆六英里左右的奇尔特恩农庄。卡拉瑟斯先生的妻子已经过世，他现在还是独身，在家里雇了一个名叫狄克逊太太的女管家来照料家里的事务，这位老妇人和蔼可亲，办事麻利，得到大家的尊敬。他的独生女儿也很讨人喜爱，总的来说一切都很满

意。卡拉瑟斯先生对人和善 ,对音乐很感兴趣 ,我们晚上大家在一起都很快乐 ,每到周末我就回家看望我的母亲。”

“平静的生活中总要掺杂一些不如意的事情 ,伍德利先生的来访是头一件令我不顺心的事。一看到他那满脸的红胡子就令人厌恶。他来访一个星期 ,对我来说就如同要过三个月那样漫长。他是一个可怕的人 ,对别人蛮不讲理 ,对我更是厚颜无耻。他作了许多令人作呕的事表示爱我 ,吹嘘他如何富有 ,说我如果嫁给他 ,我就可以获得伦敦最漂亮的钻石。最后 ,当我对他所说及所做的都无动于衷时 ,有一天吃过饭后他把我抓住抱在怀里——他的力气很大——发誓说如果我不吻他 ,他就不放开我。当时多亏卡拉瑟斯先生进来 ,把他才从我的身边拉开。为了这件事 ,伍德利和东道主弄翻了 ,把卡拉瑟斯打倒在地 ,脸上还流了血 ,显然是划破了一个大口子。伍德利的来访到此就结束了 ,第二天 ,卡拉瑟斯先生向我表示道歉 ,并且保证以后不会再发生这样的事情。自从那以后我就再也没有见到伍德利先生。”

“现在 ,福尔摩斯先生 ,我终于该谈今天我来向您请教的具体问题了。你一定知道 ,我每个星期六上午都要骑车到法纳姆车站 ,赶十二点二十分的火车进城。在我从奇尔特恩农庄出来所要走的那条路很偏僻 ,有一段尤其显得很荒凉 ,这一段几乎有一英里多长 ,一边是查林顿石南灌木地带 ,另一边是查林顿庄园外圈的树林。我想再也没有比这条路更荒凉的地方了。在你没有到达靠近克鲁克斯伯里山公路上以前 ,你就很难看到一辆马车、一个农民。两个星期以前 ,当我路过这个地方时 ,偶然一回头看见我的身后有个男人在骑车 ,离我大约有两百码左右 ,好像是一个中年人蓄着短短的黑胡子。在到法纳姆以前 ,我又回头看了看 ,那个人已经不见了 ,所以我就没有在意这件事。不过 ,福尔摩斯先生令我产生怀疑的是 ,我星期一返回时 ,又在那段路上看到了那个人。你可以想象得到我当时惊奇的程度。而且下一个星期

六和星期一 ,又和上次一样 ,这件事重演了一遍 ,我更加惊奇不止了。那个人并没有对我怎样 ,总是和我保持一定距离 ,不过这毕竟还是很古怪的。我告诉了卡拉瑟斯先生我所遇到的这件奇怪的事情 ,他听了之后显得非常重视 ,并对我说他已订购了一匹马和一辆轻便马车 ,所以我以后再走那段路时就不必担心了 ,也不愁没有做伴的了。”

“本来今天早晨我就可以不必骑车了 ,但不知什么原因 ,卖主没有交货 ,本来说好马和轻便马车这个星期就到 ,所以又只能骑车到了火车站。我来到查林顿石南灌木地带 ,往远处一瞧 ,一点也没错 ,那个人仍在那地方 ,和两个星期以前丝毫不差。他总是和我保持一定距离 ,我始终看不清楚他的面孔 ,但我肯定我不认识这个人。他穿一身黑色衣服 ,戴一顶布帽子。我只能看清他脸上长着黑胡子。今天我不再害怕了 ,只是满腹疑团 ,只想弄清楚这个人的来历 ,及他究竟想做什么。我放慢我的车速 ,他也随之放慢了他的车速。后来我干脆停下了车 ,他也就停下了车 ,我忽然想起了一个办法来对付这个人。正好路上有一处急转弯 ,我便紧蹬一阵拐过弯去 ,然后就停下来等那个人的到来。但是出乎我的意料之外的是这个人根本没有跟过来 ,我还指望他快拐过弯来 ,甚至超到我的前边去 ,现在竟然连面都没露。我真是自作聪明了 ,也说明这不是一个简单的人。我只得又返回去 ,向转弯处四处看了看。我可以看到一英里以内的路程 ,但并没有发现他的踪迹。更使人惊奇的是 ,这个地方并没有岔路 ,他是没办法走开的。”

这时福尔摩斯轻声一笑 ,搓着双手。“这件事确实具有它的特色 ,”他说道“从你转过弯以后发现路上没人 ,时隔多久?”

“只有二三分钟吧。”

“那么他是来不及从原路退走的 ,你说那里没有岔路吗?”

“没有。”

“那么他一定是从路旁的人行小道走开的。”

“不可能从石南灌木地段那一侧 ,否则我早就看到他了。”

“现在 ,我按照排除推理法 ,明确地得出了一个事实 ,那就是他向查林顿庄园那一侧去了 ,根据我所知道的 ,查林顿庄园宅基就在大路一侧。还有其他要说明的情况吗 ?”

“没有了 ,福尔摩斯先生 ,对我所遭遇的这件奇怪的事情 ,令我很不愉快 ,也使我提心吊胆 ,疑虑丛丛 ,所以才来这儿 ,请求得到你的帮助。”

福尔摩斯不动神色地坐了一会儿。

“和你订婚的那位先生在什么地方 ?”福尔摩斯终于开口问道。

“他在考文垂的米得兰电气公司。”

“他不会不打招呼就来看你吧 ?”

“噢 ,福尔摩斯先生 !我怎么会不认识他呢 !”

“还有其他追求你的男人吗 ?”

“在我认识西里尔以前有过几个。”

“那么从那以后还有吗 ?”

“如果说有的话 ,那么那个满脸长着红胡子的伍德利也可以算做一个 ,那个令人讨厌的家伙。”

“再没有其他了吗 ?”

我们那位漂亮的委托人史密斯小姐好像有点面带难为之情。

“他是谁呢 ?”福尔摩斯问道。

“噢 ,也许是我胡乱猜疑 ,可是我好像感觉我的雇主卡拉瑟斯先生对我十分有意。我们经常碰面 ,晚上我替他伴奏 ,他总是什么也不说。他是一位很好的先生 ,可是一个姑娘心里总是很清楚的 !”

“哈 !”福尔摩斯看起来很严肃 ,“他以什么作为生活的来源呢 ?”

“他是一个很有钱的人。”

“他没有四轮马车或是马匹吗！”

“哦，至少他的生活过得十分宽裕。他每星期都要进城两三次，很关心南非的黄金股票。”

“好了，史密斯小姐，你一定要把新发现的所有情况都告诉我。现在我很忙，不过，我一定要抽出时间来办理你这件案子。在这段时间里在没有通知我们之前，你不要独自行动。再见，我相信我们会得到你的好消息。”

福尔摩斯抽了一口烟斗说道，“这样一位漂亮的女子有人追求是十分自然的事，不过也不应该选择偏僻村路骑自行车去追逐呀！这点说明这是个暗恋她的人。但是好像这个案件里又存在一些古怪和令人不得不考虑的疑点，你说呢，华生？”

“你的意思是说那个人只在那个地方出现吗？”

“对极了。我们着手这个案件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查清楚是谁租用了查林顿庄园。然后再查出伍德利和卡拉瑟斯之间到底存在什么样的关系，因为这两个人是两种完全不同的类型。他俩为什么急着查访拉尔夫·史密斯的亲属呢？还有一点值得怀疑，卡拉瑟斯的家离火车站有六英里远，连一匹马也不买，却为什么要出两倍的价钱来雇一名家庭女教师？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治家之道呢？种种迹象都很奇怪，不是吗，华生？”

“你下去调查吗？”

“不，我亲爱的朋友，这也许是一件无足挂齿的小案件，不过是个家伙玩弄的一个小把戏，你下去调查一下就行了。我不能因为这件事而丢开其他重大的案件。华生，星期一的早晨你早早地就去法纳姆去，就隐藏在查林顿石南地带附近。亲自看一看那些发生的事实。并且依据你自己的见解见机行事，听懂了吗？对了，还要查出是谁住在查林顿庄园，回来后向我说明你所调查的结果。好了，华生，在还没有搞到有利的证据，用于结案之前，我

就没有其他什么可说的了,最后,祝你顺利!”

根据那位姑娘告诉我们她星期一九点五十分从滑铁卢车站乘车出发,所以我就提前出发赶乘九点十三分的火车。到达法纳姆车站后,我很快打听到了查林顿地带。那么这样我就不可能错过那位姑娘遇险的地带了,因为那段路一侧是开阔的石南灌木地带,另一侧是老紫杉树篱,四周围有一座生长着巨树参天的花园,庄园里有一条石子路,上面长满了地衣,在大门的两侧的石柱上刻着满是破烂的纹章图形。除了中间行车的石子路以外,我又发现了几处树篱间穿插着几条小路。从路上发现不了宅院,周围的情形给人的感觉是荒凉的,阴暗的,并有一点儿生机。

在石南这一带到处都开着一一种叫黄色金雀的花,在灿烂的阳光下照得金灿灿的,十分美丽。为了能观察到庄园的大门,我在灌木丛后选择了一处很好的藏身的地方,还能观察到两边的一大段长长的马路。在我离开大路的时候,还没有一个人,现在却出现了一个人,他穿着黑色服装,留着黑胡子,正从对面向我来的方向奔去。他来到查林顿宅地的尽头,然后跳下车,又把车推进树篱的一处豁口,我就看不见他的踪影了。

第二个骑自行车的人出现了,距第一个人消失的时间只有一刻钟。我看清是那位姑娘从火车站来。她骑到查林顿树篱时向四周看了看。没多大一会儿,那个人从藏身地方走了出来,跳上自行车,在后面跟随着她。那位身材苗条的姑娘笔直地骑在车上,她身后的尾随者却猫着腰,低着头,每一个动作都显得那么不光明磊落,偷偷摸摸地。就是在这种阳光明媚风光无限美好的春日里,只有这两个人影在活动。那姑娘回头看到了他,便把车速慢了下来。他也随着减慢了速度。姑娘停下了车,他也停下了车,和她保持着二百码的距离。这时姑娘忽然转过车头猛蹬一阵,迅速向他冲了过去。速度是那样快令人防不胜防。然而,他也像那位姑娘一样快速,不顾一切地拼命的逃跑了。她马上又返

回到了大路上,满不在乎地昂着头,也不再理会那尾随的男人了。他这时又转过身来,仍然保持着那段距离,一直到他们在我的视线里消失为止。

我没有马上走出我藏身的地方,我这样做倒是对了,因为那个男人没过一会就又出现了,他不紧不慢地骑车返回来。他拐进庄园的大门,然后下了车,他先是在树林中站了几分钟,把手抬起来好像在整理他的领带。后来骑着自行车从我的身旁经过,向对着庄园的那条道路骑去,我急忙从石南灌木的藏身之处跳了出来,透过茂密的树林缝隙望过去,模模糊糊地可以看到那座陈旧的灰楼和它那矗立的都铎式烟囱,只是那条通往庄园的道路被茂密的灌木丛所遮挡,所以我也就无法再看到那个人了。

但是,我认为自己已经干的很不错,满怀喜悦地走回法纳姆。至于查林顿庄园的情况,当地房产经济人也不大清楚,什么也没了解到,就把我引见到了帕尔马的一家很有名的公司。在我回家的路上到那里呆了一会儿,经纪人很热情地接待了我。“由于你来得晚了些,庄园在一个月以前就已租给了一个叫威廉森先生的人。所以你能再租用查林顿庄园避暑了,十分抱歉。那位威廉森先生是一个很体面的老者。”说到这儿,经纪人显得很难为情,并表示他不能再告诉我有关顾主的其他方面的事情了。

当天晚上,我将所了解到的整个事情的过程都详细地报告给了谢洛克·福尔摩斯先生。福尔摩斯全神贯注地听着我那长篇大论的讲述,我满以为可以得到他的赞许,并且也十分重视他的赞许,但是令我失望的是连一句赞许的话都没有听到。正好相反,在他评价我做过的事和没到的事时,他那张脸显得比平时还要严肃许多。

“我亲爱的朋友,华生,你选择的那块藏身之地是非常失算的。如果你藏到树篱后面就完全可以仔细地观察到那位有趣人的面孔。但现在,你所观察到的实情,却比史密斯小姐所讲的还

要少。她说她不认识那个人,我却相信她是认识的。如果不是这样的,那个男人却总是要和她保持一定的距离,总是千方百计地躲避她,不是怕看到他的容貌,那又是为什么呢?就像你看到的,他伏在自行车把上,这不是也证明他是为了隐藏面目吗?你应该查明那个人是谁,当他回到了那座宅院时,而你不应该跑到伦敦房产经纪人那里!看来,你确实做得不怎么好!”

“那么我应该怎么做呢?”我有点灰心丧气地高声叫道。

“听说离那儿最近的地方有一座酒店,是村子上谈论闲话的地方,你可以去那里,或许可以打听到一些重要的情况。那里的人会对你讲每一个人的名字,从主人到在厨房里的仆人。关于威廉森这个人,我没有一点印象。如果他是一位老人,就不可能是那个灵敏的骑车人,不是在那个姑娘快速灵活的追赶下能应付自如地逃跑的人。你这次远行得到了什么重要的情况呢?证实了那位姑娘说的都是实情,但是这点我从来也没怀疑过。了解到骑车人和庄园有关这我也一样不曾有过怀疑。还知道了那座庄园是由威廉森租用的。但谁又能保证呢?行了,行了,我亲爱的朋友,不要显得那么气馁。在星期六之前我们还是可以再做许多事的,这段时间我也可以做一两次调查。”

当我们收到史密斯小姐一封简短的信时,是第二天的早晨,在信里简明扼要地记述了我昨天看到的那件事情的经过,但是信的中心却附在附言中。附言中写道:

我的处境现在很尴尬。这是因为我的雇主已经向我求婚了,我这样直言不讳地向您吐露我的秘密,相信你已感觉到我在这里的处境已经变得十分困难。我确信他对我的感情是真诚而高尚的。在这种情况下,我当然把我已经订婚这一事实告诉了他,他对于我的坦诚和拒绝表示理解,但又很失望。现在,你可以想象得到,我在那里是不可能再呆下去了。

“看来我们年轻的朋友现在正处于一种十分困难的处境之中”福尔摩斯看完信之后，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说道，“这件案子看来比我原来想得还要有趣，继续发展的可能性也要多好多。现在我打算今天下午到乡下去过一天平静安宁的日子，这样就可以把我的想法检验一下。”

福尔摩斯过得所谓安宁平静的日子，其结果是十分奇异的，这是因为当他很晚才回到贝克街时，他的嘴唇被划了一道长长的口子，额头上也青肿了一大块，还有那狼狈的样子，就像是一个苏格兰场调查的对象。虽然结局是这样，但他对自己的危险经历却感觉不错，边讲述边哈哈地大笑，我敢肯定这是发自他内心的。

“这次的经历让我感觉到积极的锻炼是很有用的，可惜我锻炼得不够多。”福尔摩斯说道，“你一定知道，我学过一些优秀的英国旧式拳击运动，有时也能派上用场，就拿今天来说，学的这些拳术就帮了我的大忙。要不然就惨了！”

我问他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去了我曾经让你留意过的那间乡里饭店，并且进行秘密地侦探。在饭店里我从店主那里得到了我想知道的所有情况，租庄园的那个名叫威廉森的老者和他的几个雇佣的下人住在那里。听说他原来是个牧师，不知道现在还当不当，不过从我所知的一些情况看来，他现在不是一个牧师了。所以我去存放牧师档案的地方，经过仔细的查访才知道威廉森原来当过牧师，但是做过一些不道德的事情。店主还告诉了我一些情况，每个周末那座庄园都要来几个人，那些人的长相看起来不像是好人，都像地痞流氓，其中有一个叫伍德利的留着红色胡子的尤其不是好东西。就在我们聊着的时候，伍德利突然出现在我们面前，原来他在酒吧间里喝酒时我们所说的话他都听到了。他盯着我，恶狠狠地询问我为什么要打听这些事情？我的姓名及用意是什么？他滔滔不绝

地说了一大串,还用了许多优美的词语,看来是一个很会说的家伙。后来他骂出了许多脏话,还猛然出手向我击来,我当时没反应过来就让那家伙打了一顿。所以我就变成了这个样子了。我这次在乡村的经历也就停止了,那个伍德利先生坐着车走了。不过有一点我不得不承认,和你上次相比,我也没有取得多大的成绩。”

委托人在星期四时又给我们来了一封信。其内容是：

福尔摩斯先生,在你得知我不再做那份差事时,你一定不觉得意外吧!虽然卡拉瑟斯先生付给我丰厚的酬金,但那种环境我是无法忍受的。我决定于这个星期天就返回城里。卡拉瑟斯先生也为我准备好了一辆马车,我从此再也不会来这个地方了。所以,以前在那条曾经走过的荒陌的路上所遇到的可怕的事情也会随着时间而淡忘。

我辞去这份工作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那位令人厌恶的伍德利先生又出现了。他原来就令人生厌,现在看起来更加可恶了。看来那家伙像是发生了什么不幸的事,所以他的行为越来越不像话了。幸运的是我这次并没有正面碰到他,只是通过窗户看到他的。这次伍德利没在卡拉瑟斯家住,我想他肯定住在离这儿不远的地方。他来了之后和卡拉瑟斯先生说了很长时间的话,卡拉瑟斯先生从那以后就好像变了一个人。今天早晨伍德利偷偷摸摸地在灌木丛里不知在做什么。我担心自己总有一天会在这个地方遇上那个凶暴的猛兽,心里顿时发毛。我真想不通卡拉瑟斯先生怎么会和这样的人成为朋友?真是不能想象呀!好,现在令我高兴的是我星期六就可以离开这里了。

看完信之后,福尔摩斯面带坚毅之色说道:“我想这件事肯定是这样的:在那位姑娘的身后一定有一个可怕的圈套等着她,我

们必须在星期六早晨去一次 ,让那位姑娘安全地离开那里。这也是我们的职责 ,顺便也防止我们这次全部奇特而大量的查访不至于得到一个悲惨的结果。”

我对这件古怪而不带多少危险的案子并没有加以重视 ,但是也不能太掉以轻心。在我看来男人追求漂亮的女人 ,并且在背地里跟随她 ,在暗处等她 ,不是没有的事 ,这种不敢大胆地向自己喜欢的人表白 ,只采取暗地行事的人也恐怕也不是什么可怕的人物。但是那位伍德利却不能包括在内。但是他除了那一次以外也没有再打搅过史密斯小姐 ,虽然说他最近去了卡拉瑟斯家里 ,可是也没有找她的麻烦 ,从这些迹象看来骑车人可能是酒店老板所说的庄园周末聚会中的一个人。这个人究竟是谁 ,他的意图何在 ?现在都还没有弄清楚。福尔摩斯在离开房间之前将一只手枪放在衣袋里 ,面色沉重地走出了房子 ,对所发生的这些我的第六感觉告诉我这件奇怪的案子背后也许隐藏着一个悲惨的结局。

下了一夜的雨终于停了 ,早晨的阳光明媚 ,照在开得金灿灿的金雀花上 ,一闪一闪的 ,和伦敦那种昏暗 ,色调灰暗的颜色形成了鲜明地对比 ,这就让人感到更加美丽了。在这个美丽的清晨我和福尔摩斯呼吸着清新的空气 ,在十分宽大的有着沙石的道路上散着步 ,周围有各种美丽的花朵和好听的鸟的鸣叫 ,一切都显得安静而美丽 ,到处都显得春意盎然。我们走上了克鲁斯伯里山巅的最高处 ,在那里可以看到那座神秘而危险的庄园坐落在那古老的橡树林中。那座被橡树包围着的建筑物和那原本十分古老的橡树相比起来 ,更略胜一筹。在那片褐色的石南灌木丛和一片鲜绿的树林中间 ,有一条像黄色带子的路 ,蜿蜒蜿蜒伸向树林深处 ,福尔摩斯用手指给我看。这时在路上模模糊糊出现了一个黑点 ,好像是一辆马车正在向我们这个方向奔来。福尔摩斯担心地高呼了一声。

“我们晚到了半个小时 ,如果这辆马车是那位姑娘的 ,那么她

一定乘坐早晨早一些的那辆列车了。华生,看来我们已无法和她碰面的,她已经经过查林顿了。”福尔摩斯焦急地说道。

我们急忙向那辆马车来的方向跑去,福尔摩斯由于平时经常运动的缘故,再加上他精力充沛,好像有用不完的力气,把我远远地甩在了后面。现在我才感觉到自己的懒散所造成的结果。拼尽全力使劲儿向前跑,而福尔摩斯却显得很轻松,且速度还一直很快,他猛然停住了脚步,我和他相距有一百码左右,他这时抬起了一只手又轻轻地放了下来,显示出他的失望和自己的过失所造成的后果。同一时刻,一辆空马车从大路的拐弯处转了过来,那匹拉车的马在无人驾驶的情况下毫无方向的跑了过来,发出吱吱呀呀的响声。

当我满头大汗,已是浑身无力地跑来福尔摩斯面前时,他很生气地大声说道:“我们来得迟了,华生,迟了!”他又自己责备自己地说道:“我怎么竟然这样笨,连这都没想到:她要赶早一些的列车呢!华生,一定是绑架!是预谋已久的阴谋!快!把路拦住!抓住那匹马!好,就这样办,马上跑到车上去,也许我们可以弥补自己所造成的严重的结局。”

我们都坐到了马车上,福尔摩斯将马头掉过来,用力地将马鞭抽向马身,我就沿着大路向回路急奔。当我们转过弯时,庄园和石南地段之间的一条宽阔的大路都呈现在面前。我激动地摇着福尔摩斯的胳膊。

“那个人,就是那个人,”我上气不接下气地说。

只见一个低垂着头,有着浑厚的双肩,独自一个人骑着自行车迎着我们骑来。他猛力地蹬着自行车,像和人进行比赛一样。忽然,那人停了下来,抬起有着络腮胡子的脸,这时我们的车子停在他的面前,他便从车上跳了下来,他那长满黑色胡子的脸和有些苍白的脸色分得那样明显。他目光炯炯有神,仔细地打算着我们和那匹马,从原来显得分外高兴的脸色变得好像很吃惊的样

子,好像又在担心什么。

“快把车停下来!”他冲着我们高声地喊叫,并且把自行车挡在了路的中间,“你们怎么会有这辆马车?快,停下来!”他从他的口袋里拿出了一支手枪对着我们凶狠地叫道,“马上停下来,不然,我可要让你的马尝尝厉害,要知道子弹可不长眼睛。”

福尔摩斯跳下了马车,随手将缰绳扔给了我。

“你们将维奥莱特·史密斯小姐藏在哪了?我们现在正在愁找不到你呢!你倒是送上门了!”福尔摩斯神情自若但快速地向他发问。

“我还想问你们呢。那辆马车可是她的,现在怎么到了你们这里?”

“在我们看到这辆马车时已没有人了,为了救那位姑娘我们就将马车赶回来了。”

那个长着络腮胡子的人听了之后,很气愤地叫道:“我现在怎么办?一定是那个凶残的伍德利和那个可恶的牧师干的好事!他们一定绑架了她。”他忽然想起了我们,对我们说道:“如果你们确实是她的朋友,就快点儿和我一块去帮助那位不幸的姑娘好吗!就算我付出惨重的代价甚至死在那里我也不会后悔!”

说完之后,他就拿着手枪快速地向树林的一个方向跑了,福尔摩斯连忙跟着追过去,我把马牵到路边的草地上吃草,就尾随着福尔摩斯跑。

“看,这里有走过的足迹,他们一定是从这里过去的,”那位陌生人用手指着地上留下的足迹说道,“停一停!灌木丛中有人!那是谁?”

我们打量着那个人,他平躺在地上,看上去只有十七八岁的小伙子,从穿的衣服上看好像是马夫的打扮:下身穿皮裤,绑着腿。头上有一道看起来伤得很严重的伤口,他还活着,只是昏了过去。我过去看了看他的伤痕,还不算太厉害,没有伤到骨头。

“他是那位姑娘的马夫,名字叫彼得,”陌生人急忙喊道,“一定是那些恶毒的家伙将他从马车上拉下来用棒子将他打倒的。我们现在反正也救不了他,就让他先在这躺一会儿吧,也许我们还可以将那不幸的姑娘从那些禽兽的手里救出来,唉!那可怜的姑娘。”

我们决定了之后就像疯了一样迅猛地朝着树林中曲折的小路跑去,当我们跑到被包围的宅院的灌木丛,福尔摩斯就停了下来。

“他们没有进到宅院里。在由桂树的左边有他们留下的足迹。哈!我说得没有错。”

他说着话时,忽然我们听到了一个女人大声的呼叫,十分凄凉,听起来好像那女人正处于可怕的境界之中,听声音像是从我们对面的一片旺盛的绿色灌木丛中发出来的。猛然间那种尖叫声没有了,取而代之是一种十分可怕的响声。

“在这里!他们在滚球场,”那个陌生人急速跑过灌木丛,说道,“啊!还是来迟了,快过来!两位先生!这些可恶的,胆小如鼠的家伙!”

我们突然又跑进了一片树林包围着的绿色草地,周围的树林都是一些古老的树木。我们看到草地一侧有棵大橡树的下面有三个人在那里站着。其中一个就是我们要救的史密斯小姐,她的头低着,昏迷不醒,一块手绢堵在她的嘴里。在她的面前站着面带凶相,脸上长着红色的胡子的一个年轻人,他的腿上用布缠着,双腿叉开站着,一只手叉在腰上,另一只手拿着马鞭,来回地摆弄着,从他的行为举止可以想象的到他现在一定很得意忘形。一个留着白色胡须的老东西站在他们两的中间,在他外面穿着白色的短法衣里套着一件浅色花呢的衣服,很明显他们刚才在这里举行了结婚仪式,因为当我们来到这里的时候,他将一本祷告书装进了口袋里,还在那新郎的背上慢慢地拍着,充满激情地向他献

了祝福词。

“他们在这里完成了婚礼仪式！”我上气不接下气地说。

那位陌生人站在前面对着我 and 福尔摩斯喊道：“快！过来！”他穿过了树林的那片空地，我们也紧随其后。当我们跑到那姑娘面前时，她还是神志不清地左右摇摆着，她不得不靠在树上。威廉森那个冒冲牧师的家伙好像有意想讽刺我们向我们点头哈腰，而那个凶暴残酷的伍德利却像狼嚎一般向我们哈哈大笑，之后便像一头野兽向我们扑来。

“你用不着再伪装了，即使你贴了假胡子我也认出了你，鲍勃，”他说道，“我认得出是你，一点儿都不会错。好，你们来得正巧，我向你们引介一下我的夫人。”

那位被称作鲍勃的男人的回答很奇怪。他将贴在脸上的假胡子一把扯了下来，并把它扔到了地上，这时一张浅黄色的长形脸呈现在我们面前。随后将手枪苗准对着那个年轻的狂暴之徒，这个时候，那个残暴的年轻人将马鞭举起，拼命地向他打来。

“对，我就是鲍勃·卡拉瑟斯，你们如果敢伤害这位姑娘的话，我就和你们拼命，我说过的话是算数的。我敢发誓，如果你们不放过她，我就要对你们不客气了。”我们的那位同伴庄重严肃的说道。“可是现在她已经成为我的妻子了，说什么现在都晚了。”

“不是这样，她应该是你的寡妻。”

随着一声枪响，我看到伍德利的前心被射穿了，血冒了出来。他尖声的大叫了一声然后就摇摇晃晃地倒了下去，那张残暴的红脸立刻变成了苍白色，很恐怖。那个白色胡须的老家伙还披着白色的法衣，开始骂一些不堪入耳的脏话，听了都让人恶心，我从来还没听过这样难听的骂人的话。这时他摸出了他的手枪，但是晚了一步，因为福尔摩斯的手枪已经举在了他的面前。

“行了，”我的朋友冷冰冰地说道，“快！把你的枪放下，把手举起来！华生，你将那把枪拿起，指着他的头！非常好。卡拉瑟

斯把你的枪也交给我。我们不必再用武力解决这件事了。把枪都收了！”

“你是谁？先生。”

“我是谢洛克·福尔摩斯。”

“原来是您！”

“你们其实早知道我的名字了，我敢肯定。在警察还没有来处理这件事之前，我只好先代他们处理了。”接着福尔摩斯冲着那位吓呆了的马夫喊道：“你到这儿来。骑着马快速将这张纸条送到法纳姆。”然后福尔摩斯从笔记本撕下来的一张纸上快速地写了些什么，“将这张纸条送给警察署的警长。在警长还没赶到以前，我先替他来看管你们。”

福尔摩斯那种具有领导能力和勇敢的特点使他在办理这件事时显得毫不费力，每一个人都好像无力反抗似的听他的指示。威廉森和卡拉瑟斯将倒在一边的伍德利抬到了屋里，我将那位受到惊吓的姑娘扶住。受伤的伍德利被抬到床上，福尔摩斯让我给他诊断一下，我就开始对他进行了仔细的检验。当我检验完向他说结果的时候，他正在挂着壁毯的古典的餐厅里坐着，威廉森和卡拉瑟斯也坐在他的面前。

“他还死不了，”我汇报说。

卡拉瑟斯听了之后，猛地从椅子上蹦起来激动地高声喊道：“他还没死，我马上到楼上去把他掐死。要不然那位可爱漂亮的姑娘不是一生都要受伍德利的骚扰吗？”

“这些你都不必担心，”福尔摩斯说道，“他们的夫妻关系是不成立的，因为这里有两项可以证明其不成立的条件。一是我们十分确信对威廉森所主持的那场婚礼给予否定。”

“我接受并担任过圣职的工作，”那个老东西很无耻地喊道。

“你不知道吗？以前做过牧师，那么一辈子都是牧师。”

“我认为不可以。结婚证明书你们有吗？”

“在我的衣服袋里就装着结婚证书。”

“原来是这样 ,那么这个结婚证书一定是你们通过恶劣的手段哄骗来的。反正这桩婚姻不是正当合法的 ,是不能算数的 ,它倒可能是很严重的犯罪行为。在你们被审判的时候 ,也许你会明白的。大约再过十年 ,你会有充足的时间来理解这个问题。如果我没有想错的话 ,你那个时候就会理解了。还有你 ,卡拉瑟斯 ,如果你没有向那个残暴的家伙开枪的话 ,也许你的情况要比现在好一点。”

“是的 ,福尔摩斯先生 ,你说得很对 ,但是当时我只是一心想要把那位受难的姑娘从魔爪中救出来 ,因为我知道自己有多么地爱她 ,福尔摩斯先生 ,这是我从来没有尝试过的 ,我现在才明白爱的滋味——当我想到她被那个南非最残酷凶暴的歹徒绑架时 ,并且这个人的名字在圣伯利到约翰内斯堡这些地方 ,人们听了都毛骨悚然 ,这如何能使我控制住自己。福尔摩斯先生 ,你听了这些之后 ,一定很难想象 ,当我聘请那位姑娘做我女儿的家庭教师时 ,那些可恶的家伙就埋伏在这座房里 ,这些情况我都知道。于是那姑娘自从做了我们家的教师后 ,她路过这所房子时 ,我都要骑着自行车在暗中保护她 ,以防她遭到任何的不幸。我总是远远地在后面跟着她 ,恐怕她认出我来 ,所以我还戴起了假胡子 ,由于这位姑娘性格刚强 ,品质高尚 ,一旦知道我在后面跟随保护她 ,她一定会拒绝 ,并且不会长期接受我的聘请了。”

“那你为什么不向他说明她所面临的危险呢 ?”

“如果我这样说的话 ,她一定还要离开我 ,但是我不想事情是这样的。纵然那姑娘不喜欢我 ,但是我只要在我的家里能看到她那端庄清秀的面貌 ,可以听到她的声音 ,那我也心满意足了。”

“如果你认为这是爱的话 ,卡拉瑟斯先生 ,我却以为你太自私自利了。”我不满地说道。

“也许这两方面都有吧。但是我是十分不想让她离开我。再

加上她遇到的这件麻烦事 ,我想我在她身边也可以帮一帮她。之后 ,我从他们的电报得知他们就要采取行动了。”

“什么电报 !”

卡拉瑟斯在他的衣袋里取出了一份电报。然后说 :“这就是。”

电文写得十分简单清楚 :

老儿已死。

“我现在明白事情的经过了 ,同时我也知道了像你说的 ,使你们决定这样做是由于这封电报的原因。你们可以一边等一边把你所知道的所有情况都说给我听。”

这时那个穿着白色法衣假充牧师的老家伙气急败坏地骂出了一些不堪入耳的脏话。

“苍天在上 !”他说道 ,“鲍勃 ,如果你敢把我们的秘密讲给别人听的话 ,我会用你对待杰克·伍德利的办法来对待你的。你可以为所欲为地将那位姑娘的事说出来 ,我并不反对 ,但是你敢把朋友出卖给这个私人侦探 ,那我就会毫不客气。”

“亲爱的牧师先生不要生气 ,”福尔摩斯点燃了一支烟 ,说道 ,“我只是对这个案件有点兴趣 ,也是我的好奇心所致不过想问几个问题罢了。我想你们现在也明白这个案子对你们是不利的。如果你们不愿相告的话 ,那么我就来给你们分析一下吧 ,到时你们就明白你们的事情并没有什么秘密可言的了。首先 ,伍德利和你威廉森 ,还有你卡拉瑟斯——你们三个人从南非来玩这场游戏。”

“撒谎 ,完全是编造的 ,”那个老家伙说道 ,“在两个月以前我从来也没见过他们 ,并且我也从没去过非洲 ,所以 ,福尔摩斯先生请不要发挥你的想象力吧 !那只是你自作聪明罢了。”

“他没有说谎 ,”卡拉瑟斯说道。

“行了 ,那么你们两个是从远方来的。这位亲爱的受人尊敬

的牧师是出自我们自己国家的。你们在南非认识了拉尔夫·史密斯。你们知道他的侄女是他的遗产的继承人,并且知道他将不久于人世了。我说的对吗?”

卡拉瑟斯点了点头,威廉森低声地骂个没完。

“你们知道那个老人没有立遗嘱,也知道那位姑娘是他的最近亲戚,这些都很明白了。”

“他即不认识字也不会写字,”卡拉瑟斯说道。

“所以你们俩人从很远的地方来查找这位姑娘。你们的计划是,其中一个人娶她做妻子,另一个人分一些赃款。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情,伍德利选上了娶那位姑娘。那是因为什么呢?”

“我们在路上玩牌的时候把那姑娘作为赌注,结果伍德利获胜了。”

“我清楚了。你聘请那位姑娘是为了方便伍德利到你家向他求爱。可是她感觉到伍德利是个十分讨厌的家伙。而不喜欢和他交往。在这时,你也爱上了这位姑娘,这就使你们原来的计划完全抗敌了。当你想到那个凶暴的家伙要用恶毒的手段得到这姑娘时,你便再也沉不住气了。”

“是的,我不可再忍受下去了。”

“就这样你们吵了一架,随后伍德利怒气冲冲地走了,不再搭理你,自己想办法去了。”

“威廉森,你都听到了吗?我们的秘密已被这位先生说差不多了,”卡拉瑟斯笑得很可怜并大声叫道,“是的,我们吵了一架,他将我打倒在地。其实要说打架,我和他是不分胜负的。后来我就没有再见到他。大概后来他在那时认识了这个曾经做过牧师的先生。我了解到他们租的那所房子,是那位姑娘每周六去车站都得经过的地方。之后,我就开始注意那姑娘的行踪,以防她遭到不测,因为我知道那些家伙的所作所为。我去他们那儿查访了好几次,目的是想了解一下他们究竟要怎样。伍德利在两天

以前带着这封电报来我家 ,从电报得知拉尔夫·史密斯已经死了。伍德利问我还遵守不遵守诺言 ,我告诉他我不同意。他又问我是否我想娶那个姑娘 ,然后将一部分财产分给他。我说我同意这样做 ,但是那位姑娘不同意。伍道说 ,“我们先把那个姑娘娶到手再说 ,也许一两个星期之后 ,她对这件事就会有不同的看法了。”我说我不想用武力来解决这件事 ,所以那个无赖就现出了他的本来面目 ,嘴里不干不净地骂着走了 ,还以强硬口气说 ,一定要娶那个姑娘不可 ,那个姑娘决定于这个星期六离开我家 ,于是我送给她一辆简单的马车 ,但是总是对她提心吊胆地 ,所以就又骑车来了。但是 ,她已经提前出发了 ,我还没来得及赶上她 ,一场不幸的事就发生了。当我看见你们驾着那辆马车回来时 ,就马上感到发生了不幸的事。”

福尔摩斯起来把抽剩下的烟蒂扔到了壁炉里。“华生 ,我对事情的反应一直很慢 ,”他说道 ,“当你向我汇报说你看见那位骑车人在灌木丛中弄领带 ,我就应该想明白事情的全部情况了。但是 ,有一点值得我们高兴的是我们碰上了这么一件离奇神秘的、在一些地方又是少有的案件。我看到三位警察向我们走过来 ,同时那个小马夫也和他们并肩走着 ,这使我很高兴 ,所以 ,现在的情况是 ,无论是牧师 ,还是那个可爱的新郎 ,都会因为今天他们早晨所进行的违反活动而被法律所不容 ,他们都会得到应有的制裁。华生 ,我想你可以借着懂医术这条去见一下史密斯小姐 ,对她说如果她已经感觉好了 ,那么我们将把她护送回家里。如果她还没有恢复得很好 ,你可以暗地里表示说 ,我们有一个让她很快恢复的办法 ,就是给米得兰公司的一位年轻的电学家去电话。卡拉瑟斯先生 ,我认为你已经尽了你的全力来弥补你所参与的这次犯罪活动。先生 ,我将我的名片给你 ,也许在你被审判的时候用得着。如果我可以给你提供证词的话 ,你就随时找我好了。”

读者也许感觉到在我们进行那些各种各样的活动中 ,我不善

于对我的记叙文进行语言的加工 ,也没有写出读者所希望的那种离奇多变的情节。每一个案件都是下一个案件的开始 ,但是关键的一刻过去了 ,就意味着那些剧中角色将再也不会出现在我们繁忙的生活中了。但是 ,我找出了我记叙这件案件的稿子 ,稿子里有一段有关结尾的简要的记录 ,我在记录中写到 :维奥莱特·史密斯小姐成为他叔叔留下的遗产的继承人 ,并且已经在莫顿和肯尼迪公司占有很大的股份 ,和有名气的威斯敏斯特电学家西里尔·莫顿结了婚。至于威廉森和伍德利那两个都因触犯了法律分别被判了七年徒刑和十年徒刑。我不太清楚卡拉瑟斯被怎样处理了 ,但是就我看来 ,我想伍德利在这件案子中是一个名声恶劣凶暴残忍的家伙 ,法庭是不会太重视卡拉瑟斯所犯的那点小错误的 ,顶多也就是把他关几个月罢了。

修道院公学

桑尔尼克夫特·贺克斯塔布尔在第一次的演出中就获得了圆满的成功。他曾是硕士、博士的获得者。虽然在贝克街这个很小的舞台上,有过不知多少的精彩表演,那些人也很不一般,但是想一下,比起来还是数桑尔尼克夫特·贺克斯塔布尔更为成功。在送来一张印得很满的小名片几秒钟后,他就接着走了进来。他身材魁梧,气志不凡,样子很严肃,总体来说他给人一种沉着冷静、办事果断的感觉。但是一件令人吃惊的事发生了,只见他进屋后顺手关上了门就左右摇晃地靠在桌边上,好像浑身没有一点力气似地摔倒在了地上,那高大的身材爬在离壁炉很近的熊皮地毯上,然后就不醒人世了。

我们立即站起来,只在这一瞬间,我们都默不作声吃惊地看看这只世大的轮船在海底沉下,很明显在这宽广无边的生命海洋上荡起了激烈的,置人于死地的狂风。福尔摩斯慌忙找来一个垫子放在他的头下,我也很快拿来白兰地给他喝了一些。他脸上没有血色,苍白地像一张纸,双眉紧锁,忧郁的样子,闭得很紧的眼睛,眼窝有一黑圈,嘴角松弛并且向下垂着,胡子乱七八糟。穿的衣服像是刚从很远的地方回来,头发也没整理过,乱糟糟的。这些都证明躺在我们眼前的这个人是个很忧愁的人。

福尔摩斯问:“发生了什么事情,华生?”

我把手放在他的脉搏上,他的脉跳得很微弱,就像是他的生命力就要由汹涌澎湃的海洋转变为细水潺潺的小河。之后,我说道:“这是由于过度的劳累和饥饿所造成的,他现在十分虚弱。”

福尔摩斯在那个人放表的衣袋里掏出一张火车票,说:“这是

张从英格兰北部的麦克尔顿到伦敦的往返车票。他一定出发得很早,因为从现在的时间看还不到十二点。”

不大一会儿,他那双闭得很紧的眼睛懒懒的张开了一些,然后慢慢地抬起头用那双毫无神采的眼睛看了看我们。脸上露出难为情的表情,接着就从地上爬起来。

“福尔摩斯先生,因为我过于疲劳了,请您对我的疲惫无力不要见怪。您能给我一杯牛奶和一些饼干吗?也许吃过之后我会好的。十分感谢您,福尔摩斯先生,至于我来这里的原因是想请您亲自和我走一趟。我担心拍电报不能让您相信这件案件的严重性和时间的紧迫。”

“您先把身体恢复好……”

“我差不多已经恢复了。我没有预料到我这样疲劳。福尔摩斯先生,我想让您和我赶下一辆火车去麦克尔顿去。”

我的朋友不赞同地摆了摆手。

“我很抱歉,由于我近来有费尔斯文一案要查破,另外还有阿巴加文尼家的杀人案也马上要开庭审理了。所以,就目前的情况来看除了有特别严重的案子需要我,我是决不离开伦敦的。”

我们的客人用力地甩着手十分激动地说:“重要极了!难道您一点风声都没听到吗?霍尔得芮斯公爵的独生子被人绑架了。”

“啊!是那位以前的内阁大臣吗?”

“就是这个人。我们想尽办法让新闻媒体输送知道这件事,但是就在晚天晚上环球戏院就议论开了。我认为您也许听到了有关这件事的一些风声。”

“霍尔得芮斯,第六世公爵、嘉德勋爵、枢密院顾问...十分多的头衔!伯维利男爵、卡斯頓伯爵……唉呀,这么多的头衔!从1900年开始当任哈莱姆郡的郡长。在1888年和爱迪丝·查理·爱波多尔爵士的女儿结婚。他成为萨尔特勋爵的继承人和独生

子。个人财产包括 :25 万英亩土地 ;在兰开夏和威尔士有矿产。
地址 :卡尔顿住宅区 ;哈莱姆郡 ,霍尔得芮斯府邸 ;威尔士 ,班戈
尔 ,卡斯頓城堡。1872 年海军大臣 ,曾经担任第一位国务大臣
……他理所当然就成为国王最大的臣民中的一员了 !”

“不仅是最伟大的并且也是最有钱的。福尔摩斯先生 ,我知道您热爱您的所从事的职业 ,而且会为了您的事业舍弃一切。但是我想让您知道的是 ,公爵大人亲口告诉我 ,谁要是能让他知道他的儿子被绑架到了哪里 ,就会拿到五千镑的巨大数目 ,如果还能知道绑架他儿子的人的名字 ,还要再加一千镑。”

福尔摩斯说 :“有这么丰厚的奖赏呀 ! 华生 ,看来我们就和贺克斯塔布尔博士去英格兰北部去一次吧 ! 贺克斯塔布尔博士 ,先把牛奶喝了吧 ,然后您再告诉我到底出了什么事和这件事是在什么时候发生的。还有就是 ,您作为修道院公学的博士和这个案件有怎样的联系 ,从您的外表看 ,您没有修理过的胡子已经有三天了。那么为什么出事三天了 ,您才来这里请求得到我们的帮助呢 ?”

我们的客人吃完饼干喝完了牛奶 ,他的眼神才又闪现出了一些生机来。

脸上也慢慢地红了起来 ,这时他才显得有了精神 ,开始给我们讲述整个事情发生的过程。

“先生们 ,我先向你们说明一点 ,修道院公学是一所预备的学校 ,是由我办起的这所学校并任该校的校长。有一本书名为《贺克斯塔布尔对贺拉斯之管见》的书也许能让你们记起我的名字。修道院公学被普遍认为是很好的 ,在英格兰这所预备学校是最好的最出名的。住在布莱克沃特这儿的莱瓦斯托克伯爵和卡其卡特·索姆兹爵士等都把他们的儿子送到我这里来。就在前三个星期 ,霍尔得芮斯公爵吩咐他的私人秘书王尔得先生来和我说 ,他要把他的独生儿子和他的惟一继承人、十岁的萨尔特尔勋爵送到

我的学校来 ,我想我的学校是那时最有名望的了 ,但是没有料到竟会发生这样的事 现在别说名望了 连自保都不敢想。

“在夏季学期要开始的时候 ,那个孩子被送到了我的学校 ,也就是 5 月 1 号那天。他是一个很让人喜爱的男孩 ,没多久他就适应了我们的生活习惯。我认为我说话向来是很小心的 ,但是现在发生了这件倒霉的事 ,我也不再把一些话放在心里了——在家里他并不高兴。有一个众所周知的秘密就是公爵结婚后并不幸福。后来他们夫妻俩都同意分开住 ,公爵的夫人就去了法国的南部。这件事就发生在不久以前。大家都知道这个孩子很爱他的母亲 ,那种母子之情是难以割舍的。由于他的母亲离开他去了法国 ,他呆在霍尔得芮斯府就很不高兴 ,所以公爵决定将他送到了我的学校。他来我们学校两个星期后 ,就和我们非常惯了 ,看得出来他很高兴。”

“就在星期一的夜晚 ,也就是 5 月 13 日的夜晚 ,这是我看到他的最后一面。他住的房间在二楼的里间 ,需要经过另一间有两个孩子住的比较大一些的房子才能到他的房间。我们问过那两个孩子 ,对当晚发生的事情 ,他们没有听到任何声音 ,所以我想小萨尔特尔并没有从这里走出去。他房间里开着的窗户上有一棵和地面相接的长得很旺盛的常青藤。在地上并没发现任何脚印 ,但是惟一的出口便是这扇窗户了。”

“在星期二上午七点的时候我们察觉他已经不在屋里 ,床上有睡过人的迹象。在他离开的时候 ,他的衣服是穿好的 ,就是他经常穿的那件黑色伊顿上衣和深灰色裤子的校服。没有任何迹象表明有人进了房间 ,如果要是喊叫或打闹的声音 ,那么住在外面那间屋里的年龄稍大一些的孩子康特是完全可以听到的 ,因为他一概睡觉都不死沉。在知道了萨尔特尔勋爵失踪后 ,我马上通知在校的所有人都来点名 ,包括有学生、教师和佣人。之后我们才肯定萨尔特尔不是自己离开的 ,因为学校里教德语的老师黑

格底也不在了。他的房间和萨尔特勋爵的房间同在二层的最末并且房间都向着同一个方向。他的床上也是睡过人的,但是他的衬衣和袜在都丢在地板上,这说明他并没有把衣服穿完整就离开了。不能否认他下到地面是靠着那棵常青藤的,在草地上发现有他下到地面后留下的足迹。而且他的自行车也没有了,他平时都把自行车放在草地旁边的那个棚子里。”

“黑格底来我们学校已经有两年的时间了,他当时来的时候所拿的介绍信对他的评价很不错,但相处中我们发现他是一个不爱说话,性格内向的人,在校的老师和学生们都和他很少来往。现已经是星期四的上午了,但是对两位失踪者还是和星期二完全相同毫无半点消息。我们在发现这件事后也马上去了霍尔得芮斯府找过了。因为府邸离学校很近,也不过只有几英里的路程,我们想也许是他想念他的父亲而回到家里去了,但是到了那以后也没有得到一点消息。公爵得知后,十分焦急,我的情形不用多说,你们也看到了,这件发生的不幸的事情使我感到自己所承担的责任和以此让十分恐惧致使我疲劳过度而摔倒在地上。福尔摩斯先生,我请求您在这个案子上,尽您所能,我恐怕这也是您的一生中所遇到的最能为您带来利益的案件了。”

谢洛克·福尔摩斯全神贯注地听着这位校长讲着发生在他身上的这件倒霉的事情。他紧皱着双眉,看来他正在认真思考着,我的劝说也是没有必要的了。因为这个案件不仅有巨额的奖赏,而且更主要的是这件案件的错综复杂及很不寻常都足以引起他的注意,随后他取出了他的记事本在上面记下了几个紧要的问题。

他严肃地说:“您把事情想得太简单了,以至于您现在才来找我,知道了事情的严重性才来请我侦破。一个有经验的内行竟然在常青藤和草地那儿没有发现半点儿痕迹,这是使人难以理解的。”

“福尔摩斯先生,这件事并不是我的过错。公爵大人因为怕别人说闲话,这就会使他的家庭的不幸被人所知。他十分憎恨那些可恶的闲言碎语。”

“官方不是已经插手这件事了吗?”

“是的,先生,但是调查的结果却不能令人满意。很快就有人来报知了一个重要的线索,说是在不远的火车站上看到了一个小孩和一个年轻人乘坐早班火车。在昨天晚上我们才得到消息,这两个人被跟踪到了利物浦,但是调查的结果却是这两个人和这件案子没有任何联系。我的心情糟透了,整夜都没有睡着。一大早就匆忙地坐火车来请您来了。”

“当跟踪这个假线索的时候,我认为一定对当地的调查松懈了下来,是吗?”

“对当地的情况没有再进行调查。”

“所以整整地消耗了三天的时间。这件案子实在是办的太差劲了。”

“我已经觉察到了这一点,并且也十分相信。”

“但是这件案子是会得到最后的结果的。我对这件案件很有兴趣,您对这个孩子和那位德语教师的关系知道的有多少?”

“什么都不清楚。”

“这位德语老师教这个孩子吗?”

“不是,据我所知,这个孩子和他连一句话也没有说过。”

“是这样,这种事情是少见的。这个孩子有自行车吗?”

“没有。”

“那么他丢过自行车吗?”

“没丢过。”

“你敢肯定吗?”

“敢肯定。”

“这样说来,你的意思是说,这个德国人不是夜里把这个孩子

用自行车带走的了？”

“对极了，一定没有。”

“您认为是应该怎样发生的呢？”

“也许这辆自行车是个设下的骗人圈套。自行车也许被隐藏在另一个地点，然后这两个人就步行走了。”

“情况或许如你所说，但是用自行车来遮挡好像太荒唐了，对吗？还有其他的自行车放在棚子里吗？”

“有几辆在里面放着。”

“如果他的意图是想让人误会他们是骑车走的，他不是可以藏起两辆来吗？”

“我想他会。”

“他确实会这样做。刚才的这种设想是不现实的。但是可以把这个情节当作破案的不错的开始。总的来说，一辆自行车被藏起来或者被破坏掉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还存在一个情况。在这个孩子不见的前一天别人来看过他吗？”

“没来过。”

“那么他最近接到信没有？”

“接到过一封。”

“是谁写给他的？”

“是他的父亲。”

“您拆过他的信吗？”

“没有。”

“您是怎么知道那封信是他父亲来的呢？”

“信封上有他家的标记，而且那刚劲有力的字体也是他的父亲特有的。另外，公爵本人也记得他写过这封信。”

“他除了收到这封信之外，在这之前的什么时候收过其他信件？”

“在收到这封信的前几天。”

“法国有没有给他寄来过信。”

“一封也没有过。”

“你一定知道我问你情况的用意。这个孩子失踪有两种情况，一是被绑架，一是他自己出走。在第二种情形下，你应该想到有外部人的指使，才会让这个小孩敢做这种事。要是没有人来看过他，那么指使他这么做的人一定是通过书信，所以我要了解到谁给他写信。”

“也许我帮不了太多的忙。我所知道的，就只有他的父亲和他互通信件。”

“他的父亲给他写信的那天正是他失踪的日子。父子俩的关系很亲密吗？”

“公爵和任何人都不亲切。他完全把精力都投入到公众的重要事情上了。他并不关心那些一般的感情。但是他本人对这个孩子是很不错的。”

“孩子和他母亲的感情很好，是吗？”

“对。”

“孩子表达过他的感情吗？”

“从来没有。”

“公爵呢？”

“他也从来没有。”

“您怎么了解到的呢？”

“詹姆士·王尔得先生是公爵大人的秘书。他暗里和我讲过有关这个孩子的感情。”

“我知道了。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公爵送来的那封信——孩子出走以后在他的屋里找到没有？”

“没有找到，信被他带走了。福尔摩斯先生，我认为现在我们应该到尤斯顿车站去。”

“我要叫一辆马车过来。我们会相见的在一刻钟之后。贺克

斯塔布尔先生,您要是想往回拍电报的话,最好让您四周的人们认为调查工作仍然是在利物浦继续开展的,或者是在这个假情报让你们想到的其他地方。并且我也会偷偷地在您学校不远的地方做一些事情,华生和我也许还可以嗅出一点没有完全消失的痕迹的味道来。”

就在这天晚上我们就来到了贺克斯塔布尔先生的那所著名学校的所在地皮克镇,这个地方的空气十分清新,使人心情很好。我们来到这里的时候,夜幕已经降临了。

在大厅里摆着一张桌子上放着一张名片,管家向主人贺克斯塔布尔博士悄悄地说了几句话,博士将身体转了过来,脸色看起来很兴奋。他说:“公爵就在这里,公爵和王尔得先生在书房里。先生们快进来,我带你们去见他们。”

对于这位很出名的政治家的相片我是相当熟悉的,但是他本人和他的照片却不大相像。他长得很魁梧,看起来像是一个严肃的人,穿着十分讲究,瘦长的脸型,鼻子长得很特别,弯弯的长长的。他的面色十分苍白,尤其是在又长又稀少的红色胡子的映衬下显得十分怕人,胡子落在白色的背心上,在背心的前面还有一个闪闪发光的表链的链坠。公爵就是这样庄严地呈现在我们眼前,他站在壁炉前面的地毯的正中间用一种冷漠的眼光打量着我们。一个十分年轻的人站在他的身边,我想,他就是公爵的私人秘书王尔得吧。他长得不太高,神情显得有点紧张又有些敏感,从那双淡蓝色的眼睛看出他很精明,从脸上可以看出一个人的感情。他马上用一种尖锐而又坚定的语气开口说话了。

“贺克斯塔布尔博士,我听到您去伦敦请谢洛克·福尔摩斯先生来查办这个案子的事,我今天上午马上赶过来阻止您的行动,但是晚了一步,您已经离开了。贺克斯塔布尔博士,您这次的行动并没有和公爵大人商讨过,就断然从事,这是公爵所没有想到的。”

“那是因为我了解到官方已经不能……”

“但是公爵大人并没有认为警方已经没有办法了。”

“可是王尔得先生,那……”

“贺克斯布尔博士,您应该明白,大人很害怕这件事传出去。他想这件事知道的人越少越好。”博士很惊慌地说:“谢洛克·福尔摩斯先生明天就可以乘坐早晨的车回到伦敦,这很容易办到。”

福尔摩斯先生并没在意地说:“我认为这完全没有必要,博士。我现在倒是想在你们的草原上住上几天,因为这里清新的空气使我感觉特别好,我可以充分发挥我的灵敏的头脑,住在您的学校还是住在村子里的旅店,就由您安排吧。”

我看到博士显得十分为难,但是这时一声洪亮的声音,是由公爵大人发出的,这倒正好帮了他的忙。

“贺克斯塔布尔博士,对于王尔得先生所说的,我也有同感,您总应该先和我打声招呼的。但是您已经将这件事对福尔摩斯讲了,那么我们也只好请他帮忙调查了。至于福尔摩斯先生,您不能住到旅店里,仍就和我们一同住在霍尔得芮斯府好了,这样,我会感到高兴万分。”

“谢谢您的好意,但是为了案子调查的方便,我还是决定要住在离发事地点不远的地方去,这样会更有利于案子的破获。”

“那么就随您的意思办吧!福尔摩斯先生。您还想了解哪些情况,您可以尽管问我的王尔得先生。”

福尔摩斯说:“也许会有一天要到您的府中见您。现在要问您的是,您对于您儿子的突然失踪想没想到原因呢?”

“没想到,先生。”

“对不起,我提到您的伤心之处了,但这是没有办法的。你觉得公爵夫人和这件案子有关系吗?”

可以看得出这位著名的人物对这个问题不敢轻易做出回答。

他最终说道:“我看不可能。”

“绑架这个孩子的另一个原因可以解释为是为了金钱。向您勒索的事有没有呢？”

“没有，先生。”

“我还想问您的一个问题是，您是否在事情发生的那天给您的儿子写了一封信？”

“确切地说是在事发的前一天。”

“对，但是，他收到的信是在那一天，对吗？”

“是的。”

“您在信中是否说了令他情绪不稳的什么话，以至于他会这样做呢？”

“绝对没有。”

“是您亲手寄的那封信吗？”

公爵正要说话，他的秘书却急忙回答：“公爵一直都不亲自去寄信，他总是将要寄的信放在桌子上，后由别人发出去的。”

“您确定在您所发出的信中有这封信吗？”

“对，我看到了。”

“在那天公爵写了几封信呢？”

“二、三十封。我有大量的信件。但是这怎么会和本案件扯上关系呢？”

福尔摩斯说：“并不是没有任何关系的。”

公爵接着说道：“我已经向警察提议将调查的重点放在法国的南部。我说过我不相信这个孩子所做出的这次荒谬的行动是由他的母亲公爵夫人指使的，但是这个孩子顽固的很，也许在那个德国人的教唆和帮助下，也有可能去了他母亲那里。贺克斯塔布尔博士，我们应该回霍尔得芮斯府去了。”

看得出来福尔摩斯先生还想问一些其他的情况，但是这位伟大的人物突然说要回去了。是有意要回避一些涉及他私人的问题，回避那些有关他家庭的事，这些都是因为他有着贵族身份，他

不想随着被提出的每个问题把他想要保藏的秘密抖露出来。

那位公爵和他的秘书离开之后,我的朋友匆忙地开始着手于这个案子的侦破工作,他已经习惯于这种紧迫的工作方法。

我们细心地查看了那个孩子住的房子,但是什么也没发现,但是有一点使我们更加确信,他一定是从窗子跳出去的。德语教师的房间里也没发现任何情况。

在他窗前的一个常青藤枝由于承受不了他的重量而被压断了。我们在灯光下看到青青的绿草地上有他落地后留下的足印。这个印记说明德语教师是在夜晚的时候出走的。

谢洛克·福尔摩斯单独出去了,直到十一点之后才回到住处。他回来以后到了我的房间,拿出一张很大的这个地方的官方地图,将地图铺在床上,然后把灯放在了地图的正中间。他一边吸着烟一边仔细地看地图,有时用有着很大烟味的烟斗指着地图的某个值得留意的地方。

他说:“华生,这个案子引起我很大的兴趣。从这个案件的情况来分析,在地图上有几处肯定是很重要的。我现在想使你明白的是,在这个案子才开始侦破时,我所指出的那些重要的地形是和我们的侦破工作有重大联系的。再仔细看一下地图。在地图上我插了一根针,就是那块较深的颜色是修道公学院所在的位置。有一条东西走向的通过学校门前的大路。你还能看到在一英里以内的学校东西两侧没有小路。假如这两个人是从大路走掉的,那么就只有这条路可走了。”

“我想这是正确的。”

“我们很有运气,因为在发生事情的那个晚上没有人在那条路上走过,这是查访的结果。有一个乡村警察就在我放着烟斗的地方从十二点到六点站岗。你可以看到,这儿是东面的第一个交叉路口。据这个警察说,他一点儿也没离开过他站岗的地方,而且十分肯定要是有人或小孩从这条路走过的话,他是一定可以

看到的。我和这个警察是在今天晚上谈的话,我觉得他是一个可以信赖的人。这样一来东面就没事了。我再来看一下西边。这儿有一个叫‘红牛’的旅店,店中的女主人得了病。她吩咐迈克尔去请医生,但是不巧的是医生去给另外的病人医治去了,所以直到第二天上午才来。由于要等医生来,所以旅店中的人整个夜晚都很留心,而且派了一个人守候在大路上。他们说没有看到有人走过。如果他们讲的话属实,我们就可以断定西面也没有事,这些情况分析,失踪的人并没有从大路走。”

“那自行车哪里去了?”我提出了疑问。

“对,我马上就要讲到自行车了。我们再将情况分析下去:假如他们真的没有走大路,那肯定是经过乡村往学校的北面或者是南面走了。这是可以肯定的。我们再分析一下这两种推断的可能性。不难观察到,在学校的南面有一大片耕地,分成几块,中间有石头。我想在这样的环境下是不能骑自行车的。我们不必再注意南面了。我们现在再来看一下北面。这有标着“肃岗”的小树林,比这远些的地方有很大一片伏动的荒野,被称作下吉尔荒原,大约有十英里,地势慢慢加高。在这片荒野的一侧是霍尔得芮斯府,从大路到这儿要走十英里的路,如果穿过野地的话只要走六英里就可以到了。那块地十分荒芜凄凉,是一块平地。有住着农民的几座小棚子,他们在那儿养牛羊等家畜,还有雉鸠和麻鹑。除了这些以外,在你还没有来到柴斯特菲尔德大路以前你就什么也发现不了了。在另外一侧有一座教堂,几家农户和一个旅店。再往远处走的话山就越来越陡,看来我们应该在北面寻找。”

“自行车究竟在哪儿呢?”我又一次提出了这个问题。

福尔摩斯对于我的提问显得很讨厌似地说:“好,好!如果骑车技术高的人,不一定就得在大路上才能骑。有很多小路分布在荒原上,并且那时的月亮也正又圆又亮。噢,好像有声音?”

随着一阵很响的敲门声,贺克斯塔布尔博士走进来。在他的

手里拿着一顶帽顶上有白色 V 形花纹的打板球时戴的蓝颜色帽子。

他很激动地喊道：“我们现在得到了一个情况！感谢上天！这就是那位少爷的帽子，我们可以知道他所走的路线了！”

“在哪里发现的？”

“是在这片荒原宿过营的吉卜赛人的大蓬车上发现的。他们离开那儿是星期二。今天警察追上了他们，在检查他们的每一辆车的时候找到了这顶帽子。”

“他们怎样说的呢？”

“他们谎话连篇，说是星期二早晨的时候在荒原上捡到的。这群可恶的家伙，他们明白孩子去了哪里！感谢上苍，现在他们都被押了起来。威严的法律，以及公爵的金钱，总会使他们把所知道的全部情况说出来的。”

福尔摩斯在博士离开之后说：“嗯，不错。这是起码证明了我的猜想，必须在下吉尔荒原的这一边才能找到线索。警察只是关押了那些吉卜赛人，除此之外，并没有做其它的事。华生，你看！横着穿过荒原后有一条水道。这已经在地图上标出来了。某些地方由于水道变宽形成了沼泽，在霍尔得芮斯府和学校之间的地带最为明显。现在的天气这样干燥，到别处去找都是浪费精力，可是在这一带，就可能找到一些痕迹。明天早晨我们一起出去找找看，也许可以发现一些重要的线索呢！”

天色才稍微地高了一点儿的时候，我睁开朦胧的睡眼发现福尔摩斯已经站在我的床边了。他的衣服穿得很整齐，看得出来他已经出去了一趟。

他说：“我在‘萧岗’转了一圈，并且看过那片窗前的草地和停放自行车的地方了。华生，已经煮好的可可就放在里面的屋里，你必须快一点准备，因为今天还有好多事情等着我们做。”

他的双目炯炯有神，由于激动脸色也显得很红润，就像是一

位能工巧匠正在欣赏他就要完成的作品似的。这是一个机灵、有高度警惕性的福尔摩斯,与那个在贝克街的有点死板、多虑、面色发白的福尔摩斯截然不同。当我看到他轻快的举动,兴奋的模样的时候,我猜想我们这一天一定过得特别辛苦。

但是出乎意料的是,这天的开始是令人灰心丧气的。我们充满希望地快速穿过那片带有泥炭的黄褐色的荒原,通过许多的羊肠小道以后,最终到达了一片广阔的绿油油的沼泽地上,这片湿润的地带正是把我们和霍尔得芮斯府隔离的地带。假使这个孩子回了家,那么他一定路过这里,并且他不会不留下足迹,但是这里并没有任何人的痕迹。我的朋友面色冷淡,在那片湿润的地上来回的走着,并且十分着急地察看着地上是否留有痕迹。但是结果是一无所获,除了有羊群的蹄印和在一、二英里以外的地方有牛的蹄迹外,便什么有没有找到。

福尔摩斯考虑了一下然后观察着那宽广的荒原说:“我们再去看一下前面的那块湿地。快看,这里是什么?”

我们走到了一条十分狭窄的小路上。在潮湿的小路中央,特别清楚地留有自行车的印迹。

我高声喊道:“终于让我们找到了!”

但是福尔摩斯却不显得怎么兴奋,还显出一种很困惑的神情,好像在盼望着出现什么似的。

他说:“这是一辆自行车,但是这一定不是我们找的那辆车。我所熟知的车胎就有四十二种。这是那种被称为邓禄普牌的车胎,外部的车胎是被加厚过的。而德语教师黑格底的胎是被称为帕默牌的,并且有条形花纹。对于这些数学老师爱维林十分清楚。所以这一定不是黑格底的自行车留下的痕迹。”

“那么,会不会是那个男孩的呢?”

“也有可能,但是我们必须证实这个男孩有自行车。我们却不能做到这点。你再看,这辆自行车的痕迹证明骑车的人是从学

校的方向来的。”

“也有可能是去学校的？”

“不是的，我亲密的朋友。留下的痕迹表明不是这种情况，因为承担重量的后轮压下的痕迹深。这里的痕迹是后轮的和前轮的交叉，前轮的迹痕比较浅已经被埋住了。这说明是从学校方向来的。这也许对我们的侦破有帮助，也许没有用处，不过我们还是回去看一看再离开这里。”

我们随即返回原路，走了有几百码，就到了一片沼泽地，自此自行车的痕迹就消失了。我们继续在小路上向前走，来到了一个有泉水滴滴声音的地方。这里又出现了自行车的印迹，但是却被牛蹄的痕迹大致掩住了。再向前走就又不见自行车的痕迹了，那条小路一直通到“萧岗”，正是那片小树林。车子肯定是从小树林里出来的。福尔摩斯用手支撑着下巴坐在一块很平的大石头上。我吸完两支烟了，他也没有动过一下。

不大一会儿以后，他说：“情况可能是这样的，也许这个聪明的家伙将自行车的外胎换了，使留下的胎印不能让人认出来。我十分乐意，同这个能想出如此办法的人较量一下。这个问题我们先不去理会它，现在还是去那片湿地，在那里我们还有很多地方没有观看过。”

我继续又在那片湿地上仔细地进行查找线索，没多久就获得了令人满意的成绩。当福尔摩斯走在那片湿地低洼处的泥泞的小道上的时候，他兴奋地大喊了一声。我们看到了一捆电线摩擦地面留在了小道的正中间。这就是帕默轮胎留下的痕迹。

福尔摩斯高兴地叫道：“这肯定是黑格底先生！华生，看来我的猜测是十分确切的。”

“我向你表示祝贺。”

“但是需要我們做的事还有很多。我们现在应该沿着这个轨迹走。我认为不会太远了。”

我们一直向前走,在路上看到这片荒原有许多交插的小块湿地。隐隐约约地还可以看清楚自行车的痕迹。

福尔摩斯说:“十分清楚,骑车人一定将速度提快了,从这里留下的痕迹看,前胎和后胎同样清楚,印迹也一样深。这些证明骑车人将全身的力量都压在了车的前把上,和赛车快要终点时使出浑身力量。看,这里说明他跌倒过。”

在地上可以看到有形状各异的痕迹,这是自行车所留下的杂乱的印迹,在几码内还可以看到。先有几个脚印,然后又出现了轮胎的痕迹。

我说道:“车是向一边跌倒的。”

福尔摩斯拿起一束被压坏了的金雀花让我看,看了之后,我很惊异,只见每朵黄花上都留有紫红色的颜色,而且在小路上的石南草上也都是凝固了的血点。

福尔摩斯急忙说:“华生,快离远点!别留下多余的脚印!这些情况怎么解释呢?他受了伤然后摔倒了,接着站起来继续骑上了自行车。但是并没留下另外的自行车印迹呀!牛羊留下的蹄印在另外的一条小路上。难道他会被公牛撞死?也不可能!这里没有留下其他人的脚印。华生,我们继续往前查看一下。我们沿着血迹和自行车的痕迹,就一定会把这个人找到的。”

我们一直往前走,不大一会儿,在湿润而光溜溜的小路上看见了轮胎的轨迹猛地打起弯来。我们往前看了一眼,这时我们突然发现有个金属物品在茂密的荆豆丛中闪闪发亮。我们赶紧跑了过去,在里面有一辆轮胎是帕默牌的自行车,车的脚踏子是弯曲的,车的前半部分都是溅的血点和一道道的血迹,看上去很恐怖。我们又发现了一只鞋露在矮树丛的另一边。我们快速跑过去,看到那个不幸的骑车人躺在地上。他有魁梧的身材,脸上长满胡子,一只没有了镜片的镜架在他的鼻梁上。他是由于头部遭到了猛烈的击打,颅骨有部分粉碎了。遭到这样的袭击后他还能继续

骑车 ,可以想到这是个有着充沛的体力 ,很勇敢的人。他光着脚穿着一双鞋 ,上衣没有扣住露出一件睡觉时穿的衬衫。这肯定就是那位德语教师。

福尔摩斯小心地翻过了死者的身体 ,很细心地查看着。随后他坐下来思考着。他紧锁的双眉告诉我 ,他一定想到这个可怜的死者对我们的侦破工作并不能提供多大线索。

他终于说道 :“ 华生 ,我们下一步该做什么 ,确定很难。我认为我们继续调查 ,我们已经浪费了许多日子 ,所以我们要争取每一分时间。另外 ,我们还得把查到尸体的情况报告给警察 ,而且要看好这个不幸的死者。”

“ 我能够将你的便条送回去。”

“ 但是你得帮助我和陪伴我 ,噢 ,你看 ! 那儿有一个挖泥煤的人。将他叫过来帮忙去找警察。”

我将那个农民带过来 ,福尔摩斯让那个看起来有些害怕的人将一张便条送给贺克斯塔市尔博士。

接着他说 :“ 华生 ,我们已经在今天上午获取了两条线索。一条线索是以帕默轮胎的自行车使我们得到了刚才的情况。另外一个线索是有着邓禄普牌加厚轮胎的自行车。在我们开始调查这条线索以前 ,我们要仔细思考一下 ,看我们已经了解了哪些情况 ,然后我们就能很好地利用这些情况 ,把本来存在的事物和碰巧发现的事物隔离开来。有一点是毫无疑问的。你现在应该考虑到这个孩子是自己出去的。他从窗户下来以后 ,或是自己走的或是和别人一起走的。”

我赞同他的想法。

“ 现在我们再来说说那个可怜的德语老师。从这个孩子出去时穿戴完整的情形看 ,他事先是知道要干什么的。但是那位德语老师却没穿袜子就离开了。他肯定是因为时间紧迫的原因。”

“ 这是很明显的事。”

“他因为什么出去呢？是由于他看到这个孩子从窗户上跑掉了，所以他想追上去把这个孩子带回来。于是他急忙骑自行车去追赶那个孩子，在追赶的路途上遇到了杀害。”

“好像事情是这样发生的。”

“我现在再说一下我分析的重要的一部分。当一个成年人追赶一个小孩时当然是跑着去追。因为他知道这样是可以追到的。但是这位德国人并没有这样做。他是用他的自行车。据说他骑车的技术不错。如果不是他看到这个孩子快速跑了的话，他决不会这样办。”

“这就牵连到另外一辆自行车。”

“我再往下分析当时的情况：他遭到不幸是在学校的五英里处——不是因为枪伤而死亡，孩子也会开枪。请您留心一下，是因为有一只强大而有力的手臂重重地袭击了他。这样说来这个孩子在逃的过程中还另外有一个人。跑的速度是相当快的，因为那个车技很高的人骑了五英里才追到他们。我们已经看过了死亡现场。有什么线索呢？除了牛羊留下的蹄迹外，什么也没有。在案发的现场我查看了周围的情况，在五十码内没有小路。也许另一个骑车人和这件案子并没有联系，并且那儿也没有任何人的足迹。”

我叫道：“这怎么可能，福尔摩斯先生。”

他说：“很正确！你说得很对。我所分析的不是事情发生的过程，所以我一定是对哪一点分析错了。你已经发现了。你认为我在哪里出了错呢？”

“他的颅骨破碎是否是因为摔倒所致呢？”

“在湿润的地上会出现这样的事情吗？”

“我再也想不出其他的情况了。”

“请别灰心，别忘了我曾经侦破了多少复杂的案件。我们现在已经了解到许多情况，我们应该充分地运用它。那辆安装着帕

默车胎的自行车已为我们提供了一些线索 ,那么我们现在可以再看一下那辆装着邓禄普加厚车胎的自行车是否也能为我们提供一些线索。”

于是我们又沿着找到的这辆自行车的轨迹往前走了一段路 ,荒原慢慢地变成了一个斜坡 ,斜坡上满是长得很旺的石南草 ,我们又过了一条河。但我们没有发现任何情况。当邓禄普车胎轨迹没有了的时候 ,出现了一条通向霍尔得芮斯府邸的路来 ,只见位于我们左方几英里外傲然地耸立着府邸楼房的尖顶 ,另外一边通向前面一座地势不高的模模糊糊的村庄。这就是在地图上标着柴斯特菲尔德大路的地方。

我们走到了一个看起来很恐怖很脏的旅馆 ,旅馆的门上挂着一只画有公鸡斗架的招牌。这时福尔摩斯忽然轻叫一声 ,随后赶快扶住我的肩膀避免跌倒。他已经将脚踝扭伤过一次 ,这次又扭了真是没有办法。他很困难地蹦到门前 ,在那里有一个脸色发黑 ,年纪比较大的人蹲着一支黑色的用泥制成的烟斗含在他的嘴里。

福尔摩斯说 :“你好 ,卢宾·黑斯先生。”

这个农村人用一双转动灵活的带着怀疑的眼光看着我们并答道 :“你怎么认识我 ,你是谁 ?”

“你头上挂着的招牌不是写得很清楚吗 ?能认出谁是当家的也并不困难。我认为你没有马车这些东西吧 ?在你的马厩里。”

“没有。”

“我的脚扭得很厉害以致不能走路。”

“那就不要走好了。”

“可是我必须走。”

“那你跳吧 !”

卢宾·黑斯先生的说话口气十分不客气 ,可是福尔摩斯先生却显得特别有耐心。

他说：“朋友，你看得出我走路很艰难。怎么走法我倒是不在意，但只要能向前走就行。”

古怪的店主说：“我也并不介意。”

“我有重要的事要办。我打算以一镑金币来向你借一辆自行车。”

店主人立起了他的耳朵。

“你打算到哪里？”

“去霍尔得芮斯府。”

店主人用一种带有讥讽的目光打量着我们沾着泥土的衣服说：“大概是公爵府里的吧？”

福尔摩斯面带笑容说：“公爵见到我们是会高兴的。”

“因为什么？”

“因为我们带来了有关他儿子失踪的消息。”

店主人显得很惊讶。

“啊！你们已经找到他儿子失踪的线索了吗？”

“听别人说那孩子在利物浦。警察随时都可能找到他。”

店主人没有刮胡子的脸上那种阴沉的表情很快地发生着变化，而且说话的口气也缓和了许多。

他说：“我原来做过公爵府里的马车夫的头儿，那时他对我很不好，所以现在我不会像其他人那样去表示对找到他儿子而有祝福言语。他那时，在解雇我的时候没有说一句像样的话。但是当我听说有可能在利物浦找到小公爵的消息，我也很快乐，我可以代替你们将这个信息送到公爵的府上。”

福尔摩斯说：“我们先添饱肚子。然后你再将自行车给我们送来。”

“但我没有自行车。”

福尔摩斯掏出一镑金币。

“我说过，我没有自行车，我可以给你们两匹马骑到公爵府。”

福尔摩斯说：“行，行，等我们吃完饭再商量。”

当在用石板盖的厨房里只有我们两个人的时候，福尔摩斯扭伤的脚踝恢复的速度可谓令人惊奇。现在天色已经慢慢地变黑，由于我们从早晨一直到现在还没吃过东西，所以我们吃饭用了一段时间。之后福尔摩斯就开始思考问题了，他有一二次都走到窗前向外看着。从窗户可以看到一处很脏很乱的院子。在远处的一个角落里有一座铁匠炉，有一个正在工作的孩子。另一边就是马厩。福尔摩斯有一回刚从窗边走回来坐下，就立刻又站起来喊着：“唉啊！我肯定是想错了！对，肯定是这样的。华生，你还记得在今天看见过牛蹄印吗？”

“是，好像有一些。”

“是在哪里？”

“嗯，有许多地方。湿地上，小路上和不幸的黑格底遇害的地方。”

“是这种情况。华生，但在荒原上你有没有看见过牛呢？”

“好像没有看见过。”

“这就怪了，华生，我们只看到牛蹄印却没有看见过一条牛。你说是怎么回事？”

“呀，是很奇怪。”

“华生，你再想想看，你在小路上看到过这些痕迹吗？”

“对，看到了。”

“你是否能记起当时的痕迹是这样的吗？”他将一些面包渣子摆成——……—“还有的时候是这样的。”——……—“有的时候也会呈现这样的，”——……—“这些你都能记得吗？”

“不能。”

“可是我能，我可以肯定是这样的。回去检验这些只能在我们有闲暇时间的时候了。我太粗心了，当时做出结论就好了。”

“你有什么结论？”

“惟一可以说明的是那是一头又走,又跑,又飞奔的古怪的牛。华生,我确信这样布置的一个骗局是一个普通的乡村店主所无法想出来的。要弄明白这个问题又出现了难题,好在那个孩子还在铁匠炉那里。我现在出去看能否找到一些线索。”

在那个破旧不堪的马棚里有两匹鬃毛十分杂乱的马,福尔摩斯将其中的一匹马的前蹄抬起看了看,然后发出了一阵笑声。

“马蹄上钉着一个旧的马掌,而掌钉却是新的。这确实是个有趣的案件。我们现在再去铁匠炉那边看看。”

我们走到那儿,那个孩子继续干他的活,没有看见我们似的。我看见福尔摩斯的眼睛正盯着地上的一堆烂铁和木块。突然在我们的身后传来了一阵脚步声,店主人来了。只见他凶相毕露,眉头紧锁着,涨得紫红的面孔。在他的手里握着一根包着铁头的短棍子,十分凶猛地大踏步,向我们走过来,看他的来势我只得往我口袋里掏手枪了。”

他大声吼道:“你们这两个找死的侦探在这里想做什么?”

福尔摩斯冷冷地说:“卢宾·黑斯先生,难道你害怕我们发现什么情况吗?”

店主人尽量制止住自己的激动,他凶暴的面容缓和下来,假惺惺地笑了一下。真是笑里藏刀。

他说:“你可以查寻我的铁匠炉,这随你的便。但是,先生,在没有得到我的同意以前这样偷偷摸摸是不可以的,我现在不希望你快点儿结账,尽早地离开这里。”

福尔摩斯说:“好,黑斯先生,要知道我们并没有恶意,我们只看了一下你的马。我认我还是走着去好了,反正路也不太远。”

“你们走左边那条路,不超过两英里就可以到达公爵府的大门。”他怒视着我们一直到我们离开他的旅店。

我们并没有走多远就停了下来,因为转过弯以后,店主人就看不到我们了。

他说：“就像孩子们经常说的，住在店里是暖和的。好像我现在在离开旅店一点就感到更冷一点。对，我绝对不能离开这里。”

我说：“我敢肯定这个卢宾·黑斯明白这个事情的整个过程。他是我所遇到的坏人里最厉害的一个。”

“你对他的印象原来是这样的。在那儿的那些马，那个铁匠炉。这个“斗鸡”店确实是个很有意思的地方。我们还是再偷偷地溜回去吧！”

有一个散落着一大块一大块的灰色的石灰石的斜长的山坡在我们的背后。我们随后爬上了山坡，我这时朝霍尔芮斯府方向看了一下，碰巧就看见了一个骑着自行车的人快速而来。

福尔摩斯用一只有力的手按下我的肩膀，一边说：“华生，快蹲下。”我们还没有隐藏好，那个人就在大路上飞快地骑了过去。穿过沸沸扬扬的尘土，就在一刹那我看见了一张兴奋的泛白的面容——脸上的每条皱纹都证明了他的恐惧，张着嘴，眼睛毫无神采地盯着前方。我们昨天晚上看到的一幅画有很神气的王尔得漫画肖像和眼前的这个人好像很相像。

福尔摩斯叫道：“华生，公爵的秘书！我们观察一下他要做什么。”

我们慌忙通过块块石头，没多久我们就来到了一处可以看见旅店前门的地方。墙角靠着王尔得自行车。在旅店里没有人走动，透过玻璃向里看也看不到任何人的面容。太阳被公爵府的高高的尖顶挡住了，黄昏就要到来了。我们隐隐约约地可以看到，有两盏连通的台灯在旅店的马厩那儿挂着。过不多久忽然传来了得得的马蹄声音，当声音传到大路上时，就快速地沿着柴斯特菲尔德大路飞奔而去。

福尔摩斯小声地说：“华生，你认为这是怎么回事？”

“好像是在逃跑。”

“我看见只有一个人乘着单匹马车。一定不是王尔得先生，

他还留在门那儿。”

在一片突然出现的红色灯光下我们看见了秘书的身形,他在伸着脑袋向黑暗中窥探着,很明显他正在等一个人。一会儿,就听到在路上有脚步声,凭着灯光我们看到了第二个身形闪了一下,门被关起来了重新又恢复了黑暗。五分钟之后,楼下的一个房间里点亮了一盏灯。

福尔摩斯说:“‘斗鸡’旅店的习惯可真怪。”

“在另一面设有酒吧间。”

“对,这些被人们称为私人住客。王尔得先生在这个深夜,而且在那个黑窝里究竟干些什么呢?他等到的那个人又是谁?华生,看来我们只好冒一下险,尽我们所能把这件事查得水落石出。”

随后我们两个悄悄地下山坡,走到大路上,弯下了身体,偷偷地来到了旅店的门前。自行车依旧靠着墙。福尔摩斯用一根点亮的火柴照着后轮。我听到他轻声地笑了一声,盯着那被火光照亮的加厚的邓禄普车胎。有灯光的窗户就在我们的头上。

“华生,我必须往里面看一下。你现在如果将腰弯下然后用手支撑住墙,这样我就可以看到了。”

随后他就把两只脚踩在我的肩膀上,可是他并没有站起来就马上下来了。

他说:“朋友,我们今天已经工作了很长时间了。我认为我们已经尽力弄到了一些材料。我们现在得马上赶路,因为去学校还要很远的路程。”

他一路上很少说话,我们精疲力尽地穿过荒原,当来到学校时他却没有进去,而且继续向麦克尔顿车站走去,他发了几封电报在那里。回到学校以后他看到贺克斯塔布尔博士正在为那位可怜教师的死而伤心,所以又和他说了一些宽慰他的话。然后他来到我们的屋里,我看到他仍然那样充满精力并且很警惕。他

说：“我的朋友，一切都很顺利，我担保在明天晚上之前我们就可以破获这个奇怪的案子了。”

我的朋友和我于第二天早上十一点钟的时候就已经走到了霍尔得芮斯府的紫杉林荫小道上。佣人带领我们通过伊丽莎白木的门厅，然后来到了公爵的书房。我们看到了彬彬有礼的王尔得先生，但是他那带有神秘的眼神以及假惺惺的笑容里，依旧隐藏着昨天夜晚那种阴险的痕迹。

“您是来见公爵的吗？实在不错，由于坏消息使他很担心，所以公爵身体，不太好。我们在昨天下午接到了贺克斯塔布尔博士拍来的电报，我们知道了有关您所发现的情况。”

“但是我必须马上见公爵，王尔得先生。”

“可是公爵在卧室。”

“我可以到卧室见他。”

福尔摩斯沉着而肯定的口气，向这位秘书表明，劝说他不要见公爵是没有用的。

“那好吧，福尔摩斯先生，我向公爵禀报一下。”

这位伟大的人物在一小时之后才出现。他面色死灰，双肩耸着，我感到他比我们上次见到他时好像苍老了很多。他和我们客气了一会儿之后，便在书桌旁坐下，他的胡子挨到了桌面上。

可是我的朋友的眼眸却注视着那位站在公爵椅子旁边的秘书。

“公爵，如果王尔得先生如果不在这里的话，我想我可以谈得更加随意一些。”

秘书凶狠地看了福尔摩斯一眼，这时他的脸色变得更加苍白了些。

“假如公爵您同意……”

“是的，你还是离开的好。福尔摩斯先生，你想谈什么呢？”

我的朋友等秘书出去后完全把门关好之后，才说：“公爵，贺

克斯塔布博士对我们承诺 ,他说我们破获这个案件可以得到一笔巨款。我想听到您亲口对我说完这件事。”

“是这样的 ,福尔摩斯先生。”

“假如他说得对的话 ,谁能将您的儿子在哪里告诉您 ,就会拿到五千镑的赏金。”

“是的。”

“能说出绑架您儿子的人的名字的话 ,就还可以得到一千镑。”

“是的。”

“这条不但要说出带去您儿子的人的名字 ,并且也得说出那些和他们有联系的人的名字 ,对吗?”

公爵好像有些烦似的说 :“对 ,对 ,谢洛克·福尔摩斯先生 ,如果你将你的侦破工作做得十分好 ,你就没有必要再抱怨给你了奖赏少了。”

我的朋友好像贪得无厌似的 ,两只手互相摆弄着 ,对他的行为我很惊奇 ,因为我十分了解我的朋友 ,他向人要的报酬是很少的。

他说 :“公爵 ,您的支票本大概就放在桌子上吧 ,您开一支六千镑的支票给我 ,我会十分高兴。最好您再签一下我们代理银行‘城乡银行牛津街支行。’”

公爵听了之后严肃并且面无表情的看着我的朋友说 :“福尔摩斯先生 ,您是在开玩笑吗 ?这可不是可以逗着玩的事情。”

“公爵 ,我可是说得很认真的呀 !”

“那么 ,你又是什么意思呢 ?”

“这很简单 ,我已经知道你失踪的儿子被压在哪里 ,而且我也知道了一些和这件事有关联的人的名字 ,所以我可以得到这笔钱了 ,对吗 ?”

公爵的苍白的面孔在他红胡须的衬托下显得更加害怕了。

他喘着粗气显得有些激动地说：“他现在在哪儿？”

“昨天晚上就在离您的花园大门两英里的‘斗鸡’酒店。”

公爵向椅子背上靠去。

“你想指控谁？”

谢洛克·福尔摩斯的答复令人非常惊讶。他快速走到公爵面前按住公爵的肩膀。

他说：“我要指控的人就是您。公爵，现在就请您给我开支票吧？”

公爵当时的表情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他先是暴跳如雷地站起来，双手握成拳头，好像一个掉到深谷里的人。然后他又利用那种伟人所具有的耐力使劲控制住自己后坐到座位上，用双手埋在了脸上，好一会儿他都处于沉默之中。

他终于说话了，但仍旧没有抬起头来：“你什么也没了解到了吗？”

“我看见您昨天晚上和他们呆在一块。”

“除了你的朋友之外，还有其他人知道吗？”

“我还没有对任何人讲过。”

公爵用那只发颤的手拿着钢笔，翻开了他的支票本。

“福尔摩斯先生，我对我许下的诺言是会办到的，虽然你得到了对我没有好处的情况，但我还是应该将支票开给你。开始说的报酬，我未料到事情会有变化。福尔摩斯先生，我想你和你的朋友都是小心警惕的人，对吗？”

“我明白公爵所说的意思。”

“福尔摩斯先生，说白了吧，如果只有你们两个人了解这件事情，请不要将这件事传扬到外界。我应该付给你们的总报酬是一万二千镑，是吗？”

福尔摩斯笑着摇了摇头。

“公爵，我认为这件事并不是这么简单就可以解决的。那位

德语教师的死亡应该怎么办呢？”

“但是这和詹姆士·王尔得毫无关系。你不应该让他承担此事。这是那个残忍的家伙做的，他很倒霉雇了这么个人。”

“公爵，我的看法是这样的。当一个人做一件事而触犯了法律，而这件事又导致另外一起罪行，他也应该承担道义上的责任。”

“福尔摩斯先生，你的说法从道义上来讲是十分对的，但是这肯定不是从法律的角度来讲。如果一个不在谋杀现场的人是不应该受到法律制裁的，况且他也非常厌恶那些杀害人的事。王尔得向我彻底地说了他听到的这件事，而且他对此也十分后悔。没过一个小时，他就和那个杀人的家伙不再交往了。福尔摩斯先生，你可要帮他一把，一定得救他呀！我对你说，你一定得救他！”公爵十分激动以致再也制止不住自己，在屋里来回地走着，而且两手紧紧地握住在空中挥舞着。后来才安静了下来，坐到了书桌旁。他说：“我赞同并欣赏你的做法。你没有把这件事告诉他人，反而来我这里。现在我们可以讨论一下看怎么做才能使那些流言不致传出去。”

福尔摩斯说：“好的。公爵，我认为你们之间只能完全明白地事情的全部说出来才能做到这一点。我可以全力以赴来帮助您。但是，我就必须明白整个事件的情况。我清楚您说的王尔得先生不是一个杀人犯。”

“杀人犯已经跑掉了。”

谢洛克·福尔摩斯轻轻地笑了一下。

“公爵，猜想您已早有所闻对于我的声望，要不然您就不会想到对我隐瞒这件事是容易的。已经在昨天晚上根据我提供的报告逮住了卢宾·黑斯先生。今天早晨我已经收到了当地警长的电报，在我离开学校以前。”

公爵惊讶地盯着我的朋友，将身体靠在了椅背上。

他说：“你确实了不起。卢宾·黑斯已经被逮捕了？我十分高兴，但是我希望这件事不会牵连到詹姆士。”

“是您的秘书吗？”

“不是，是我的儿子。”

福尔摩斯听了之后非常惊讶。

“我很直爽地说，公爵是否再细说一下这件事，我对这件事完全不清楚。”

“我会毫无保留地对你说出一切。我很赞同你的提议，这种无路可走的情况下，无论会带给我怎样的不幸，但解决这件事的最好办法就是能彻底地将它说出来。”

“导致我处于这种恶境之中是由于詹姆士·王尔得的虚荣和蠢笨。福尔摩斯先生，我在很年轻的时候，把爱情看得十分神圣，认为那只是人一生当中只有一次的。我爱上了一位姑娘并且向她求婚了，但是她认为这种婚姻会给我的前程造成阻碍而拒绝了我的求婚。如果她还在人间的话，我是不会和任何人结婚的。可是她已经死了，并且将这个孩子留给了我，因为她的缘故，我抚养了这个孩子，并且教他知识。我没有向人们公开我和他的父子关系，可是我让他接受到最好的教育，并且在他长大以后，将他留在我的身边。我没有料到，他在我忽略了这件事的时候查明了事情的原本，之后他就胡乱地利用我给他的职权，而且还弄出许多闲言碎语来攻击我，这使我愤怒不已。我的不幸的婚姻也是由于他的存在所导致成现在的这种局面。他一直都对我的年幼合法继承人持不赞成的看法。你一定会问我为什么还要把詹姆士留在我家里。原因只有一个，就是他长得特别像他的母亲，看到他就好像看到了他母亲的样子，为了他母亲，我想我承受的痛苦是没有止境的。她的一切讨人喜欢的地方——都能在詹姆士的身上使我回想起来。我根本就无法让他离开。我十分害怕他会对阿瑟造成伤害，也就是萨尔特尔勋爵，考虑到安全问题，所以我将到

送到了贺克斯塔布尔博士的学校。”

“由于黑斯是我的佃户,詹姆士是收租人,所以他们两个有一些交往。使我感到奇怪的是詹姆士竟然和那个无恶不作的家伙结成了亲密的朋友。詹姆士一概都喜欢交一些不三不四的朋友。詹姆士开始考虑到那要绑架萨尔特勋爵的时候,他就请了这个人帮忙。你还记得我在出事的前一天给阿瑟写了一封信吧。詹姆士拆开了这封信,并且将一张便条放在了里面,意思是要阿瑟在离学校不远的‘萧岗’见他。这个孩子看到是我写给他的便来了。詹姆士在那天傍晚的时候骑着自行车到小树林中会见阿瑟,关于这些情况都是他来向我承认的。他骗阿瑟,说他母亲很想念他,而且现在就在荒原上等他和他见面,他只要半夜再来小树林中,就会有一个骑自行车的人将他带到他母亲那里。阿瑟相信了他的话,就这样中了他们所设下的阴谋。阿瑟准时到了那里,看见黑斯那家伙手里牵着一匹马。他让阿瑟骑到马上便一起走了。但事实上后面有人追他们,詹姆士昨天才知道这个情况,黑斯于是就用棍子击打了那个追他们的人,由于打的猛烈导致了那个人的死亡。黑斯将阿瑟带回了他的旅店并把他关押在楼上的一个屋子里,让他的太太照顾看管阿瑟,他的太太是个心地很好的女人,但她那残暴的丈夫完全控制着她。”

“福尔摩斯先生,还记得我第一次见到你的情况吗?也就是两天以前。我当时知道的情况也并不多。你或许会问詹姆士做这件事的目的何在。我只能告诉你,在詹姆士对我的继承人的痛恨中,有很多都是我们所难以想到的。他认为,只有他才是我们所有财产的合法继承人,而且他对使他得不到继承权的法律深感痛恨。而且他还有一个很明显的目的,就是他迫切地让我不按法律所规定的,让他成为我的继承人,他使尽了浑身解数,而且他也认为我可以办到。甚至于他还想威胁我,但事实上他并没有这样干,他也很清楚的一点是,我绝对不会把警察请来对付他,由于事

情变化得十分快,他也没有时间来实现他的计划。”

“当詹姆士听说你发现了黑格底的尸体的时候,十分恐惧。这也使他的险恶阴谋破碎了。昨天当我们两个人在这间书房里坐着的时候,接到了贺克斯塔布尔博士拍来的一封电报。詹姆士显得特别痛苦和激动,这就使我的猜测得到了证实,这种猜测在以前也有过,我于是对他的所作所为进行了批评。他对我讲了事情的全部。后来他央求我替他再将这个秘密保守三天,原因是为了他的朋友可以保全性命。我对他的央求妥善了,因为我对于他总是不能拒绝,于是他到黑斯的旅店,告诉黑斯他将资助他马上逃离这里。我怕白天到那儿会引起别人的议论,所以在夜晚的时候我慌忙地去看我的宝贝儿子阿瑟。我看见他没有受到任何伤害,只是他所遇到的残暴事件使他十分恐惧。为了我所说的话,也是我所不情愿的,我允许将我的孩子再留在那里三天,并且让黑斯太太照料他。如果把那孩子在哪儿告诉警察而不说出杀人的凶手那是根本不可能的事,而且我也知道,杀人的凶手被法律制裁,我的詹姆士也得被牵连进去。福尔摩斯先生,我是信任你的,所以我将我全部所知道的情况现在都对你讲了。你是否也会毫无隐埋地对我呢?”

福尔摩斯说:“我会的,公爵。我要对您说的是,如果从法律方面考虑的话您现在的处境很坏,您原谅了重要的犯罪人,而且还帮助杀人犯逃走,因为我不得不猜疑王尔得资助那个他的同谋的钱是您给他的。”

公爵听了之后点了点头证明确实是这样的。

“现在情况的确很严重。我认为,您那样做是错误的——将您的小儿子继续留在那个危险的地方。您应该谴责自己的过失。”

“但是他们看起来很认真地向我承诺……”

“这些人的承诺您怎么也能相信!您不可以担保他不会再次

次绑架走。您宽恕您那触犯法律的长子 ,却不顾您小儿子所处的危险环境。这对于他来说实在太不公平了。”

傲慢的霍尔得芮斯对在于自己府内所受到的指责十分不自在。他的脸刹那间完全红了起来 ,但是他的良心使他保持沉默。

“我是愿意帮您的忙的 ,但是有一个条件。那个条件就是您将您的仆人叫过来 ,我将按我的意思指挥。”

公爵随即按照福尔摩斯所说的 ,将电铃按了一下 ,于是就进来了一个仆人。

福尔摩斯说 :“你的小主人已经找到了 ,你一定非常高兴。现在公爵希望你马上驾驶马车把小主人从‘斗鸡’旅店接到家里来。”

福尔摩斯待那个高兴的仆人走了之后说 :“我们既然现在已把握了未来 ,至于已经过去的事就可以宽容一些。我不会从官方这方面去考虑这件事 ,我只想要事情解决的公正 ,所以我没有道理说出我所知道的事来。如果要是想让我帮黑斯逃脱法律对他的制裁 ,那是根本办不到的。我不清楚他会怎么讲 ,但有一点是十分清楚的 ,公爵您可以告诉他 ,最好是他什么也不要说。这样做的结果是对他有利的。警方会认为他绑架这个孩子的目的是想得到一大笔金钱。假如警察方面没有获得更多的情况 ,我是不会帮他们了解更多的情况而使他们对这件事的看法更加复杂的。可是我需要提醒您 ,公爵 ,詹姆士·王尔得如果仍然留在您那里的话只能给您带来更多的麻烦。”

“福尔摩斯先生 ,我知道 ,我们已经谈过了 ,他保证以后不在呆在这而是到澳大利亚去靠自己生活。”

“公爵 ,既然事情到了这种地步 ,我劝您还是和公爵夫人和好吧 ,您自己曾经对我说过 ,您的婚姻的不完美是由詹姆士导致的。

“福尔摩斯先生 ,至于这件事我也已经办好了 ,我今天上午给公爵夫人写了一封信。”

福尔摩斯站了起来说道：“我非常高兴，因为我觉得我和我的朋友虽然在这里呆的时间不长，却取得了圆满成功。我还想了解一件小事。那个讨厌的黑斯给马钉上了假冒牛的蹄印的铁掌，会不会是在王尔得的教导下学来这不一般的一招？”

公爵站在那里满脸疑惑，而且显得特别惊奇，后来开了一个房子的门，将我们带进了一个摆设得像博物馆似的大房间里。他带我们走到了一个有玻璃柜的角落里，然后他指着上面的铭文让我看。

“这个铁掌是从霍尔得芮斯府邸的护城壕中挖出来的。是马专用的，但是铁掌的底部打造成连趾的形状，是为了让追踪的人弄错方向。这可能是在中世纪霍尔得芮斯的征伐频繁的男爵所拥有的。”

“福尔摩斯将柜子的盖揭开，拿起铁掌摸了摸，他的手指变成了湿润的，而且手上也沾上了一些新泥土。

他盖好了玻璃柜说道：“十分感谢，这是我在英格兰北部所见到的第二件最有意思的东西了。”

“您所见到的第一件又是什么呢？”

福尔摩斯将那张支票叠好后，很细心地夹到了笔记本里。他看着那本珍贵的笔记本拍了一下，然后说：“我是一个没有钱的人。”随之又将笔记本小心地放到了他的衣袋里。

黑彼得

我的朋友福尔摩斯在 1895 年那年精力充沛 ,身体十分强壮。随着他的名声越来越大的缘故使他有处理不完的案子 ,因此有许多很出名的人物都来过我们贝克街的简陋房屋。我只为暗示他们中的一两个人是谁而遭到指责 ,因为人们认为这是不谨慎的表现。就像一切伟大艺术家都是为艺术而生活一样 ,福尔摩斯向来都不因为他破案的高明而向当事人收取丰厚的酬金 ,只有一次是除外的 ,就是霍尔得芮斯公爵的那个案件。他的个性很清高 ,也可以说是有些固执 ,即使是十分富有和地位很高的当事人 ,如果不能使他产生同情心的话 ,福尔摩斯也不会接手这种案件的。但是有的时候 ,一个十分普通的案件 ,并且涉及的当事人也很一般 ,他也会花费自己大量的时间来处理案件 ,他是那样细心的寻查案情的线索 ,只要是案件能够使他产生极大的兴趣就行。

1895 年中所发生的一些事情是令人难以忘却的。在这一年中福尔摩斯耗费了大量的精力办理了一系列离奇古怪的复杂的案件 ,其中包括按照圣明教皇的特别指挥进行的 ,对红衣主教托斯长忽然死去的巧妙侦破 ,还有对劣迹昭彰的养金丝雀的威尔逊的逮捕 ,这给伦敦的东区除去了一个祸害。以上两件奇怪案子发生后又发生有屋得曼李庄园的惨案 ,这件是关于彼得·加里船长之死的奇异案子。只有这件奇异特别的案子记录下来 ,才显得福尔摩斯先生的侦破记录更加完美。

我的朋友在七月份的第一个星期里经常不回我们住的地方 ,而且在外面的时间也很久 ,所以我想他正在办理一个案子。在这段时间里有一个没有礼貌的人来拜访 ,并且问有关一个叫巴斯尔

上尉的情况 ,这让我明白了我的朋友他是用假名在某个地方上班。他用了很多假名来隐藏他的使人害怕的真实面目。他至少有五个临时住所设在伦敦 ,他在每个住所都使用不同的假名和职业。他没有告诉我现在调查什么事 ,我也没有询问他。但是他这次侦查的案子看起来好像非常特别。在吃早饭的时间他离开了 ,当我坐下吃饭时 ,他迅速地返了回来 ,头上戴一顶帽子 ,在他的胳膊下夹着一根有倒刺的像伞一样的短矛。

我叫道 :“老天 !福尔摩斯先生 ,您难道拿着这个短矛在伦敦随处走吗 ?”

“我去了一家卖肉的店铺又返回来了。”

“是肉店吗 ?”

“我现在的胃口特别好。亲爱的朋友 ,在吃早饭之前先运动一下实在是太大的好处了。但是我敢肯定您绝对想不到我进行了哪一项体育活动。”

“但我并不想猜。”

他边倒咖啡边微笑着 :“如果你刚刚去了阿拉尔代斯肉店的后面 ,你就会看到一位穿着衬衫的绅士正用这件兵器用力地戳着挂在天花板下面来回晃动的一头死猪。这个十分有力气的人就是我 ,使我感到愉快的是我并没有费力就将那头死猪戳破了。可能你也想试一下吧 ?”

“没有必要干这种事 ,为什么你要做这件事呢 ?”

“原因是它也许和屋得曼李庄园的奇特案件有点牵连。对了 ,霍普金 ,我在昨天晚上收到了他来的电报 ,我很长时间以来都希望能看到他。你帮着叫一下他过来和我们一起吃饭吧。”

来我们这里作客的人是个十分聪明的人 ,看上去有三十岁左右 ,穿着一件花呢衣服 ,显得很精神 ,看起来还好像穿官方制服的那种威严的气质。我马上认出他就是年轻的警长斯坦莱·霍普金。这位年轻的侦探被福尔摩斯认为是有发展前途的 ,而这位青

年也对福尔摩斯能使用科学的侦查方法进行破案很是羡慕不已，他对这位大侦探家怀有一种学生对老师的敬仰之情。霍普金面带忧愁显得灰心丧气似地坐了下来。

“很感谢您，先生。在我来这儿以前已经吃过早饭了，我在市里呆了一夜。我昨天过来汇报情况。”

“你有什么事吗？”

“先生，我完全败了。”

“没有查到一点情况吗？”

“什么也没得到。”

“那好，我倒想查办一下这个案子。”

“福尔摩斯先生，这可太好了。我对我遇到的这个重要的案子没有任何办法。您最好能插手这件案子，那就帮了我的大忙了。”

“我正好细心地看了现在的一切材料，也包括那份侦查报告。想问一下，您对那个在案件发生地所发现的烟丝袋有什么看法？从那上面能不能找到一些情况呢？”

霍普金似乎很惊讶。

“先生，那个烟丝袋是那个人自己的。他的确吸烟很少，他也许会为他的朋友预备一些烟。”

“可能会是这样的。我如果要办理这件案子，我会把这个烟丝袋作为案件的开端，所以我在这里提到了烟丝袋。我的朋友华生医生对于这件案子还什么都不了解，对于我来说，多听一次事情的发生过程也不碍事儿，所以你是否可以再给我们拣主要的情况讲一下呢？”

斯坦莱·霍普金拿出了一张纸条从他的衣袋里。

“我有一份关于彼得·加里船长一生做了哪些事的年谱。他现在五十岁，于1845年出生。捕海豹和鲸鱼是他的特长。在1883年他成为丹迪港的捕海豹船‘海上独角兽’号的船长。他接连几

次的航行都取得了很好的成绩。在第二年,也就是1884年,他从岗位上退了下来。他在外面游访了几年,后来他在离弗里斯特住宅区的苏塞克斯君买下了一小块地方,被称为屋得曼李。他在这里住了六年,于上星期被人杀害了。”

“这是个有一些奇特的地方的人。他的生活方式是十分严厉的清教徒式,他是一个少言寡语的人。他的家里有妻子,一个二十岁左右的女儿,还有两个女仆人。仆人也经常被替换,因为在这种氛围中使人感到很不痛快,有的时候让人受不了。这个人很能喝酒,而且经常喝醉,他喝醉的样子就像一个可怕的魔鬼一样。大家都清楚他有的时候在半夜时将妻子和女儿赶到房外来,还在院里追赶着打她们,一直到村子里的人们被叫喊声惊动起来为止。”

“有一回因为教区牧师去他的家里责备他做事太不像话,结果那牧师被他臭骂了一顿,他也因此而受到传讯。简单的讲吧,福尔摩斯先生,如果要是寻找第二个比彼得·加里更不讲理是很困难的。据说他在当船长的时候脾气就是这样的。海员们都称他为黑彼得。大家这样称呼他是因为他的面色和他满脸的胡子都是黑色的,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他的凶恶的性格使人对他十分恐惧。所以,住在他周围的每一个人都讨厌他,远远地躲着他,等他很惨地死了以后,我没有听人说过一句对他的惨死表示同情的话。”

“福尔摩斯先生,您肯定了解到在那份调查报告当中提到这个人有一间小木屋,你的朋友也许还不知道这个情况。他建起了一间木头房子在他家的外面,他总是称它为‘小船舱’,距离他家有几百码远,他每天晚上就睡在那里。这是一个长十六英尺宽十英尺的单间小房子。他总是将钥匙放在自己的身上,被子也由自己亲自拆洗,而且不允许其他人进入他的小房子一步。在屋子的四周围都有一扇小窗子,都挂有一个窗帘,窗户也紧紧的关闭着。

有一扇对着大路的窗子 ,当夜幕降临屋里需要点灯的时候 ,人们就经常看着这间小屋子 ,并且猜测他究竟在里面做些什么。福尔摩斯先生 ,通过查寻所得到的情况 ,不外是这个房子的窗户提供的一点线索。”

“也许您还记得 ,在出事前两天的清晨一点钟时 ,有个从弗里斯特住宅区走来的名叫斯雷特的石匠 ,经过这个小房子时他站住向那房子看了一下 ,几棵树被窗内照出来的灯光照着。石匠很肯定地说 :‘他从窗帘上很明显地看到有一个来回晃动的头 ,因为他对彼得·加里十分熟悉 ,所以他认为那个人形不是彼得·加里的。从人影可以看出这是一个满脸胡须的人 ,但是和那位船长的不同 ,这个人的胡子是短的 ,而且向上曲着。’石匠告诉我说 ,他在大路上的一个酒店待了两个小时 ,这里和木屋隔有一段路程。这是在星期一发生的 ,而谋杀是在星期三发生的。”

“彼得·加里在星期二又喝得烂醉 ,吵闹得十分厉害 ,好像是一头发疯的猛兽 ,他就在离家不远的地方 ,他的妻子和女儿听到之后就慌忙逃走了。他回到他的小屋子已是很晚了。他的女儿在第二天清晨大约二点的时候听到传小屋方向传来令人恐惧地喊叫声 ,因为他的女儿习惯于开着窗户睡觉。他经常在喝醉酒的时候大叫大嚷 ,所以人们都已经习惯了 ,也就没有人再注意了。一个女仆人七点钟起来看到小屋的门没有关 ,但由于黑彼得使人感到十分可怕 ,所以一直到中午才有人敢去看他。人们站在开着门的小屋前向里面看 ,当时的情景令他们感到十分惧怕 ,以至于每个人的脸都变得十分苍白 ,慌慌张张地向村里跑去。没有一个小时我就赶到了现场接过了这个案子。”

“福尔摩斯先生 ,我一向都有很大的胆量 ,但不瞒您说 ,这次当我看到那个小屋的情景时 ,也着实受到了不小的惊吓。一群群的苍蝇 ,绿豆蝇嗡嗡地不停地叫着 ,地上和墙上看起来就像一个屠宰场。他给那个小屋起名为‘小船舱’ ,的确很像小船舱 ,原因

是你在那里会觉得自己好像就在船上一样。有一张床铺摆在小屋的一头 ,还有一个放东西用的箱子 ,地图和图表 ,一张‘海上独角兽’号的油画 ,在一个架子上放着一排航海日表 ,一切都像是我们在船长的舱中看见的那样。他自己就在屋子里墙的正中央 ,他的面容看上去死的时候十分痛苦 ,脸部表情扭曲着 ,他的白色的胡须也由于死时的痛苦而向上翘着。一支捕鱼时用的钢叉从他的胸部穿通了 ,在他背后的木板上扎得很深。他好像一只甲虫被钉在木纸板上一样。很明显当他一发出那声惨叫就死了。”

“先生 ,我了解您的做法 ,也仿造了您的做法。我很细致地查看了屋外的地面和屋里的地板后 ,才准许搬动东西。但并没有足迹。”

“你是说没有发现足迹吗 ?”

“先生 ,我敢肯定没有任何足迹。”

“我亲爱的霍普金 ,我破获过许多宗案子 ,还从来没有遇见会飞行的动物作案。作案的人只要生有两条腿 ,就一定会留有痕迹 ,蹭过的迹象以及不太显眼的移动痕迹 ,利用科学方法侦探案子的人是完全可以看出来的。令人难以相信的是在一个满是鲜血的屋子里竟然找不到供我们破案的痕迹。根据你的调查 ,我相信你一定对一些东西没有认真地查过。”

这位年轻的警长听到我的朋友对他的指责显得有点儿难为情。

“福尔摩斯先生 ,我当时没有请您和我一起去真是太糊涂了 ,但是现在说这些就显得为时太晚了。在屋子里引人重视的还一些物件。一个是杀人用的那把鱼叉。这个凶器是杀人犯当时从工具架上拿下来的。还有两把仍然放在那里。在这把鱼叉的木柄上刻着‘SS ,海上独角兽号 ,丹迪’。可以判断出凶手当时的心情十分气愤 ,凶手是随手拿到这个武器的。这件凶杀案发生在早晨两点的时候 ,并且当时彼得·加里的穿戴整齐 ,从这点可以断定

他和罪犯是约好了的 ,另外在桌上摆着的一瓶罗姆酒和两个用了的酒杯也可以证实这一点。”

福尔摩斯说 :“我认为你的这两个推断都是合理的。除了那瓶罗姆酒 ,屋里还放有其他酒吗 ?”

“有 ,在贮藏箱的小酒柜里摆着白兰地和威士忌。但是这好像和我们的案件并没有多大联系 ,因为那个细颈瓶里酒是满的 ,放在柜中的酒没有动过。”

福尔摩斯说 :“虽然是这样 ,但柜子里的酒还是有一定意义的。那么你能说一下你认为和案子有关的其他物件的情况吗 ?”

“可以 ,首先有一个烟丝袋放在桌子上。”

“放在桌子上的哪个位置 ?”

“在桌子的中部。烟丝袋是由没有加工的带毛的海豹皮制成的 ,上面有一条皮绳可以捆住。在烟丝袋的盖儿里写有 ‘D·C’。袋里装有海员用的半盎司的烟丝。”

“不错 !还有其它的吗 ?”

斯坦莱·霍普金在他的衣袋里拿出一本外皮黄褐色的笔记本 ,看上去外表十分粗糙而且很旧 ,边上还有点脏。第一页写着 “J.H.N.”及日期 “一八八三”。福尔摩斯将笔记本放到桌子上 ,然后认真地检查着 ,霍普金和我分站在他身后的两边看着他 ,在第二页的上面印着字母 “C.P.R.” ,后面的几页就全都是数字了。接着又出现了 “阿根廷” ,“哥斯达黎加” ,“圣保罗”等标题 ,各个项的后面都有几页符号和数字。

福尔摩斯说 :“这能说明什么吗 ?”

“这些好像是交易所证券的报表。我认为 ‘J.H.N’是经纪人的名字的开始 ,‘C.P.R’也许是他的顾客。”

福尔摩斯说 :“你看 ‘C.P.R’像不像是加拿大太平洋铁路呢 ?”

霍普金一边用手拍了一下自己的大腿 ,一边小声的骂着自己。然后霍普金大声叫道 :“我简直是太愚蠢了 !你说的肯定是

正确的。看来现在我们只剩下‘J.H.N’这几个字首等待我们处理了。我已经对证券交易所的旧报表查过了,我没有在 1883 年里找到所内或是所外任何经纪人的名字的字首和它是相同的。但是我感觉到这是我的所有材料中最值得重视的。福尔摩斯先生,您或许也认为事情是这样的,这几个字首是在现场的第二个人名字的简写,也就是说可能是凶手。我还觉得,发现的这个记录着大量值钱证券的笔记本,也正是给我们指明了杀人的目的。”

从谢洛克·福尔摩斯的表情可以发现这个案子的新的发展是出乎他的意料之外的。

他说:“我很赞成你的这两个推论。我坦白地说,这个刚开始没有被提到的笔记本现在已经改变了我原有的看法。我原来的推论没有根据这个笔记本所记载的去思考。你是否已经想办法到那个笔记本中提到的交易所调查过?”

“正在交易所查访,可是我认为这些南美康采恩的股票持有者的所有名单有一多半是放在南美的。这就需要几周的时间我们才能查清楚这些股份。”

福尔摩斯通过放大镜仔细地观察笔记本的外皮。

他说:“这里有些弄脏了。”

“是的,先生,我对您说过我是从地上捡起的笔记本。”

“血点留在笔记本的正面还是反面?”

“是留在靠着地面的那一面上。”

“这说明笔记本肯定是在杀了人以后掉出来的。”

“福尔摩斯先生,我也认为是这样的。我猜测是在罪犯慌慌张张逃跑的时候掉在门口的。”

“我认为这些证券里没有一点儿是死者的财产,不知对不对?”

“没有,先生。”

“你是否有证据可以证明这是一起抢劫杀人案呢?”

“没有,先生。好像没有任何物品被动过。”

“哈,这是一种十分有趣的案子,那儿有一把刀,对吗?”

“是有一把带刀鞘的刀摆在死者的脚边。加里太太证实了那是她丈夫的物品。”

福尔摩斯想了一会儿,才开口说:“我认为我应该亲自去查找一下。”

斯坦莱·霍普金兴奋地叫出了声。

“十分感谢您,先生,这样确实会减少我的心理负担。”

福尔摩斯向这位警长摇了摇手。

他说:“如果在一个星期以前就好办多了,现在去,也许还不会完全没有用处。华生,假如你可以找出时间的话,我希望你能和我一起过去。霍普金,你替我们叫一辆四轮马车,我们一刻钟后就动身去弗里斯特住宅区。”

我们在路旁的一个驿站里下了马车,很快通过一片宽阔的森林遗址。这片森林长达几英里,在六十年的长久时间里这片大森林曾阻拦过萨克逊侵略者,称为不能侵略的“森林地带”,英国的堡垒的一个部分。大部分森林已经被砍伐过,由于这里是英国的第一个钢铁厂的厂址,要炼铁就需要砍树。现在那个钢铁厂已经被迁到矿产丰富的北部地区,只剩下这些显得有点荒凉的小树林和坎坷不平的道路还能看出这里曾经有过钢铁厂。在绿色斜坡的一座小山上的空旷地带,有一座又长又低的石头房子,有一条小路曲曲折折地从那里通向田野。有一间小屋在大路的边上,小屋的三面都被矮树丛包围着,屋的门和窗户都对着我们。这就是杀人的现场。

斯坦莱·霍普金将我们带进了这个房子里,将我们引介绍给一位精神不振,头发呈灰色的妇女——死者的妻子。她看起来很消瘦,深深的皱纹,眼睛红红的,眼神里仍然带有恐惧,这证明她长久地遭到痛苦的折磨。在她的身边陪着的是她的女儿,一个面容

淡白,金黄色头发的姑娘。当谈论起她父亲的死的时候,她显得十分高兴,当她谈到要祝福那个杀死她父亲的罪犯时,她的神情证明她是反抗的。黑彼得将他的家弄成这种状况真是难以理解,当我们从他家里出来站在阳光下时,好像有一种轻松的感觉。随后我们就顺着一条穿过田野的小道往前走,这条小道是死者生前用脚踩出来的。

这是一间最简陋的住房,周围是木板墙,房顶也是木头制的,在靠近门的地方有一扇窗子,还有一个窗户在尽头的地方。斯坦莱·霍普金将钥匙从衣袋里掏出来,弯下身体,将钥匙对准锁孔,突然他停了下来,脸上出现了那惊奇又十分专注的表情。

他说:“锁子被人撬过了。”

这个事实是不能否认的。在把手的地方留有刀迹,上面的油漆也被乱得变成了白色,好像是刚被撬过。福尔摩斯一直都在查看窗户。

“有人打算从窗户跳进去。无论他是谁,他没有成功地进到屋里。这个人肯定是个十分蠢笨的贼。”

“这里面大有文章,我敢断定,这些都是昨天晚上留下的痕迹。”这位警长很自信地说。

“也许是村子里的好事者来过这儿?”我反问道。

“这简直是不可能的,这儿一向戒备森严,他们想靠近这儿都非常困难,要想摸进小屋更是难上加难。对这件事您有什么看法,福尔摩斯先生?”

“我看我们的运气还不错。”

“您是不是认为这个人今晚还会出现?”

“不错,上次他来的时候,没有想到门是锁着的,便试图用小折刀弄开门,结果他失败了,不难想象,下一步他会怎么办。”

“准备好更合适的工具再次造访。”

“我想是这样。如果我们错过这次机会的话,那将是大错特

错的事情。我想再审视一下小屋里面的东西 ,看能不能有新的发现。”

谋杀的现场好像经过了专门的处理 ,已看不出任何蛛丝马迹 ,但屋里的摆设仍和那天夜里一样原封不动 ,只是灰尘厚了点。福尔摩斯一丝不苟地观察着每一件东西 ,足足持续了两个小时 ,但从他那紧皱的眉头可以看出 ,他没有任何新发现。就当检查接近尾声时 ,他突然停下来 ,一副若有所思的样子。

“这个架子上的东西您动过没有 ,霍普金 ?”

“没有。”

“这儿好像有什么东西被取走了 ,因为这儿的灰尘比别处多了。也许是一本书 ,也许是一个小箱子。好了 ,现在让我们休息一下。华生 ,去那边小树林里散散步怎么样 ? 那儿景色不错 ,就让我们尽情地享受一下大自然给我们带来的鸟语花香吧。霍普金 ,今天晚上我们在这儿会合 ,静候这位神秘人物的出现。”

在十一点钟左右 ,我们已设置好圈套 ,等待着猎物的出现。霍普金建议把小屋的门打开 ,福尔摩斯持反对意见 ,他认为那样做会引起这位神秘人物的疑心。这是把很普通的锁 ,打开它轻而易举 ,一块坚硬的小铁片就能办得到。福尔摩斯还坚持要在屋外静候 ,隐蔽在小屋旁的矮树丛里。这个人进屋后便会点灯 ,那时我们就会看清楚他的一举一动 ,判断出他深夜来此的目的。

我们躲藏在树丛中 ,静候着猎物的出现 ,时间显得漫长而又苦躁 ,但却有一种身处险境的激动。我想象着这只即将到来的野兽的模样 :是一只伤人不眨眼的威猛的老虎 ,要想捕到它必须经过一场血肉相搏 ,制服它尖锐的牙齿和锋利的铁爪 ;是一只爱偷袭的豺狼 ,自己总躲在暗处 ,去伤害那些胆小的人和毫无防备的人 ,而对于有胆识有力量的人却无能为力。

我们耐心地等候着 ,注视着黑暗中的动静 ,时刻准备着应付意想不到的事情的发现。一开始传来了村里晚归的人的脚步声

和说笑声,引起了我们的注意,但这些声音很快就消失了,四周又恢复了平静,偶尔有远处的教堂响起的钟声划破这宁静的夜空,预示着深夜的到来。还有那绵绵的细雨,打在头顶上的树叶上,发出簌簌的声音。

远处又传来了几声钟响,告诉我们现在已是深夜两点半——这个黎明前黑暗时刻已经到来。这时大门口突然响起沉闷的滴答声,我们一下子来了精神。紧接着传来了有人在小道上走动的脚步声,而这种声音不一会儿又忽然消失了,四周又恢复了长时间的平静。我原以为这是虚惊一场,没想到就在这时,小屋的另一侧又响起了轻轻脚步声,不久又传来了金属撞击的声音。这个人正在设法打开锁,也许是他今天走运或是工具适合的缘故,他轻而易举就把锁给打开了,紧接着传来了门枢的嘎吱声。他走进小屋,划着了一根火柴,点亮了蜡烛,屋内顿时一片光明。窗帘是一层薄纱,透过它很容易看清屋内的一切。

这位神秘的不速之客原来是一位年轻人,他身材瘦小,面部苍白,下巴留着黑胡须,看起来不过是一个二十出头的小伙子。他一脸的惊恐,牙齿打着哆嗦,四肢颤抖得厉害,真想不通这是为什么。他绅士般的衣着,身穿诺福克式的上衣和灯笼裤,戴着便帽。他胆怯地环视了一下周围,把蜡烛放在桌子上,转身走向一个角落,便从我们的视野中消失了。不久他又出现在我们的视野之内,手里拿着从架子上取回的航海日志里的大本子。他站在桌子旁,迅速翻阅着,浏览着书中的内容,直到找到他所要的内容。拳头攥得紧紧的,显得非常愤怒,一下合上本子,放回原处,紧接着吹灭了蜡烛。就在他转身要走出小屋的一瞬间,霍普金已牢牢制服了他。当他明白眼前发生的事的时候,他深深地叹了一口气。蜡烛又重新被点着了,在灯光下,他瑟瑟发抖,蜷缩着身体坐在储物箱上,六神无主地看着周围的人。

“年轻人,你是干什么的?来此又有何贵干?”斯坦莱·霍普金

问道。

只见这个人好像一下子来了精神 ,努力使自己镇定下来 ,对着我们说 :

“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 ,你们一定是侦探吧 ? 你们以为是我杀害了加里船长 ,我可以发誓 ,这绝不是我干的。”

霍普金接下来说 :“是不是你我们自然会查明白的 ,请说出你的名字 ?”

“约翰·霍普莱·乃尔根。”

这时只见福尔摩斯和霍普金互相对视了一下。

“你来此地的目的 ?”

“我自己的秘密难道也要告诉你们吗 ?”

“当然不必。”

“那么我没有告诉你们的必要。”

“但你要知道 ,如果你什么也不说的话 ,在法庭上只会对你有害。”

这个年轻人一脸的窘态 ,一副犹豫不决的样子。

“好吧 ! 我如实交待。”他突然说。“其实也并非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 ,只是担心流言蜚语又重新遍布全城。不知你是否听说过道生和乃尔根公司 ?”

霍普金一脸的迷惑 ,摇了摇头。福尔摩斯却对此显出浓厚的兴趣 ,好像非常了解这家公司。

“你所指的是不是那些西部银行家们 ,他们亏损了一大笔钱 ,足足一百万镑 ,康沃尔郡的多数家庭因此而家破人亡 ,乃尔根也不知去向。”他说道。

“不错 ,乃尔根便是家父。”

我们虽得到一点真实的事情 ,可是一个逃债的银行家和一个被鱼叉钉死在墙上的彼得·加里船长之间 ,简直是风牛马不相及。我们只好认真地听这个年轻人作进一步的解释。

“这件事主要与我父亲有关，道生那时已退休不干了。当时我还是一个刚满十岁的孩子，但这件事却使我感到羞耻和恐惧。我父亲携证券出逃的消息传得满城风雨，其时事实并非如此。我父亲相信自己有能力扭转乾坤，只要给他一些时间把证券换成现金，一切都会好起来，还清债务也不成问题。当要逮捕我父亲的传票下达之前，他便乘他的小游艇动身去了挪威。当时离别的情景还历历在目：那天晚上，他向母亲交待一些事情，列了一份他所带走的证券的清单交给母亲，并发誓要回来澄清事实，挽回自己的名誉绝会让信任他的人受到牵连。可是，万万没有想到，从此以后他便杳无音信，连同他的游艇犹如石沉大海。我母亲和我推断他一定在海上出了事，他和游艇以及所带的证券都卷入海底去了。等过了一段时间，我有一位忠实的朋友，在经商的过程中偶然在伦敦市场上发现了我父亲所带走的证券。当我们得知这一消息后，我们简直不相信这是事实。于是我便开始追查这些证券的来源，经过几个月的风风雨雨，历尽千辛万苦，我终于找到了第一个出售证券的人，他便是彼得·加里船长——这间小屋的主人。”

“对此，我做了进一步的调查。在调查中，我得知他曾掌管过一艘捕鲸船，就在我父亲渡海去挪威的同一时间，他正率船队从北冰洋返航回来。那年秋天风暴接连不断，来自南方的狂风大作。我推测我父亲的游艇被刮到北方，恰巧遇到加里船长的船。如果推测无误的话，我想了解一下我父亲的情况。无论如何，只要能从彼得·加里那里搞清证券的来龙去脉，便足以说明我父亲不曾出售过证券以及他拿走证券的目的，并不是为了自己发财。”

“我来到苏塞克斯，就在我要登门拜访这位船长之际，却传来了他被谋杀的消息。我几经周折，从验尸报告中了解了一些小屋的情况，其中报告中提到这只船的航海日志仍保存在小屋里，对此我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因为只要我翻开 1883 年 8 月在‘海上独

角兽'发生的事,我便有可能查明我父亲失踪的原因。昨天晚上我企图得到这些航海日志,因无法打开门无功而返。今天晚上不得不再来碰碰运气,门是打开了,航海日志也打到了,只可惜8月份的那部分却被撕掉了。就在我失望而归时被你们抓住了。”

“你说的都是事实吗?”霍普金问。

“是的,绝对千真万确。”他回答时,目光却不敢正视他。

“你还有另外的事要说吗?”

他低下头,略有所思。

“没有。”

“请你想清楚了,昨天晚上以前你是否来过此地?”

“没有!”

霍普金突然拿出那本作为证物的笔记本,本子的外皮上还有斑斑的血迹,第一页还写着这个人的名字,大声呵斥道:“对此,你作何解释?”

这位年轻人显得狼狈不堪,他双手捂住脸,全身抖动得厉害。

他沮丧地说:“这本子是怎么到你手里的?我也搞不清楚是什么时候丢掉的,大概是在旅馆里丢失的。”

霍普金生气地说:“行了,不要再狡辩了,有话到法庭上去说吧。请你跟我到警察局走一趟。福尔摩斯先生,非常感谢你和你的朋友们的相助。结果表明,你的到来只是徒劳,没有你,我同样会给案件画上圆满的句号,但无论如何我还是非常感谢你。在勃兰布莱特旅店已给你们预订了房间,现在就让我们一起回村子里去吧。”

第二天一早,我们便乘车回伦敦,在途中,福尔摩斯问:“华生,对这件事你有何看法?”

“能够看得出,你有些不满意。”

“喔,凭什么说我不满意,亲爱的华生?其实我很满意,只是斯坦莱·霍普金的工作方法令我难以苟同,他有点让我失望。我

原以为他有处理一些事情的能力。没想到他竟如此的不负责任。一个侦探应该从多方面侦察案情,看是否有第二种情况的出现,并做好接受这种情况的心里准备,这是一个侦探起码的要求。”

“难道此案有第二种可能性吗?”

“我也不敢肯定,不过我正顺着一条线索调查着,至于说将来会出现什么结果,我也说不清,但无论如何我都会追查下去。”

在贝克街,福尔摩斯收到了几封来信,他拆开一封信,脸上露出胜利的微笑。

“太好了!华生,第二种可能性得到了进一步的证实。请你找些电报纸,代我发两封电报,一封是:‘瑞特克利夫大街,海运公司,色的那。派三人于明早十点到。——巴斯尔。’这是我的艺名。另一封为:‘布芮斯顿区,洛得街46号,警长斯坦莱·霍普金。明日九点半来,有要事商议。不来回电。——谢洛克·福尔摩斯。’华生,这桩繁琐的案子十天来折磨得我坐立不安,现在总算可以松口气了,相信明天将会真相大白。”

那位警长很准时地到来了,荷德森太太为我们准备了丰盛的早餐,这位年轻的警长坐在桌子旁显得忘乎所以,大概是自以为办案有功的缘故。

福尔摩斯问道:“你对你的办案方法真的自信吗?”

“除此之外,我认为没有更好的解决办法。”

“以我看,案子不会就此解决。”

“福尔摩斯先生,我实在不明白您的意思。难道我办案还不够周全吗?”

“你能解释清楚事情的方方面面吗?”

“这不成问题。我对乃尔根作了深入的调查,查明就在事发的当天他就来到勃兰布莱特旅店,打着来玩高尔夫球的幌子。他为了出入方便,便在第一层订了一个房间。当天晚上他便去屋得曼李拜访彼得·加里,两人在小屋里相见后,因某事不合便争吵不

休,以至于他用鱼叉将他戳死。当时他惊恐万分,在逃跑时丢掉了笔记本。他之所以带笔记本,是因为他想把从彼得·加里那里得意到的关于各种证券的事详细记录下来。不知您是否注意到一些证券上所标出的记号?其实这里面大有文章,标记号的说明是在伦敦市场上发现并追查出来的,而大多数没有标号仍没有着落,也许仍在加里手中,从乃尔根的话中可以推测出:他非常希望收回所有的证券,记在他父亲的名下,以便偿还债务。他逃走后,因胆怯有很长时间不敢再进小屋,但他急于得到一些情况,又迫不得已潜回小屋。事情难道还不够明白了吗?”

福尔摩斯面带微笑地摇了摇头。

“你分析得很精彩,不过有一个漏洞你却沒有注意到,那就是他根本没有用鱼叉杀人的能力。你是否用鱼叉叉过动物的身体?我想是没有的,不过,亲爱的先生,这些细微事值得你去注意。我的朋友华生可以做证,我用了一早晨的时间做投掷练习。那可并非轻而易举的事,它需要臂力非常大,而且投掷准确度要高,钢叉只有投出去的非常有力,才有可能陷进墙壁里。你想想这位瘦弱的年轻人,他能投出如此高质量的一叉吗?那个在半夜和黑彼得对饮罗姆酒的人真的是他吗?两天前在窗帘前闪过的侧影真的是他的吗?不,不,霍普金,我敢断定是一个力大无比的人,我们下一步就着手找这个人。”

这位警长听了福尔摩斯的话后面色通红。他刚才的雄心壮志早就被抛到九霄云外去了。但在事情没有真相大白之前,他仍会坚守自己的阵地。

“福尔摩斯先生,既然您否认那天晚上乃尔根在场,您对笔记本作何解释呢?即使您找出种种漏洞,但我的解释也能说服陪审团。此外,您所说的那位强有力的罪犯,您能找到他吗?”

福尔摩斯非常平静地说:“当然能找到。如果不出所料的话,他就在楼梯那儿。华生,你最好把枪放到轻易拿到的地方。”他起

身把带字的纸放到旁边的桌子上 ,说道 :“一切就绪了 !”

不一会儿外面传来了粗野的说话声 ,赫德森太太立刻开了门 ,传话说有三个人要拜见巴斯尔船长。

福尔摩斯说 :“我要一个一个地会见他们。”

第一个进来的人身材矮小。样子非常可爱 ,脸色红润 ,斑白、蓬松的胡子一直连到鬓角。

福尔摩斯从衣袋中取出一封信 ,问道 :“你叫什么名字 ?”

“詹姆士·兰开斯特。”

“非常抱歉 ,兰开斯特 ,现在铺位已满员 ,请你拿上这半个金镑 ,有劳你到那个房子里等一会儿好吗 ?”

第二个进来的人个儿挺高 ,但非常瘦弱 ,留着平头 ,面颊干瘪。他名叫休·帕廷斯。他同样遭到了弃用 ,得到了半个金镑 ,到隔壁房间里等消息。

第三个进来的人样子古怪 ,头发乱糟糟的 ,蓄着长胡须 ,面带凶光 ,浓黑的眉毛向下低垂着 ,把双眼遮得严严实实 ,就像一只凶恶的哈巴狗。他先是向福尔摩斯行了一个礼 ,然后非常规矩地站到一边 ,其举止像个水手似的 ,双手摆弄着他的帽子。

福尔摩斯问道 :“你叫什么名字 ?”

“帕特里克·凯恩兹。”

“做过叉鱼手 ?”

“不错 ,先生。我随船远航过二十六次。”

“是不是在丹贝迪港 ?”

“不错 ,先生。”

“你的薪水 ?”

“月薪八镑。”

“马上随探险队出海没问题吧 ?”

“我稍微收拾点东西就行。”

“可以看一下你的证件吗 ?”

“当然可以,先生。”他从衣袋里掏出一卷揉皱了的单子递给福尔摩斯,单子上还有斑斑的油污。福尔摩斯浏览一遍又递给他,说道:

“我正需要像你这样的人,如果没问题的话,就让我们到那张桌子上签个合同吧?”

福尔摩斯紧贴着他,并把手搭在他的脖子上,说道:“一切都妥了。”

就在这时,屋里忽然传来了金属的撞击声和一声怒吼,就像受到惊吓的公牛发生的吼叫。当霍普金和我赶到时,看见两人正在地上滚打在一起。福尔摩斯虽趁其不备给他戴上了手铐,但因他力大无比,福尔摩斯仍不是他的对手,幸亏我俩及时相助。我用枪口指着他的太阳穴,他知道反抗只是徒劳,便停止挣扎。我们费了好大劲绑住他的双脚,然后喘着粗气站起身来。

谢洛克·福尔摩斯说:“真对不起,霍普金,炒鸡蛋已经凉了,害你不能尽情地享有早餐。不过现在案子已经终结了,你会吃得更滋味。”

斯坦莱·霍普金不敢相信眼前的这一切,一时惊讶得瞠目结舌。

他满脸通红,不假思索地说:“福尔摩斯先生,真不知说什么好,没想到我一直在欺骗自己。现在我真正明白老师和学生的差别。刚才我虽亲眼目睹了您的办案方法,但我仍不能理解其中的奥妙。”

福尔摩斯笑着说:“知错就好,吃一堑长一智吗,你应该吸取教训,办案不能死守一种模式。你把注意力全都放到了乃尔根身上,却不肯分心去找真正的凶手帕特里克·凯恩兹,势必导致走入死胡同。”

这时海员沙哑着嗓子为自己开脱。

“先生,你们这样对我,我也不会说什么,不过你们讲话要掌

握分寸。谋杀彼得·加里的凶手,你们说是我与我自己承认是自己存在着很大的差别。我知道你们不会相信我,认为我在胡说八道。”

福尔摩斯说:“我们完全可以相信你,不过就要看你说了。”

“我不会占用你们太多时间,而且我说的句句真实,我敢对天发誓。我知道黑彼得是个怎样的人物,当我看到他拔出刀子时,我就知道我们俩人中将有一人会死去,所以我先出手用鱼叉戳死了他。他是我杀死的,但不应是谋杀。你们要知道,黑彼得的刀同样会使我致命,与其死在他的手里,倒不如光荣地走向绞刑架。”

福尔摩斯接着问:“你到这儿来干什么?”

“说来话长,能让我坐下吗?这样讲话舒服些。这事要追询到1883年的8月,彼得·加里坦克掌管着‘海上独角兽’号,我是船上的叉鱼手。当时我们正从北冰洋返航回来,风很大,我们逆风而行。在途中,有一只被南风吹到北方来的小船向我们呼救,船上只有一个人,我们以为他的大船遇难沉没海底,他是幸运逃出来的,我们救起了他。他本打算去挪威海岸。船长和他谈了好长时间。这个人的行李只有一个铁箱子,其名字也无人问津,反正我是不知道。可就在第二天夜里他就失踪了,好像船上不曾有这个人似的。后来传言说,他被大风卷入大海里去了,至于他出了什么事,我心里非常清楚,因为我目睹了事情发生的全过程:在深夜第二班的时候,我看到他被船长绑住了双脚,扔到大海里去了。两天后,瑟特兰灯塔已隐约可见了。”

“这件事我不敢张扬,暗暗监视船长的一举一动,看他的目的何在。我们到达苏格兰时,这件事就不了了之。一个谋生人不幸死去,谁关心这种事,过了一段时间,加里便辞去船长的职务,从此杳无音信,几年后我才打探到他的住处。我认为他是为了那个

铁箱子才杀人的,我想趁机要挟他,从而得到一大笔钱。”

“我认识的一位水手曾在伦敦遇到了他,并从他那儿得知加里的住址,我便来要挟他。在第一个晚上他好话说尽,答应给我一笔钱,以免遭出海之苦。我们约定两天后来取款。两天后的晚上,我再次造访,他已喝得醉醺团的,并且对我很不礼貌。我们又喝了一些酒,回想着一些往事。他不停地喝酒,我忽然觉察到他的脸色不对劲,便防备似地寻找自己的武器,后来我的眼睛停留在挂在墙上的鱼叉上,心想一会儿也许用得着。后来他对我骂骂咧咧,眼睛凶狠狠地瞪着我,一副要杀人的样,手里拿着一把大折刀。”

他还没等把大折刀从刀鞘里拔出来时,我已经用鱼叉将他刺穿了。天啊!他大吼一声!他的面容渐渐地在我眼前模糊了。我在那里站着,全身都沾满了他的血。待了一会儿,周围静悄悄的,我再一次给自己鼓足气。我朝周围看了看,看见那个铁箱子就放在架子上,这只铁箱子是我和彼得·加里共同拥有的,所以我提着他就走开了。但是我却愚蠢地将烟丝袋丢在了桌子上。”

“现在我向你讲一件奇怪的事。我刚刚走出房间,就听到有人走了进来,我马上藏进了短树丛中。有一个贼头贼脑地走了来,进到屋子里后,就大声地叫喊,就像遇到了魔鬼似的,使出全身力气没命的逃跑了,不大一会儿就没有了踪影。那个人是谁,想做什么,我没办法说出来。至于我,走了十英里后,在顿芝威尔庇乘坐了去伦敦的火车。”

“当我打开箱子查看时,才知道里面并没放钱,只放了一些证券,但是我没有胆量去卖。我并没将黑彼得控制住,我现在呆在伦敦连一个先令都没有。我所有的只剩下学过的一些手艺。我发现有一则雇叉鱼人的广告,并且付给的工资挺多,所以我来到了海运公司,他们就将我安排到了这里。这就是事情的真实情况,我再申明一次,我杀死了黑彼得,法律应该对我的行为表示感

激 ,因为我为他们省下了一条麻绳才能捆完的那么多钱。”

福尔摩斯站起来后将烟斗点上说 :“ 讲得很明白 ,霍普金 ,我认为你立刻将这个犯人护往安全的地点。这个房子是不适于当作监房的 ,并且身材高大的帕特里克·凯恩兹先生在屋里会占据很大的空间。”

霍普金说 :“ 福尔摩斯先生 ,我真的好感激您。我的确很迟钝到目前为止还不知道您是用什么方法使犯人自己找上门来的。”

“ 这是因为从开始的时候我就正确地掌握了案件的情况。如果我一开始就知道那本笔记本的存在 ,我也会被误导到其他地方 ,会和你当时的想法一致的。但是从我听到的全都集中到一点上 :力量大得使人惊奇使用鱼叉时的灵活劲儿 ,罗姆酒 ,用海豹皮制成的烟口袋 ,这些情况都让人联想到有一个做过捕过鲸鱼的海员 ,我相信在烟丝袋上留有字首的“ P、C ” ,只是一种巧合 ,而不是彼得·加里 ,原因是他不大爱吸烟 ,并且在他的屋里也没有发现烟斗。你还记得吧 ,我向你问过屋内有没有威士忌和白兰地 ,你说有。从这点上我想判断出不出海的人在能弄到这些酒的时候是不会喝罗姆酒的 ,所以我肯定这个杀人犯是名海员。”

“ 您是怎么找到他的呢 ?”

“ 亲爱的朋友 ,这是个十分简单的问题。假如是个海员的话 ,肯定是‘海上独角兽’号上的海员。因为我知道 ,彼得·加里并没有上过其他的船员。我给丹迪拍了份电报 ,我在三天后就查明了 1883 年‘海上独角兽’号上的所有海员的名字 ,我发现了一个名叫帕特里克·凯恩兹的叉鱼手的人 ,我的侦破工作就要结束了 ,我猜想他也许在伦敦 ,而且要离开英国一段时间。所以我就在伦敦东区呆了几天 ,并且安排了一支北冰洋探险队 ,登了一则广告寻找叉鱼手 ,在巴斯尔船长手下工作——就这样得到了结论 !”

霍普金叫道 :“ 好办法 !真是好办法 !”

福尔摩斯说 :“ 你要赶快将乃尔根放出来。我认为你应该向

他道歉。一定要把铁箱子还给他本人 ,至于彼得·加里卖出去的证券是弄不回来的了。霍普金 ,你用的外面的出租车将这个人带走。假如你需要我出庭审理的话 ,我和华生的住址是在挪威的某个地方——我会在以后写给你详细的地址。”

波希米亚丑闻

国王造访

谢洛克·福尔摩斯一直这样称呼艾琳·艾德勒——那位女人，我几乎是没听到他改换过这种称呼。在他看来，她不仅品貌出众，而且才气横溢，其他所有的女人都无法与她相提并论。当然，这也并不是说，他对艾琳·艾德勒情有独钟产生了一种超乎寻常的爱恋之意，因为他追求理性，强调逻辑，沉着又冷静，严谨而又古板，一切情感性的东西，特别是爱情，似乎与他无缘。他简直就是一台举世无双，富于严密的逻辑性和高度洞察力的精密仪器。然而一谈及爱情，他往往会把自己搞得一团糟，他从来都带着一种讥讽和嘲弄的口吻对别人说话，哪里懂得去讲一些缠缠绵绵、温柔体贴的话语！尽管观察家把这些绵绵情话当作了揭示人们动机和行为的最好东西，从而极力推崇，但对一个理论家来说，一旦这种情感侵入了他逻辑性极强的大脑，他的推理就会受到影响，而他的全部智力成果也将受到猜疑。这种情感的扰乱作用，甚于在精密仪器投入砂粒，甚于高倍放大镜镜头产生裂纹。然而在他日渐模糊的记忆中，却始终有一个女人，这就是已故的艾琳·艾德勒。

自从结婚以后，我就很少和福尔摩斯碰面。刚刚开始的家庭幸福以及第一次成为一家之主的那份荣耀，已将我牢牢地拴住。可是福尔摩斯依然是放荡不羁，我行我素，他将自己置身于繁缛的礼节之外，在贝克街的那所房子里苦读诗书。他一段时间服用

可卡因,使自己处于懵懵懂懂的状态;一段时间则精力旺盛、干劲十足。和通常一样,他仍潜心于各种案例分析。当然,这些案例都是警察局因无力解决而放弃了的,但他以其卓绝的才能不断地解开谜底。和其他诸者一样,我不时的听到他的一些情况,如被召到敖德萨办理特雷波夫暗杀案,侦破亨可马里奇特的阿特金森兄弟的惨案;巧妙地完成荷兰皇家使命等,这些情况我也只是从报纸上得知的,除此之外,我的这位伙伴的其他情况,我就知道的很少了。

那天晚上——1888年3月20日的晚上——我出诊归来(此时我已重操旧业)路过贝克街。在看到那房子的大门时,我不由自主地想进去看看,了解一下他正在忙碌着什么。因为在我的心目中,那座大门与“血案研究”的神秘事件总是存在着某种关联。他的几间屋子灯火通明,窗帘上映出了他又瘦又高的影子。他低垂着头,两手紧握在背后,不停地在屋里踱来踱去。看来,他又在工作了。我熟悉他的各种状态和生活习惯,只有在他专心思索的时候,才会有那样的姿态和举止,他一定是刚从药物的麻醉中苏醒过来,马上转入了对新问题的探索。我按了一下门铃,被带到了我曾经住过的那间屋子。

看得出来,他见到我时还是高兴的,虽然他表现得没有以往那份热情,他沉默不语,但看起来很随和。他指着一张扶手椅暗示我坐下,又扔过了一盒雪茄烟,并指了指角落里的酒精瓶和小型煤气灶。他站在壁炉前看着我,一脸审慎又严肃的神态。

“你婚后的生活不错,”他说,“华生,你比上次我们见面时重了七磅半。”

“七磅。”我回答到。

“噢!我想是七磅多,多一点儿。据我观察,你又重操旧业,去给人看病了吧!不过,你没告诉过我,你打算继续干的。”

“你怎么知道我又给人看病了!”

“这是我观察出来的，推断出来的。我还知道，你最近经常挨淋，而且雇佣了一位笨手笨脚的佣人。”

“亲爱的福尔摩斯，”我惊叹道，“你实在是太厉害了。如果你活在几个世纪以前，肯定会因为知道得太多而被处以火刑了。不错，星期四我徒步下过乡，回来时淋了雨。可是，已经过去好几天，我也换了衣服，真不知道，你是怎么看出来的。至于那个女佣人——玛丽·珍实在是拿她没办法，我妻子已把她打发走了。我想知道，你到底是如何推断出来的。”

他来回搓着他细长的手，暗自发笑。

“这很简单，”他说，“我注意到了你左脚那只鞋的里侧，也就是炉火刚照到的地方，皮面上留下了六道裂痕。显然，有人想去掉沾在鞋跟的泥，顺着鞋跟刮泥时不小心弄上的。所以我就可以这样推测，你外出时碰到过糟糕的天气，而你的女佣人，没有经验，顾此失彼，将你的皮鞋损坏。至于你的重操旧业嘛，首先，你一进来，我就闻到了碘的气味，你的右手指上留有硝酸银的黑色斑点，还有，你礼帽的右侧稍稍鼓起，说明你曾经藏过听诊器。如果看到这些迹象，我还不能断言，则刚刚给人看过病，我岂不是太愚蠢了吗？”

他的观察、解释、推理完全是无懈可击，我不禁笑了起来，“事情好像一进入你的脑袋，”就显得那么简单，几乎到了令人发笑的程度，甚至感觉我也可以做这样的推理。虽然在你解释之前，我总是搞不清你的下一步情况，但我还是认为，我的眼力未必差过你。

“的确如此，”他全身倚靠在扶手椅子，慢悠悠地点起了一支雪茄，“看与观察不是一回事，你应该了解它们的区别，你一直都在看，但你不是在观察。比方说，你常看到从下面大厅到这间屋子的楼梯吧？”

“当然。”

“你看过多少遍了？”

“让我想想，少说也几百次了吧。”

“好！那我想知道，它有多少梯级。”

“多少梯级？这我不清楚。”

“这就中啦！正如我刚刚所指出的，你没有观察，而只是看。但我不仅是看了，而且是观察了，所以，我知道共有十七梯级。顺便说一句，看起来你对这些小问题很感兴趣，又喜欢总结我的一两个小经验，也许你会对这个东西感兴趣的，”他边说边把桌子上的粉红色厚纸条扔了过来。“这是邮差刚送到的，你不妨大声念一下。”

便条上没有落款，也没有日期。便条写到：

某君今晚七时三刻登门造访，实因有重要之事与阁下商讨。阁下最近效力欧洲王室，不辱使命，委托阁下承办大事，万无一失。如此传述，风行四方，吾等尽知。望阁下勿外出。来客若戴面具，望毋见怪。

“这事儿确实有点儿古怪，”我说，“你认为这意味着什么呢？”

“目前还没有足够的证据。在没有确凿的事实之前就妄加猜测，这是大错而特错的。有些人往往以事实去套用理论，而不是以理论来推测事实。现在根据这张便条，看看你能做些怎样的推断？”

我从头到尾检查了一下这张纸和上面的笔迹。

“这便条多半是出自于一富人之手，”我尽力模仿着我的伙伴，边思忖边说。“这种纸质地结实，特别耐用，半个克朗恐怕也买不到一叠。”

“特别——正是这词儿，”福尔摩斯说，“这纸压根儿不是英国造的。你朝亮处举起来看看。”

我把便条朝亮处举了起来，发现纹理中交错印有一个大“E”、一个小“g”、一个“P”、一个“G”及一个小“t”。

“你明白它的含义吗？”福尔摩斯问道。

“应该是制造者的名字——更确切地说——是制造者名字的某些字母。”

“不，不，完全不是这样。‘G’和‘t’代表的是德文公司‘Geseuschaft’一词，正如‘Go’这个常用的缩写词。‘P’，显然代表的是‘Paper’（纸）。至于‘Eg’嘛！我们不妨看一下《大陆地名词典》。”他边说边从书架上取出了一本厚厚的棕色书皮的书。“E-glow，Eglonitz——噢！在这儿Egria。它属于讲德语的地区，在离卡尔斯巴德不远的波希米亚。‘以瓦伦斯坦率于此地而闻名于世，亦因数不胜数的玻璃厂和造纸厂而著称。’老兄，对此有何高见？”他洋洋自得地向空中喷出一大口烟雾，眼睛则释放着一种犀利的眼神。

“这种纸产于波希米亚。”

“对极了。这是一个德国人写的。你看看这句话‘如此传述，风行四方，吾等尽知’，它的句子结构特殊，法国人或是俄国人都不会这样用的，唯独在德语中才有这种句式。因此当务之急是弄清楚这位用波希米亚纸写字、戴着面具以掩盖身份的德国人的底细。——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他来了。马上，我们可以了解一切。”

就在这时，外面响起了渐渐清晰的马蹄声和车轮摩擦路面的轧轧声，接着门铃被猛烈地一连按了几下。福尔摩斯呼了一口气。

“听起来是两匹马，”他说。“是的，”他朝窗外望了一眼，“一辆漂亮的小马车和两匹骏马，每匹马值得一百五十几尼。华生，没什么特殊情况的话，这个案子可带给我们不少的好处。”

“我想我该告辞了，福尔摩斯。”

“不,不,医生,你留下来。你知道的,我也需要自己的包斯威尔。错过这个有趣的案子,你不觉得很遗憾吗?”

“但,你的委托人……”

“不要理会他。也许我们都需要你的帮助。他上来了。你就只管坐在那张扶手椅上,仔仔细细地观察我们吧!”

一阵沉重的脚步声,缓慢地上了楼梯,到了过道,然后在门口戛然而止。接着,又响起了叩门声,响亮又急切。

“请进。”福尔摩斯说。

走进来的是一位先生。他身高远不止六英尺六英寸,长得虎背熊腰,四肢粗壮有力。他穿着一身华丽的服饰。在英国,这样的装束,看起来有点俗气。双排纽扣的上衣袖子和前襟开叉处都嵌着羔皮镶边,深蓝色的外衣用暗红色的丝绸作衬里,领口别着饰针,钢针上嵌着一颗火焰形的绿宝石。脚上穿着一双高筒皮靴,靴口上镶着深棕色皮毛。这一切更使他显得奢侈华丽。他手里拿着一顶宽边帽,脸上戴着一只盖过颧骨的黑色面具。很明显,他刚刚整理过面具,因为他进来时,手还停在面具上。从脸的下半部看,他厚厚的嘴唇下垂着,下巴又长又直。看起来,他为人性格坚强,果断干练而又近乎顽固。

“看到我的便条了吗?”他操着一口浓重的德语腔,声音沙哑而又深沉,“我说过,有人会来拜访的。”他看了看福尔摩斯,又看了看我,好像在思量这些话该对谁说。

“请坐,”福尔摩斯说,“这是我的伙伴——华生医生,他常常是我办案的得力助手。请问,阁下怎么称呼?”

“我是一位来自波希米亚的贵族,你可以称呼我冯·克拉姆伯爵。这位先生——你的伙伴,我想,是位谨慎的令人尊敬的人,我可以把至关重要的事交付于他。否则的话,我想我们还是单独谈吧!”

我起身要走,福尔摩斯一把抓住了我,把我按在了那把扶手

椅上。“您要谈就跟我们两人谈，不然就别谈，”他说，“在他面前，您不必顾忌什么。”

那位伯爵耸了耸肩，“那我有言在先，两年之内二位务必对此事绝对保密，两年以后，这就无关紧要了。毫不夸张地说，这件事有可能影响到整个欧洲的历史进程。”

“我可以发誓。”福尔摩斯答道。

“我也一样。”

“至于面具，请二位不要放在心上，”那位伯爵继续说道，“派我来的人不希望挑明他的真实身份，因此，我不否认，冯·克拉姆伯爵不是我的真名。”

“看得出来。”福尔摩斯冷冰冰地说。

“事情非常棘手。因此必须采取一切可行措施平息事端，以防其发展成为大丑闻，使欧洲王室蒙羞。照直说吧！此事甚至涉及到伟大的奥姆斯坦家族，也就是波希米亚世袭国王。”

“这我知道。”福尔摩斯喃喃地说道，然后慢腾腾地坐在扶手椅上，闭上了双眼。

我们的来客一脸吃惊的样子，显然，他未曾料到福尔摩斯以这样一副无精打采的样子来接待他。在他的心目中，福尔摩斯被刻画成了欧洲最卓越的推理家和侦探。如今始料不及的冷场似乎弄得他手足无措了。福尔摩斯洋洋不睬地张开双眼，膘了一眼这位身材魁梧的委托人。

“如果陛下肯屈尊详述案情，”他说，“我定会效犬马之劳。”

来客猛得站了起来，在房间里踱来踱去，激动得有些无法控制。突然，他一把撕下了面具，绝望地扔在了地上，“不错，你说的不错，”他喊道，“我就是国王，看来，我不可能再隐瞒下去了。”

“噢！果真如此吗？”福尔摩斯低声说道，“陛下尚未言明前，我就知道，我的委托人就是卡斯尔—费尔施泰因大公、波希米亚的世袭国王，威廉·戈特赖希·西吉斯蒙德·冯·奥姆施泰因。”

“但你能体谅，”来客又坐了下来，用手摸着 he 白白的突出的前额说道，“你能体谅，除非万不得已，我是不会亲自出面处理这件事的。但事情的确是棘手，我只能将它托付于一位神探而听其摆布。我隐匿身份从布拉格远道而来，就是想听听您的高见。”

“请说。”福尔摩斯说着又闭上了眼睛。

“简而言之，是这么一回事：大约五年前，我到华沙进行长期访问。在那里，认识了远近闻名的女冒险家艾琳·艾德勒。这个名字你一定是很熟悉的。”

“医生，翻翻我的资料索引，查一下这个人，”福尔摩斯喃喃地说着，依然紧闭着双眼。长期以来，他一直把有关的人和事的材料分门别类地作上标记以备查用。因此，要查出一个他不能马上提供情况的人或事，可不是件容易的事。对于此案，我最终查找到了关于她个人经历的资料。它夹在两位显赫人物的历史材料中间，一位是犹太法学博士，一位是发表过关于深海鱼类专题论文的参谋官。

“让我看看，”福尔摩斯说，“嗯！1858 年出生在新泽西州。女低音歌手——嗯！意大利歌剧院——嗯！华沙帝国歌剧院首屈一指的女歌手——噢！退出歌剧舞台——哈！定居伦敦——确实如此！据我分析，陛下与这位女人曾有瓜葛，给她写过几封可能对陛下不利的信，因此急于收回那些信。”

“千真万确，可是，如何……”

“陛下跟她私下结过婚吗？”

“没有。”

“有婚约吗？”

“没有。”

“这就奇怪了，陛下。如果她要利用手上的信件进行讹诈或实现其他目的，她何以证明那些信件出自于陛下之手？”

“有我的笔迹。”

“模仿的。”

“我的专用信笺。”

“偷的。”

“我自己的印章。”

“仿造的。”

“我的相片。”

“买的。”

“我跟她的合影。”

“噢！上帝哟！这下糟透了，陛下确实是太不谨慎了。”

“我当时简直是疯了——愚蠢至极。”

“您对自己已造成了严重的伤害。”

“可我当时只是储君，我还年轻哪！即使是现在，我也不过三十岁。”

“那就应该想方设法把照片拿回来。”

“所有的办法都试过了，但都失败了。”

“陛下大可以出高价，买回那张相片。”

“她绝对不会卖的。”

“那就把它偷回来。”

“我已经前后试过五次了。我两次雇人翻遍了她的房子，又在她旅行时偷换行李，还有两次对她拦路抢劫。然而，一点儿线索也没有。”

“这件事完全不足挂齿。”福尔摩斯笑着说道。

“但对我来说，它却至关重要。”国王用责备的口吻回敬了他一句。

“至关重要，那她到底要拿那张相片干什么？”

“把我搞垮。”

“怎么搞垮？”

“我马上要结婚了。”

“这消息早就传出来了。”

“斯堪的纳维亚国王将他的二公主克洛蒂尔德·洛特曼·冯·札克斯迈宁根指配给了我。他们历代家规严明,二公主又是一个极为细心和敏感的人。如若我的行为令她起半点疑心,她是无论如何也不会跟我成婚的。”

“这与艾琳·艾德勒有什么关系吗?”

“当然有。她扬言要把相片交给二公主。我了解她,她既然那样说了,就一定会那样做。她虽然外表温柔美丽,内心却是钢铁般的坚毅。只要我跟别人结婚,她会孤注一掷,什么事都做得出来。”

“那您肯定照片还在她手上吗?”

“当然。”

“何以见得?”

“她说过,要在我们订婚那天——也就是下周一,把照片交给公主的。”

“下星期一,那我们还剩三天时间,”福尔摩斯打了个呵欠,慢悠悠地说道,“我们还算走运,不过目前我还得先调查一下几桩重要的事情。当然,您暂时只能住在伦敦了!”

“好!我住在兰厄姆旅馆,用的是冯·克拉姆伯爵的名字。”

“我会给您写信,告知我们的进展情况。”

“我万分焦急,有什么消息一定尽快告知。”

“那么,陛下,钱的事?”

“你大可以自行处理。”

“自行处理?”

“不妨直说,我甚至愿意拿出我的一个省来换取那张相片。”

“不过,眼下的费用呢?”

国王从他的外衣下面拿出一个沉甸甸的羚羊皮袋。“这是三百镑金币和七百镑纸币,先拿去用。”

福尔摩斯从笔记本上撕下了一页纸 ,草草地写了收条 ,然后递给了他。

“那位小姐的住址呢 ?”

“圣约翰住德·塞彭泰恩大街 ,布里翁尼宅第。”

“还得请教一个问题 ,”福尔摩斯边写边说 ,“相片是多少英寸的 ?”

“六英寸。”

“好 !陛下 ,祝您晚安。请您静候佳音。华生 ,晚安。”他接着对我说 ,眼睛盯着正驶向街心的皇家马车 ,随即目光又投向了 ,“如果你有兴趣 ,明天下三点钟过来。”

合影下落

第二天 ,我准时到了贝克街 ,福尔摩斯却不在房里。女房东告诉我 ,他从早上八点钟就出去了 ,一直没有回来。但我还是决定 ,留下来等他。我坐在了壁炉旁 ,思索起了这件案子。虽然它没有一两件案子那样残忍和令人惊愕的事实 ,但它的性质以及它所涉及的人物 ,又使它别具特色。在处理其他性质的案件中 ,我的朋友总是表现地既果敢又敏锐 ,他总是以他无懈可击的推理拨开层层迷雾 ,最终解开谜底。他战无不胜 ,对此我已是习以为常。甚至在我的脑海里 ,时常都冒出这样的想法 :他注定永远是个胜利者。

四点钟左右 ,一个醉醺醺的马夫闯了进来。他衣衫褴褛 ,蓬头垢面 ,留着络腮胡须 ,看起来脏兮兮的。尽管他的化装术 ,我已是司空见惯 ,但我还是瞅了不下十几遍 ,才确定是他。他向我点了点头 ,算是打了招呼 ,然后转身进了臣室。一会儿工夫 ,他风度翩翩地走到了我面前 ,和往常一样 ,他身着那件花呢衣服 ,两手插进衣袋 ,显得又得体又高贵 ,与几分钟之前的他 ,完完全全是判若

两人。他全身舒展地坐在了壁炉旁边的一把椅子上 ,不禁开怀大笑。

“原来如此。”他喊道 ,突然呛了一下 ,接着又是一阵大笑 ,直到笑得四肢无力 ,瘫坐在椅子上。

“怎么回事 ?”

“真是滑稽。我想你猜不出来这大半天 ,我在忙什么 ,也猜不出来我有什么收获。”

“也许你在跟踪艾琳·艾德勒小姐 ,而且还到过她的住处。”

“确实如此。但结局却令人兴奋。我想我很乐意把它告诉你。上午八点过一点我就离开了这里 ,把自己装扮成了一个失业的马夫。马夫中间存在着一种不可言表的同情和默契 ,你如果加入到他们中间 ,便可以从他们那儿得到一切相关信息了。就这样 ,我探听到了布里翁尼宅第 ,并迅速地赶到了那儿。它正对着马路是座别致的两层楼别墅。门上挂着洽伯锁。右边是富丽堂皇的起居室 ,窗户又高又大 ,几乎贴近了地面 ,而上面的窗门 ,却是简易的连小孩儿都打得开的那种。惟一引人注目的是 ,马车房的房顶与过道的窗户齐高。我又反反复复地观察了那座别墅 ,并没有发现什么奇特之处。”

“接着 ,我沿街闲逛 ,果然 ,在靠花园墙的小巷里 ,发现了一排马房。我走进去 ,帮助那些马夫梳洗马匹。他们很感激 ,给了我两个便士、一杯混合酒、满满两烟斗烟丝作为酬劳 ,还提供了一些非常有价值的 ,关于艾德勒小姐的情况。当然 ,他们给我讲述的不止她一个 ,关于附近其他几个人的情况 ,他们也是津津乐道 ,不过我是毫无兴趣 ,但又不得不耐着性子听下去。”

“艾琳·艾德勒最近有什么情况 ?”我问道。

“噢 ! 她几乎是迷倒了那一带的所有男人。在塞彭泰恩大街的马房 ,每个人都称 ,她是世界上最靓丽的女人。她过着与世无争的生活。早上五点钟出去参加音乐会 ,七点钟便回家进晚餐。

除了参加音乐会,她几乎是足不出户。她交往的人不多,很少有人来登门拜访,倒是一个男人除外,只有他天天在这里进进出出的。他叫戈弗雷·诺顿,住在坦普尔,长得英俊魁梧,皮肤黝黑。据那些马夫讲,他跟艾德勒小姐的关系可不一般。你知道的,那些马夫经常赶车送他回家,对他的事了如指掌。听完他们的讲述后,我又在塞彭泰恩大街上漫步,脑子里却在盘算着我的下一步计划。”

“显而易见,这个戈弗雷·诺顿是这件案子的重要人物。情况却有点糟,他是一位职业律师。我一直在想,他为什么不断地出入这里,他和她又是什么关系。他是她聘请的律师,是她的普通朋友,还是她的情人?如果他是应聘来的,那么照片可能已经在他手上,如果他是她的情人,那么他完全可能对此事一无所知。只有先弄清楚这个问题,我才可以决定是继续监视布里翁尼宅第呢,还是转移重心,去调查那位先生的府第。这是问题的症结所在,我必须谨慎从事,因而这也将扩大我的工作范围。你会不会已经对我所描述的细枝末节感到无聊,不过,如果你想多了解一些的话,我会继续讲给你我所遇到的一些小麻烦。”

“我一直在洗耳恭听呢!”我回答道。

“正当我徘徊在街上,反复斟酌的时候,一辆双轮马车停在了布里翁尼府第门前,从上面跳下了一位年轻男子。他皮肤黝黑,鹰钩鼻子,蓄着小胡子,英俊潇洒,看起来蛮有绅士风度——很明显,他就是我刚刚提起的那个人。他匆匆忙忙地向屋里跑去,又突然转过头来,吩咐车夫一定要等他。女仆替他打开了门,他擦肩而过,俨然是一副主人的姿态。

“他走进了起居室,因为从起居室的窗户上,我大体上看出了他的轮廓。他一会儿踱来踱去,一会儿又停下来挥舞着双臂,似乎在兴奋地谈论着什么。但是艾德勒小姐,我是什么都没看见。大约过了半个小时,他兴冲冲地跑了出来,显得比刚才更急切。

他迅速地登上了马车,低头看了看口袋里的金表,然后喊道:‘快点!快点!先去摄政街格罗斯·汉基旅馆,然后再赶到埃奇丰尔路圣莫尼卡教堂。要是二十分钟内能赶到的话,你就可以拿走半个几尼的赏钱。’

“他们飞驰而过。正当我在考虑是不是跟上那辆马车的时候,小巷里又奔出了一辆小巧的四轮马车。车夫的扣子半系半开,领带也歪在一边,马背上的金属箍头都从带扣中脱了出来。马车还没停稳,艾德勒小姐便匆匆忙忙地冲进了车厢。我扫了她一眼间,然而就是那一瞬间,我已经看出她的花容月貌,的确称得上是国色天香。

“‘约翰,去圣莫尼卡教堂,’她喊道,‘如果二十分钟以内你能赶到那里,我可以赏你半镑金币。’”

“华生,你知道的,这可是千载难逢的机会。正当我在犹豫不决,是追赶前辆呢,还是尾随在这辆后面的时候,一辆出租马车走了过来。赶车人还来不及对那可怜的车费大发牢骚,我已捷足先登,在马车里坐下了。‘圣莫尼卡教堂’我说,‘能在二十分钟内赶到的话,我赏你半镑金币。’当时已是十一点三十五分,一切都很明了,事情将怎样发生。

“马车以我从未感受过速度飞驰而去。哪知,两辆马车早已停在那儿了。两匹马已经累得气喘吁吁,嘴里、鼻子里不断地呼出着热气。我打发了车夫,急急地奔向教堂。那里只有三个人——他,她,还有一位身着白色法衣,嘴里念念有词的牧师。他们围成一圈,站在圣坛前。我尽力装扮成无业游民的样子,无所适事地沿着两旁通道走过去。忽然,他们一齐转过脸来,紧紧地盯着我,戈弗雷·诺顿则向我冲了过来。

“‘上帝保佑!’他喊叫着说,‘还好有你在,快来!快来!’

“‘来做什么?’我有点儿莫名其妙。

“‘来,来,只耽误你三分钟时间,否则就不合法了。’

“就这样 ,我被拖上了圣坛。在我镇静下来 ,搞清楚身在何处前 ,我发现我已在机械似地对耳边的低语作答 ,对毫不知情的事作证。大体的意思是让未婚女子艾琳·艾德勒和单身汉戈弗雷·诺顿结合在一起。所有这一切 ,果然用了不到三分钟的时间。接着 ,三个人频频向我致谢。一想到这件事 ,我就情不自禁地捧腹大笑 ,我从来都没有遇到过如此荒唐滑稽的事儿。看起来 ,他们的结婚证明过于草率 ,牧师在没有证婚人的情况下 ,拒绝受理此事 ,好在我匆忙赶到 ,情急之下当了他们的见证人 ,使新郎不必再跑出去请回一位宾相。新娘赏了我一镑金币以示感激。我准备把它系在表链上 ,以纪念这次奇遇。

“事情的发展真是不可想象 ,”我说道 ,“那接着呢 ?”

“我想我的计划是碰上大麻烦了。他们结了婚 ,很可能马上就离开这里 ,我只能尽快采取行动了。我看着他们在教学门口分手 ,各回各的住处。‘五点钟我照旧坐车去公园 ,’她就说了这么一句话。我也离开了教堂 ,并去做了一些准备工作。”

“什么准备工作 ?”

“买了一些卤牛肉和一杯啤酒 ,”他按了一下电铃 ,继续说 ,“从早上开始 ,我就一直忙个不停 ,哪里顾得上吃饭 ,不过 ,今天晚上我可能更忙。我想 ,医生 ,我会需要你的帮忙。”

“没问题。”

“你不怕犯法吗 ?”

“一点都不怕。”

“那万一被警察抓到了呢 ?”

“为了那伟大的目标 ,我不在乎 !”

“的确是伟大无比了。”

“这么说 ,我们又可合作了 !”

“本来你就是我的得力助手嘛 !”

“那究竟该怎么办 ?”

“马上就说给你听 现在,”他转向特纳太太端来的简单食品,迫不及待地送进了嘴里,说道,“只能边吃边谈了,我们时间有限,现在快五点了,两个钟头之内我们必须赶到布里翁宅第。艾琳小姐,噢!不,应该是诺顿夫人,七点钟时会回来,我们须在那时在她的府第恭候她。”

“接着呢?”

“接下来的戏就由我来唱了。我已将有关事宜,做了部署。不过,有一点我想言明,无论发生什么情况,你都不要管。”

“什么都不管吗?”

“正是如此。其中可能会有些小事件,你千万不能卷入进去,因为只要我被送进屋子,一切都将烟消云散。几分钟之后,起居室的窗户将会被打开,你就躲到窗户底下,一直守候着。”

“好!”

“你务必要一直盯着我,我会想方设法让你看到我的。”

“是!”

“当你看到我举手的时候——就像这样——你就把我给你准备的東西扔进屋里,同时,大声喊‘起火了’。你明白了吗?”

“明白!”

“这其实很容易,”他边说边从口袋里掏出了一只长长的雪茄烟形状的卷筒,“这是一只管子工用的普通烟火筒,两头都有盖子,可以自动燃起来。你就专门负责这东西。你一喊‘起火了’,必定会有很多人跑来救火,你就趁着人多眼杂的当儿,跑到街的那头,十分钟之内我也会赶到那里。我想,你应该明白我的意思了吧!”

“首先,我应该置身事外,然后,靠近窗户,盯着你,接着,看到你的手势,把东西扔进屋里,再大声喊起火了,最后,就离开现场,跑到街那头等你。”

“一点儿不错。”

“那你就尽管放心好了。”

“太好了。不过 ,我想 ,我自己得先去准备一下了。”

他转身进了卧室。几分钟之后 ,他走了出来 ,不过此时的他 ,已是一个慈眉善目的新牧师了。他戴了一顶宽大的黑帽 ,打着白色的领带 ,下身穿着一条松松垮垮的裤子。再看他的神态 ,他满脸都充溢着善意的微笑 ,眼睛里流露出的也是同情与仁慈。如此的神态 ,如此的装束 ,惟有约翰·里尔先生可与之相提并论。福尔摩斯的化装术 ,改变的不仅仅是服饰 ,还有举止、表情 ,甚至灵魂 ,似乎整个人都发生了彻头彻尾的改变。当他潜心于案例 ,成为一名侦探的时候 ,可以说 ,这是演艺界 ,也是科学界的一大损失——舞台上失去了一位出色的演员 ,讲坛上缺少了一位严密的逻辑家。

六点一刻 ,我们离开了贝克街。到达塞彭泰恩大街时 ,已是黄昏时分 ,差十分钟七点。我们漫步在布里翁尼宅第外 ,等待着主人的归来 ,恰在这时 ,灯亮了。这幢公寓正如我所想象的 ,只不过它的地点没有我料想的那般僻静。相对于不远处的一条幽静的小街而言 ,这里既喧哗又热闹。一群衣衫褴褛 ,嘴里叼着烟的人在一边说说笑笑。另一边站着九个衣着入时 ,夹着雪茄烟的年轻人 ,还有一个磨剪子的 ,他脚踏磨轮 ,不停地干着 ;再有就是两个警卫 ,正在同小保姆调情嬉笑。

“你瞧 ,”福尔摩斯边漫步边分析说 ,“他们结了婚 ,倒使这件事好办多了。她一方面得防备着国王派去的人 ,另一方面又不能让戈弗雷·诺顿看见 ,就像国王不想让公主见到照片一样。不过 ,眼下最关键的还是 ,到哪里才找得到那张相片。”

“是啊 !到哪里找啊 ?”

“她不可能随身携带。首先 ,那张相片 ,有六英寸大 ,很难不露痕迹地藏在女人的衣服里。其次 ,国王不止一次地拦劫和搜查 ,她也必定有所警觉 ,断然不会再带在身边。”

“那么 ,她有可能放哪儿呢 ?”

“有两种可能 :一是在银行里 ,二是在律师手上。不过这两种可能性都不大。女人生来讳莫如深 ,她们惟一信得过的人就是自己 ,那么一张秘密的相片 ,她怎么可能交给别人去保管呢 ?当然 ,她未必知道这样做会给一位职业人士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值得一提的是 ,她曾宣称几天之内就要利用这相片了 ,因而可以推测 ,相片在她的房子里 ,而且在她随时可以拿到的地方。”

“可是房子已经被搜查过两次了。”

“你想 ,别人精心设计的秘密之处 ,他们怎么找得到 ?”

“但你不是也同样没办法找到吗 ?”

“我不去找。”

“那你要怎么做 ?”

“我要让她亲自把照片拿出来。”

“这怎么可能呢 ?”

“她只能那样做。我听到车轮声了。她回来了。一定按我说的去做。”

“一辆开着车灯的马车从街道那头驶了过来。这是一辆小巧别致的四轮马车 ,驶到布里翁尼宅第门前的时候 ,它缓缓地停了下来。这时 ,一个流浪汉从街道拐角处窜出 ,冲向了马车门 ,却不料被另一个角落里窜出的流浪汉挤在了一边。他们都想抢先打开车门 ,讨个铜板 ,因此争执了起来。两个警卫和那个磨剪子的纷纷围了上来 ,前者站到了一个流浪汉一边 ,后者站到了另一个流浪汉一边 ,他们跟着起哄 ,争吵越来越激烈了。终于有人按捺不住 ,大打出手。刚好下车的诺顿夫人不幸被卷进了抱打在一起的一堆人的中间。他们时时拳打脚踢 ,时时挥舞着棍棒 ,打得面红耳赤。这时 ,福尔摩斯猛地冲入了人群 ,挤到了那位夫人身边。但是 ,眨眼工夫 ,他大喊了一声 ,倒在地上 ,满脸都是血迹。见到有人受伤倒地 ,众人一哄而散。两个警卫一起拔脚溜走 ,那些流

浪汉则向另一个方向逃遁而去。这时,一些衣饰整齐、仅仅在一旁围看的人挤了上来,看看这位夫人和那受伤的先生。艾琳·艾德勒——我还是习惯这样称呼她——慌慌张张地跑上了台阶。上到最后一层台阶时,她停住了,在灯光的映衬下,她显得更加楚楚动人。她回过头朝底下的人问道,“那位可怜的先生怎么样了!”

“他死了。”几个人一齐喊道。

“没有,没有,他还没死,”另一个人高声喊着,“不过不等你们把他送到医院,他就会死去了。”

“他很勇敢,”一个女人说道,“如果没有他,夫人的钱包、首饰肯定会被洗劫一空。刚刚那些人是一伙的,他们事先串通好了的。噢!上帝,看,他现在能呼吸了。”

“不能让他就躺在这儿。夫人,借用一下您的屋子可以吗?”

“当然当然。起居室里有一张舒服的沙发把他抬到那儿去吧!请随我来!”

大家小心翼翼地把福尔摩斯抬进了布里悉尼宅第,安置在了起居室的沙发上。我赶紧走近了窗户,注视着里面发生的事情。屋里灯光通明,没有拉窗帘,所以福尔摩斯是如何被安置的,我看得一清二楚。我不知道他当时是何种感受,总之当时我内心充满了愧疚。看到那位绝代佳人那样细致入微地照顾他,而他和我却在想方设法算计她,我突然想就此罢手,当然,这会使福尔摩斯的整个计划功亏一篑。我咬了咬牙,把烟火筒从外套里取出攥在手里。毕竟,我们不是存心伤害她,只不过是阻止她害别人罢了。

福尔摩斯倚在那张沙发上,看起来像透不过气的样子,女仆见状,匆忙走过来把窗户打开了。就在那一瞬间,福尔摩斯把手举了起来。一见这个信号,我立刻把烟火筒丢了进去,同声大声喊道:“起火了!起火了!”喊声刚落,外面已是人头攒动,穿着入时的,衣衫褴褛的,有绅士,马夫,女仆,他们也一齐尖叫起来,“起火了!”一时,起居室里浓烟滚滚,并从打开的窗户那儿不断地涌

出去。人们手忙脚乱 ,争先恐后地往门口那挤。过了片刻 ,福尔摩斯发出了一种声音 ,那是在告诉人们 ,刚刚的事儿只不过是虚惊一场。人群中又是一阵骚动 ,借着这个机会 ,我迅速逃离了人群 ,来到街道的那一头。过了不到十分钟的时间 ,福尔摩斯赶到了 ,他拉着我静悄悄地离开了混乱的现场。他一直沉默不语 ,步履匆匆 ,直到转到埃奇韦尔路的一条僻静街道时 ,他才开口说话 ,“医生 ,干得不错 ,真的很不错 ,计划成功了。”

“你得到相片了 !”

“不 ,但我知道她藏在什么地方了。”

“你怎么知道的 !”

“她亲自拿出来的 ,正如我以前跟你说过的。”

“我被搞糊涂了。”

“事情很简单 ,没有你想象的那样神秘。”他笑着说 ,“你应该看得出来 ,街上的每一个人都是咱们的帮手 ,是我出钱雇他们来演这出戏的。”

“这我猜到了。”

“事先 ,我准备好了一块湿润的红颜料。当两边争执起来 ,并大动干戈的时候 ,我就冲上前去 ,倒在地上 ,赶紧地用手捂住了脸 ,这样就成了一个可怜的受伤者。对此 ,我已经是轻车熟路了。”

“这个我也看得出来。”

“接着 ,他们把我抬了进去。在那样的情势下 ,她只能答应他们。我被抬到了起居室 ,正好是我所预料的那间。那张相片肯定就在这间屋子和卧室之间 ,我决定要看个究竟。他们把我安置在沙发上 ,我就装出呼吸不畅的样子 ,女仆只好打开窗户 ,这样你就有了下手的机会。”

“这些又有什么用呢 ?”

“非常有用。一个女人在得知她房子着火的时候 ,首先想到

的就是她最珍视的东西。这是女人的本能 ,我已经利用过好多次了。在达林顿顶替丑闻中 ,我利用过 ,在阿恩沃思城堡案中 ,我也试用过 ,都很奏效。结了婚的女人首先想到的是她的孩子 ,因而马上抱紧她的婴儿 ;没结过婚的女人首先想到的是她的财产 ,因而立刻抓起了珠宝盒。我非常明白 ,对这位夫人来说 ,整个房里的东西 ,再没有比那张相片更为重要的了。因此 ,一旦情况紧急 ,她必定首先想到她的相片。起火的警报做得很妙 ,任何人都不能对浓浓的烟雾和大呼小叫的声音无动于衷。她的反应棒极了。她一个箭步冲到了壁龛前 ,挪开了右边铃的拉索上面的嵌板 ,正要取出相片 ,这时我高喊那是一场虚惊 ,她马上把它放回了原处。她看了一下烟火筒 ,就冲出了起居室 ,再也没有回来。我找了个托辞 ,也悄悄溜出了那屋子。当时 ,我还想 ,是不是马上拿走那张相片 ,可是马夫已经进来了 ,他紧紧地盯着我 ,因此 ,我没敢轻举妄动。否则一招不慎 ,将导致全盘皆输。”

“那你打算怎么办 ?”

“事实上 ,我们的调查工作已经完成。明天我就邀请国王一同去拜访她。如果你愿意 ,咱们可以一块儿去。到时候 ,仆人会把我们安置在起居室 ,然后去通报她的主人。不等她出来 ,我们就可以拿着相片溜之大吉了。我想陛下也会很乐意 ,去亲自拿回那张相片。”

“那么你们何时去呢 ?”

“明天早上八点钟。我们应该在她还没起床之前 ,把事情办好。还有 ,现在我们也必须采取一些措施。结了婚之后 ,她的作息时间可能都有所改变。对了 ! 对了 ! 我得立即给国王拍个电报了。”

不知不觉 ,我们已经走回到了贝克街 ,正当我们停下来 ,准备开门的时候 ,一个声音传了过来 ,“晚安 ,福尔摩斯先生。”

街道上有好几个人匆匆而过。不过这话好像是出自一个身

穿长外套的瘦高个年轻人之口。

“这声音听起来很熟，”福尔摩斯若有所思地凝视着街道，“可我记不起这个人是谁。”

圆满结局

那天晚上，我留在了贝克街。第二天早上，正当我们吃烤面包、喝咖啡的时候，波希米亚国王兴冲冲地冲了进来。

“你拿到那张相片了？”他高声喊道，一把抓住了谢洛克·福尔摩斯的双肩，急切地望着他。

“目前没有。”

“你能拿到吗？”

“能。”

“那就走吧！我已经等不及了。”

“我们得去雇辆马车。”

“不用了，我的四轮马车已经在外面了。”

“这就方便多了。”我们出了贝克街，又朝布里翁尼宅第驶去。

“艾琳·艾德勒结婚了。”福尔摩斯说道。

“结婚了？！什么时候？”

“昨天。”

“她跟谁结的婚？”

“一个叫诺顿的职业律师。”

“可是，她是不可能爱他的。”

“我想，她还是爱他的好。”

“为什么？”

“如果她爱她的丈夫，她就不会再在意陛下了，她不在意陛下，又怎么会干预陛下的私生活呢？陛下就不用担惊受怕，大可以高枕无忧了。”

“听起来很有道理。可是——哎！如果她出生在另一个背景下该多好啊！她一定会是位了不起的王后！”国王一直郁郁寡欢，直到我们到达塞彭泰恩大街，他再也没说一句话。

布里翁尼宅第敞开着大门。一位老妇人站在台阶上，轻蔑地望着我们。

“阁下就是谢洛克·福尔摩斯先生吧？”她冷冷地问道。

“正是。”福尔摩斯惊愕不已。

“我的女主人就说你会来的。不过，她已经不再这里了，她和她的先生从蔡林クロス到欧洲大陆去了，早上五点十五分的火车。”

“啊？”事情完全出乎意料，谢洛克·福尔摩斯似乎都承受不住，他向后退了几步，一脸的懊恼和无奈。

“你是说她离开英国了？”

“对，而且不会再回来了。”

“但是相片呢？”国王歇斯底里地喊道，“全完了。”

“我们得看看。”福尔摩斯丢下女仆，径直奔向了起居室，国王和我紧跟了上去。屋子里一片狼藉：家具被挪得乱七八糟，架子被抗拒了下来，抽屉也拉开着，很显然，屋子被主人彻彻底底地翻了一遍。福尔摩斯冲到壁龛处，挪开了拉索处的一块嵌板，把手伸了进去，接着，他掏出了一张照片和一封信。照片是穿着晚礼服的艾琳·艾德勒。信封上写着：“谢洛克·福尔摩斯先生亲启。”福尔摩斯把信拆开，我和国王围了上来。信是今天凌晨写的，内容是这样的：

尊敬的谢洛克·福尔摩斯先生：

你的确很精明能干。我完完全全地上了您的当。我没有半点儿疑心，直到有人喊起火了。当我情不得已地去保护那张相片时，我开始警觉，我已经泄露了秘密。早在几个月以前，我就听

说 ,国王要聘用一位侦探了 ,别人告诉我 ,那一定就是阁下 ,而且他还留给了我您的地址。尽管我已经有所防备 ,但还是暴露了我的目标。直到现在 ,我仍然是不敢相信 ,一位看起来慈眉善目的老牧师会对我有什么企图。可是 ,您应该知道 ,我也是位演技一流的演员 ,我很喜欢男性服饰 ,为了方便 ,我也常常乔装打扮。我让马车夫约翰赶到起居室去盯着您 ,然后跑上楼 ,换了一身衣服。当我走下楼来的时候 ,您正要离开。

然后我就一直尾随着您 ,直到走到您的家门口。这样 ,我就断定您就是谢洛克·福尔摩斯先生了 ,而我正是您这位大名鼎鼎的侦探的目标了。接着 ,我冒冒失失地跟您打了声招呼 ,然后去了坦普尔找我的丈夫。

被这样一位可怕的对峙盯上 ,我们都感到坐立不安。于是 ,我们决定 ,在您还没行动之前我们先离开。因而 ,当您读到这封信的时候 ,我已经离开了英国。至于那张相片 ,就请您的委托人放心好了。我爱上了另一个人 ,而这个人也很爱我。国王尽可以随心所欲地做他想做的事 ,他所伤害的人不会为此而给他制造障碍。那张照片 ,我会一直保留着 ,因为它会保护我免受将来国王可能对我采取的伤害。我现在留下另外一张相片 ,也许他会乐意收藏。谨此向您 ,亲爱的谢洛克·福尔摩斯表示我最诚挚的敬意。

您的忠诚的 ,

艾琳·艾德勒·诺顿

“你瞧！你瞧！多么不简单的女人啊！”我们刚通读完这封信 ,波希米亚国王就喊了起来。“我说过 ,她聪明、机警又果断 ,只可惜她和我门不当户不对 ,否则 ,她将是多么出色的一位王后啊！”

“纵观事态的发展 ,我也觉得 ,她的确与陛下不太一样。”福尔摩斯冷冷地说道 ,“我很抱歉 ,尊敬的陛下 ,事情没有预料的那么

成功。”

“恰恰相反，亲爱的先生，”国王说道，“这已经是最圆满的结局了。我了解她，她言而有信。她保留着那张照片，就如照片被毁掉了一样，我不必再担心什么了。”

“陛下这么说，真是让我很高兴。”

“我非常感谢你，以至于不知道该拿什么来酬谢你。这只戒指就送给你吧！”国王说着，将一只蛇形的绿宝石戒指从手指上取了下来，递到了福尔摩斯跟前。

“恕我直言，陛下，我希望您能把一件更有价值的东西送给我。”福尔摩斯说道。

“你尽管讲。”

“这张照片。”

“艾琳的照片？”国王似乎有些吃惊，“如果你想要，当然可以。”

“多谢陛下。我的任务完成了。谨向您辞别。”他鞠了个躬，转身走了，根本不去理睬国王伸过来的手。我们一同返回了贝克街。

这就是整个故事的经过——波希米亚王国受到一桩丑闻的威胁，福尔摩斯精心设计却被一位聪明绝顶的女士识破。以往经常看到他在提及女人的机敏时的不屑一顾的神情，如今很少再见到他有那种表情了。每当提起艾琳·艾德勒的名字或看到那张照片时，他都会用“那位女人”这一尊敬的称呼。

红发会

去年秋天的时候,有一天,我去拜访了我的朋友谢洛克·福尔摩斯。我推门进去的时候,他正在与一位老先生交谈。那位先生长得一头火红的头发,面色红润,身材矮胖。打扰了他们的交谈,首先我表示了歉意。正当我想转身退出的时候,福尔摩斯一把抓住了我,把我拉进了房间,并随手把门关上了。

“亲爱的华生,你来得正是时候。”他热情地说。

“我还担心会打扰你工作呢。”

“我就在工作啊!”

“那我先回避一下,到隔壁房间去等你。”

“不,不,”福尔摩斯摆了摆手,“威尔逊先生,这是我的朋友和助手,他帮助我处理过好多棘手的案件。在处理你的案件时,我深信,他也会给我不少的帮助。”

那位红发老人在椅子上欠了欠身,朝我点头致意,嵌在厚眼皮底下的小眼睛迅速扫了我一眼。看得出,他对福尔摩斯的话是半信半疑。

“你坐那儿,”福尔摩斯指了指那把长靠背椅说道。他重新坐回了那张扶手椅,两手交叉在胸前——这是他思考问题时的习惯姿态。“亲爱的华生,我知道,咱们俩都对稀奇古怪的事情情有独钟,而对那些单调无聊、俗不可耐的东西毫无兴趣。你不辞劳苦地去整理、记录我处理过的一些案件,足可见你的兴趣所在。请允许我这样说,你的所作所为的确为我那些冒险的经历增光不少。”

“这是因为确实对你处理的案件感兴趣。”我回答道。

“几天前 ,我们曾讨论过玛丽·萨瑟兰小姐提出的那个简单的问题 ,你也许还记得 ,我们刚开始时曾说过这样一番话 :生活中的事物 ,都比任何大胆的想象更富有刺激性。我们只有深入生活 ,才能获得意想不到的效果和非同一般的配合。”

“很抱歉 ,对这个说法 ,我无法苟同。”

“是吗?医生 ,但你不得不同意我的看法。否则 ,我将为我的观点列举一系列事实。事实胜于雄辩 ,你该不会也否认这一点吧?好啦 ,咱们先说到这。这位杰贝兹·威尔逊先生专程赶来 ,准备给我讲一个最离奇的故事。我记得跟你说过 ,较大的案件 ,往往容易捕捉到蛛丝马迹 ,而越是小的案件 ,越是让人理不出头绪 ,听起来离奇古怪 ,有时甚至让你去怀疑 ,是不是真的有人犯下了这案件。就威尔逊先生所提供的信息而言 ,我尚不能断言它是不是一个较大的案例 ,但我可以肯定的是 ,它属于那种稀奇古怪的案例。威尔逊先生 ,有劳您再从头讲一遍整件事情的经过。之所以让你从头讲 ,除了我的朋友落过了开头部分外 ,还因为故事确实令人难以琢磨 ,我希望能从你这里多得到一些相关信息。一般来说 ,当我听到某些情节时 ,往往会触类旁通 ,调用大脑里类似案件的相关信息 ,以此来推测下一部分情节。但这次我不得不承认 ,我的大脑里没有一丁点儿相关信息 ,看来 ,这件事情很特别。”

红发人挺起了胸脯 ,显得有些不可一世的样子。他从大衣口袋里掏出了一张又脏又破的报纸 ,把它平放在膝盖上 ,探着脑袋去看上面的广告栏。我极力仿效我的伙伴 ,开始仔细打量起这个人 ,希望能从他的外表和装束上有些收获。

然而 ,我并没有看出什么来。他跟普通的英国商人没什么区别 :又矮又胖以至于行动起来都不怎么灵便。他上身穿着一件不太干净的黑色礼服 ,礼服前襟的扣子没有系上 ,露出了里面黄褐色的背心 ,背心上系着一条艾尔伯特式的粗铜链。脖子上还戴着一个中间有孔的金属装饰品。下身穿得的是一条松松垮垮的灰

格裤子。在他旁边的椅子上 ,放着一顶半新的礼帽 ,还有一件褪了色的棕色大衣 ,大衣的丝绒领子看起来皱巴巴的。总而言之 ,除了一头红发和一脸愤愤不平的表情外 ,我没有发现他有什么特别之处。

谢洛克·福尔摩斯冲我微微一笑。通过我那审视的目光 ,毫无疑问 ,他已经明白我在做什么了。他耸了耸肩 ,开口说道 :“他曾干过体力活 ,吸鼻烟 ,加入了共济会 ,去过中国 ,而且最近还写了一些东西。这些显而易见 ,不过除此之外 ,我看不出别的什么。”

杰贝兹·威尔逊先生突然挺直了身板 ,手依然按着报纸 ,眼睛却直直地盯住了我的同伴。

“上帝哟 ! 尊敬的福尔摩斯先生 ,您是怎么知道这些情况的 ?”他惊呼道 ,“您就是无所不晓的福尔摩斯 ,我曾经在船上当过木匠 ,您是怎么看出来的 ?”

“噢 ! 亲爱的先生 ,你不妨伸出你的双手比较一下 ,你的右手明显的比你的左手大 ,这是因为你干过重活 ,而且总是用右手 ,所以使你右手的肌肉比左手的发达。”

“原来如此 ! 那吸鼻烟和参加共济会呢 ?”

“我相信你的理解能力还是有一定水准的 ,我就不具体解释了。我还注意到你违反你们协会严格的会规 ,带了一个形如弓形指南针的别针。”

“噢 ,这个我是忘了 ,可是写作呢 ?”

“你右手袖子底下有五寸长的地方已被磨平 ,甚至都快发光了 ,而在袖子底下靠近肘部处打了个补丁 ,显然 ,你经常趴在桌子上写东西。”

“那么 ,你怎么看出 ,我去过中国 ?”

“你右手腕上刺了一个鱼的图案 ,只有在中国才有这种纹刺。我对这个问题有些探讨 ,还专门写过这方面的文章。用粉红色颜

料给鱼身着色 ,这是中国的绝技。此外 ,你的表链上还挂着一块中国的硬币 ,这不更加显而易见了吗?”

杰贝兹·威尔逊不禁开怀大笑 ,“我怎么就想不到这些呢? 刚刚我还以为你是神机妙算 ,听了你的分析 ,发现原来这并不是很难的。”

“华生 ,我觉得 ,”福尔摩斯说道 ,“我不该这样‘知无不言’的。你知道 ,我名声本来就不是很好 ,这样毫无忌讳地说话 ,肯定会让我名声扫地的 ,为人还是‘身藏不露’的好。威尔逊先生 ,你找到那个广告了吗?”

“当然 ,就在这儿。”他边回答边指了指广告栏的中间 ,“这就是整个事情的起因。福尔摩斯先生 ,华生先生 ,你们自己看吧!”

我拿过了那张报纸 ,大声念了出来 :

红发会 :

由于原住美国宾夕法尼亚州已故黎巴嫩人伊齐基亚·霍普金的遗赠 ,现另有一空缺 ,只要是红发会会员 ,皆可提出申请 ,工作实属徒有虚名 ,但每周薪水照付 ,周末付讫 ,周薪四英镑。凡红发男性 ,年满二十一岁 ,身体健康 ,智力正常者 ,皆可报名参加。有意者请于星期一上午十一时亲至舰队街、教皇院 7 号红发会办公室 ,与邓肯·罗斯联系。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我把这个奇特的广告读了两遍 ,仍是百思不得其解。

福尔摩斯格格地笑着 ,身体在椅子上不停地扭动 ,他心情好的时候 ,总是这个样子。“广告很不一般 ,对吗? 威尔逊先生 ,你现在就把一切与你有关的事情 ,和你同住的人 ,以及这个广告给你带来什么好处 ,都仔仔细细地告诉我们吧! 华生 ,请帮我把报纸的名称和日期记录下来。”

“是《纪事晨报》,1890年4月27日出版的,正好是两个月前。”

“噢!很好,威尔逊先生,请开始吧!”

“好!谢洛克·福尔摩斯先生,其实就是我现在刚刚跟你说过的这些。”杰贝兹拭了拭他的前额,接着说,“我住在市区附近的萨克斯—科伯格广场,并在那里开了个当铺,生意做的不大,勉强靠它来维持生计了。前几年,店里一直雇用两个伙计,但现在我实在是支付不起了,就雇了一个,其实,如果那个伙计为了学徒甘愿少拿一半工资的话,这一个我也支付不起了。”

“这个善良的伙计叫什么?”福尔摩斯问道。

“文森特·斯波尔丁。他看起来年纪也不小了,只不过具体是多大,我弄不清楚。你不知道,福尔摩斯先生,我的伙计既精明又能干。其实,他应该过得比现在好一点的,起码在别处,他可以拿到两倍的工资。但是,既然他心甘情愿留下来,我又何必赶他走呢?”

“真的吗?你好像很走运,以比别人低一半的工资雇到了伙计。这似乎有点儿令人不可思议,我想知道,你的那位伙计,是否也像那个广告一样,有什么奇特之处。”

“噢!当然,”威尔逊先生说,“他有他的毛病。他是个摄影迷,天天拿着照相机到处照,而一照完,马上拿到地下室去冲洗,像发生了什么十万火急的事情一样。这是他最大的毛病。不过,总的来说,他心眼不错,是个很好的伙计。”

“我想,他仍然和你住在一起吧!”

“不错,先生,跟我们住在一起的,还有一个十四岁的小女孩,她负责做饭、收拾房间。因为我一直没成家,所以我们就在一块儿生活,住在一起,吃在一起,欠了债一起还,就是这个样子。”

“不幸的是,这个广告打乱了我们清静的生活。八个星期前的一天,斯波尔丁拿着这张报纸,来到了我的办公室。‘威尔逊先

生,我祈求上帝,让我也成为一个红发人。’

“我问他,‘这是为什么?’”

“‘为什么?’他说,‘红发会有了个空缺,谁要是申请到,谁就发大财了。听说,红发会的空缺多得很,受托的理事们,对那笔资金,不知道如何处置。如果我是天生红发该多好啊!那个令人羡慕的空缺就非我莫属了。’

“接着,我又问他,‘到底是怎么一回事?’福尔摩斯先生,你知道的,我平时很少出门的。每天买卖,大都会自动送上门来,所以不用我出去揽生意,因而往往一两个星期,我都是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正因为这样,对外面的事儿,我往往一无所知。我总是喜欢从斯波尔丁那儿得到外面的一些消息。

“斯波尔丁吃惊地反问我,‘你就没听说过红发会的事吗?’

“‘没听说过。’”

“‘真是莫名其妙,难道你不是红发会的会员?你可是有资格去争取那个空缺的。’”

“‘年薪二百英镑,而且工作又不累,还不妨碍你的其他工作。’

“‘你们可以想象,多年以来,我的当铺生意一直不好,这笔额外的二百英镑,对我来说,诱惑的确是太大了。仿佛在一刹那,我对这美差事,产生了极大的兴趣。’”

“‘赶紧把事情来龙去脉都告诉我。’我对他说。

“‘好。’他边说边递给了我这张报纸。‘你先看看,红发会缺少人物,正在招聘,上面有招聘广告,你可以根据上面写的地址去应聘。据我所知,红发会是由一个叫伊齐基亚·霍普金斯的美国亿万富翁创立的。这人有点古怪,他本人长得一头红头发,因而对所有红发人有一种特殊的感情。他临终之前,委托了一位专人来管理他的巨额财产,并立下遗嘱,将他财产的利息作为为红发男性提供差事的资本。我还听说,因为这项工作薪水丰厚,好多

人都在极力争取呢！’

“我说，当然，肯定会有成千上万的红发人前去申请。”

“‘没有你想象的那么多，’斯波尔丁说道，‘其实，这也是有很多限制条件的，他只能是伦敦人，还必须是成年男性。据说，这个美国富翁曾住在伦敦，后来在这里平步青云，因而对伦敦城一直怀有一种深厚的感情，以至于百年之后，还想着为这座城市做点贡献。我还听说，好多人为了谋得这个职位，即便头发不是那种纯纯正正的火红色，他也前去试试运气，但至今没有一个头发是浅红色或深红色的人能侥幸过关。威尔逊先生，如果你愿意的话，你也可以去试一试啊！不过，就为了那几百英镑的钱，而来回奔跑，似乎有些不值得。’”

“两位先生，你们看一看，我的头发正是那种纯纯正正地火红色。因此，我如果要去应聘的话，绝对有把握争取到那个空缺。文森特·斯波尔丁看来对这件事已是了如指掌，他也许能帮得上我的忙。于是，我就叫他立即停业，关好门窗，跟我一块儿去应聘。对他来说，这无疑是个很好的休息日，他很乐意陪我前去。就这样，我们一拍即合，向广告上写的那个地址出发。”

“福尔摩斯先生，你无法想象当时的情景，我希望这辈子别再让我碰上那种场面，舰队街挤满了来自四面八方的红头发的人群，使教皇院上看上去就像叫卖小果的小贩摆满柑橘的手推车。真的是令人难以想像，一个小小的广告竟然招来了那么多的人。看来，只要头发稍微带一点儿红色的人都来了，他们的头发颜色深浅不一，什么颜色都有——稻草色的、柠檬色的、橙黄色的、砖红色的、爱尔兰长毛猎狗那种红棕色、猪肝色、土褐色等等。正如斯波尔丁所说的，纯纯正正的火红色并不多。看到那么多人焦急地等待着，我有些茫然，很想就此退却了。但是，斯波尔丁无论如何也不让我走。他拉着我，不顾一切地从人群中挤出一条路，最后终于来到了办公室的台阶前。我们继续竭尽全力地向前走，来

来往往的人群有两种：一些踌躇满志，信心百倍；一些唉声叹气、颓废不已。不过，最后，我们还是走进了办公室。

红发委托人稍停了一下，边思索边吸了一大口鼻烟，福尔摩斯趁此打断了他的谈话，“你的故事听起来有趣极了，请你接着讲下去。”

“办公室里空荡荡的，只有一张办公桌和几把木椅。办公桌后面坐着一个矮个子男人，他头发的颜色看起来比我的还要红。进来的每个人都得到他面前，接受他的审视，跟他说上几句话。而他，总带着一副挑剔的眼光，不住地在他们身上挑毛病，使他们垂头丧气地走出去。看起来，要争取到这个职位也决非易事。但既然来了，也无法再退缩了。令人吃惊的是，矮个子男人对我非常地客气。我们刚一进屋，他便起身走过来，把门给关上了，他指了指那边的木椅让我们坐下，大有与我们长谈一番的架势。

“‘这位是杰贝兹·威尔逊先生，’斯波尔丁说，‘他愿意来补红发会这个缺。’

“‘他很符合条件，在这么多前来的人中，没有谁的头发颜色比他更好了。我想，他要取得职位，应该不成问题的。’他向后退了退，斜着脑袋，然后一直盯着我的头发，以至于我都感到难为情了。过了一会儿，他上前拍了拍我的肩膀，告诉我，我被聘用了。”

“‘这个时候，你就应该果断些了。不过，请你不要介意，我必须得保持谨慎，’他说着，两手抓住了我的头发，使劲地往外拔，直到我终于疼得受不住，喊出声来。‘我看得很清楚，你痛得都要流眼泪了，这足以证明，你的头发才是纯纯正正的红头发，我很满意。我可以告诉你，我们曾经上过当，头两次是带假发的家伙，再后来一次是把头发染成火红色的家伙，这其中还有一些令人难以启齿的关于鞋蜡的故事。’他边说边走到了窗户旁边，‘人选已经确定，各位请回吧！’紧接着，窗户外面一片哗然，人们失望地散开了，直到大街上一个红发人都找不见了。”

“‘我叫邓肯·罗斯,从今天开始,你就跟我一样,可以领取到我们那位尊贵的富翁的惠赠了。威尔逊先生,你结过婚了吧?’”

“‘我没结婚。’我如实地回答道。”

“他的脸色倏得一下变了,‘坦率地说,我很遗憾,因为这绝对不是件小事。尽管霍普金斯先生设立这笔基金是为了保护红发人,但他更长远的目标是让红发人不断繁衍生息啊!你却说你至今未婚,真的是令我大失所望。’”

“福尔摩斯先生,当时听到他一番话,我马上泄气了,这份工作我恐怕拿不到了。谁知他思忖了一会儿,说那不要紧。”

“‘如果换成别人的话,这个缺陷肯定会令他抱憾终身了。但是,你的头发长得实在是太好了,我们会给你特殊照顾的。你打算从什么时候开始上班?’矮个子男人说道。”

“‘我必须坦白地告诉你,眼下我正开着一个铺子,’我低声说道。”

“‘你尽管来上班,我会替你打点铺子的事,’文森特·斯波尔丁说。”

“我问,‘我几点开始干,干到什么时候?’”

“‘从上午十点开始,一直到下午两点。’”

“福尔摩斯先生,你知道的,当铺的生意一般在晚上比较多,尤其是在礼拜四、礼拜五的晚上,因为再过两天,就是发薪水的日子了。所以,我完全可以在白天的时候多赚一些钱。我也相信我伙计的能力,他会处理好铺子里的事的。”

“我说,‘我很愿意接受这份工作。请问先生,薪水是多少?’”

“‘每周四英镑。’”

“‘具体做什么呀?’”

“‘这份工作纯粹是形同虚设。’“‘形同虚设,’我反问道,‘这是什么意思?’”

“‘噢!霍普斯金先生的遗嘱上写得很清楚,在整个工作时间

内,你必须始终呆在办公室里,至少也得保证你不能离开这座楼房。如果你擅自离开办公室,就等于违背了我们尊贵的先生的遗愿,你只能失去这个职位了。’”

“‘从上午十点到下午两点,不过才四个小时吗?我不会离开半步的。’”

“‘我还得再重申一下,你必须自始至终地呆在办公室里,不得以任何理由离开这里,包括有病、有急事,否则,你就会丢掉这个饭碗。’”

“‘总不会就让我坐在这里吧?’我问道。”

“‘当然,你的工作是抄写《大英百科全书》,桌子上有这个版本的第一卷。我们只提供你桌、椅,剩下的钢笔、墨水和吸墨纸,你得自己准备。就这样。’矮个子男人摊了摊两手,‘怎么样,明天能来上班吗?’”

“‘没问题。’我回答说。”

“‘那么,恭喜你,杰贝兹·威尔逊先生,你很幸运地成为了红发会的新成员。再见。’他向我鞠躬致意。我对这突如其来的好运没作好思想准备,以至于手足无措了。接着,我和我的伙计离开了这房间,满载而归地回去了。”

“这件事确实有些令人费解,回家后,一整天我都在考虑着它。到晚上,白天的那份兴奋已全然没有,我的情绪又低落下来,总感觉这件不大对头,里面肯定设计着大圈套、大骗局,尽管我猜测不出谋划者的居心何在。有谁会立下这样的遗嘱,出高薪来雇佣人,干得却是抄写《大英百科全书》这样的简单工作,我的确是百思不得其解。尽管文森特·斯波尔丁千方百计地来安慰我,但我还是无法不去想这件事。不过睡觉之前,我已经理出了点头绪,无论如何,第二天我得去上班,看看究竟是怎么回事。我拿出一个便士,去买了一瓶墨水,一根羽毛笔、七张大页书写纸,然后动身去了教皇院。”

“令人吃惊的是，一切都那么顺利。办公室里收拾得妥妥帖帖，桌椅已为我摆好，邓肯·罗斯先生也在那里忙忙碌碌地，准备着我开工的一些事情。他告诉我，从字母 A 开始抄起，接着转身出去了。但每过一段时间，他都会走进来，看看我工作得是不是顺利。下午两点钟的时候，他又走了进来，说我干得不错，可以下班了。我走出了办公室，他随后把门锁上了。”

“福尔摩斯先生，就这样，我上午十点上班，下午二点下班，日复一日地工作着。每到星期六，那矮个子男人就来办公室，发给我四英镑的周薪。刚开始几个周，一切都还正常，但到后来，邓肯·罗斯先生就不怎么来了，有时上午来一会儿，再过一段时间，他压根儿就不来了。当然，我不可能预料到他什么时候会来，因此一刻也不敢离开办公室，更何况，我也认为这个工作很舒服，对我再合适不过了，我又何必去冒险呢？”

“就这样，在短短八个星期的日子里，我抄写了‘男修道院院长’、‘盔甲’、‘建筑学’和‘雅典人’等词条，而且我一直在奋笔疾书，希望尽早开始抄写字母 B 开头的词条。我出了很多钱去买纸、墨，抄写的东西也快堆满一书架了。在这个时候，一切都结束了。”

“结束？”

“不错，先生，一切都结束了。和往常一样，今天上午我十点钟去上班，赶到那时，却发现办公室的门被上了锁。在门的嵌板中间，我还发现了一张方形小卡片。今天，我把那张卡片也带过来了，你们看看。”

他递给了我们一张白色卡片，那张卡片有便条纸那么大，上面写着：

红发会业已解散，特此声明。

1890 年 10 月 9 日

这样的事情真是滑天下之大稽 ,我和谢洛克·福尔摩斯听完了这小小的故事 ,又看了看那个愁眉苦脸的委托人 ,我们俩不约而同地捧腹大笑了起来。

我们的委托人见状 ,满脸涨得通红 ,气急败坏地喊道 ,“我不知道这有什么好笑的。我希望你们不要告诉我 ,你们只会取笑人 ,而不会办一些实事 ,如果这样的话 ,我会另找高人的。”

福尔摩斯大声说 ,“不 ,不 ,”他把半站起来的威尔逊按倒在椅子上 ,“很抱歉 ,我没有别的意思 ,不过这件事的确是很可笑。这么多年来 ,我从未遇到过这样离奇的案件 ,我无论如何是不会放过这个案子的。我想再问一点 ,你看到了门上的卡片 ,接着做了些什么?”

“我当时很惊讶 ,手足无措 ,不知道该怎么办。我跑到附近的街上 ,向街坊邻居询问 ,但没有人清楚 ,那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后来 ,我又跑去找底楼的房东 ,他是个会计。我满怀希望地想从他那里了解到一些关于红发会的情况 ,可他却说 ,他从来没听说过这样一个团体。我又问他 ,知不知道一个叫邓肯·罗斯的人。他摇了摇头 ,说从来没听说过这个名字。

“‘就是住 7 号房间的那位先生。’我说。”

“‘噢!原来你说的是那个红发男人。’”

“‘正是 ,正是 ,就是红头发的。’”

“‘他不叫邓肯·罗斯 ,’那位房东说 ,‘他叫威廉·莫里斯 ,是个律师。因为他的新房子还没装修好 ,所以暂时租用了我的房子。不过 ,昨天他就搬走了。’”

“‘你知道他现在的地址吗?’”

“‘他给我留了个他新房子的地址。我想想 ,对!在圣保罗教学附近的爱德华五街 17 号。’”

“福尔摩斯先生 ,接着 ,我就马不停蹄地去了那里 ,但到那儿

之后才发现 ,那里是一个护膝制造厂。我走进去打听那里的工人 ,谁都不知道有威廉·莫里斯或邓肯·罗斯这个人。”

福尔摩斯问道 ,“那你接着又干了什么 ?”

“我只好回家了 ,回到了萨克斯—科伯格广场。回去之后 ,我把这些情况都告诉了我的伙计 ,他也没什么好的办法 ,只是劝我再耐心等几天 ,也许红发会会来信解释一下的。可是 ,福尔摩斯先生 ,我怎么也不甘心事情就这样算了 ,因为那个美差事是我好不容易争取到的 ,我也不甘心这样守株待兔 ,莫名其妙地过活。我听说你聪明睿智 ,又尤其乐于为穷人出谋划策 ,我就跑来向你讨教了。”

“你这样做没错。我很愿意接手这件非同寻常的案子。看起来 ,事情不是表面上的这么简单 ,很可能它涉及到一些更严重的事情。”福尔摩斯眉头紧锁 ,一脸严肃的神情。

“当然严重了 ,你想 ,福尔摩斯先生 ,我每周都损失四英镑呢 !”杰贝兹·威尔逊先生说道。

福尔摩斯接过了话茬 ,“在我看来 ,你并没有受到什么不幸的牵连。你工作了八个星期 ,已经白白赚了三十多英镑 ,况且你一直在抄写《大英百科全书》 ,应该学到了不少东西。你不该对这个红发会有什么怨言的。”

“这倒是。但我实在是想弄清楚 ,那些人到底是干什么的 ?他们又一直在做着些什么 ,他们莫名其妙地把我弄了进去 ,白白送我三十多英镑 ,这又是为了什么 ?”

“我们会尽力去帮你解开这些疑团的。但是 ,威尔逊先生 ,有几个问题我想先弄清楚。那个给你看广告的人 ,是叫文森特·斯波尔丁吧 ?他在那当伙计当了多久了 ?”

“当时他在我那儿干了有一个多月了吧 !”

“他是怎么找到你那儿的 !”

“我在报纸上登了招聘广告 ,他看了广告就来应聘了。”

“只有他一个人来应聘吗？”

“当然不，前来应聘的人有十多个呢！”

“那你因为什么把他留下了。”

“他看起来很机灵，工钱要的也不是很多。”

“其实他就拿一半的工资，对吗？”

“不错。”

“这个文森特·斯波尔丁长什么样子？”

“个子矮矮的，但身体挺强壮，动作也挺麻利的。他三十多岁了，脸上却不长胡子，看上去很白净。他的前额有一块白色伤疤，听说是被硫酸烧伤的。”

福尔摩斯看起来很兴奋，他在椅子上欠了欠身，说道，“果然不出我所料，他耳朵是不是还穿了耳朵眼儿？”

“是的，福尔摩斯先生。他曾经告诉过我，小时候，一个吉普赛人给他穿了耳朵眼儿。”

“嗯！嗯！”福尔摩斯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他目前还在你的铺子里吗？”

“在，在，我出来时，他还在那帮我打点生意呢！”

“如果你不在，铺子里的事都由他负责吗？”

“是啊！他的工作无可挑剔，而且，我也没必要去怀疑他，因为上午历来就是没什么生意的。”

“好啦！威尔逊先生！”福尔摩斯从椅子上站了起来，“最近几天内，我会尽快告诉你，我对此事的处理意见。今天礼拜六，我想，或许礼拜一的时候，一切都会水落石出的。”

威尔逊先生起身告辞后，福尔摩斯随即转过问我，“华生，对此事，你有什么看法？”

“我看不出有什么破绽，这事儿实在是太离奇了。”我直言不讳。

福尔摩斯说：“其实，一张普普通通的脸往往不能很容易地被

辨认出 ,分析案件时 ,同样是这样 ,看起来平淡无奇 ,毫无波折的案件 ,才真正让人头疼。一般都有这样的规律 :听起来离奇古怪的事儿 ,一旦水落石出 ,反而会让人觉得 ,全然不是以前想象的那样高深莫测。不过 ,在事情还没查清楚之前 ,千万不能掉以轻心。我想 ,我必须着手处理这件事了。”

“你有什么打算呢 ?”我问道。

“抽烟 !”他脱口而出 ,“目前 ,最关键的问题是抽足三袋烟 ,还有 ,就是在下面的五十分钟里 ,不要打扰我。”他坐在椅子上 ,蜷缩起了身体 ,使他瘦削的膝盖几乎碰着他的鹰钩鼻子。他双眼紧闭 ,静静地坐在那里 ,嘴里叼着那只黑烟斗 ,看起来就像珍贵飞禽的尖长的嘴。屋子里一片寂静 ,我想 ,他大概睡过去了 ,我也昏昏欲睡。忽然 ,他“腾”的一声 ,从椅子上一跃而起 ,把烟斗放在了壁炉台上 ,一副胸有成竹的样子。

“圣詹姆士会堂今晚有萨拉沙特的演出 ,”福尔摩斯说 ,“华生 ,怎么样 ,你还得去看你的病人吗 ?”

“他们都没跟我联系 ,我想 ,我没什么事儿的。”

“那就戴上你的帽子 ,咱们一起去吧 !我们走经过市区的那条路 ,顺便可以买点东西吃。我看了演出会的节目单 ,上面德国音乐很少。但我认为德国音乐比意大利音乐和法国音乐更有感染力和震撼性 ,待会儿我们就可以去仔细品味了。”

我们乘地铁到了奥尔德斯盖特 ,接着又步行了一段路 ,便到了那个离奇的故事发生的地方——萨克斯——科伯格广场。一个又低又矮的围墙围着四排灰暗的两层砖房 ,外面还安了铁栏杆。尽管从外表看起来 ,它好像不久前才被粉饰的 ,但依然掩盖不住它残破的样子。围墙之内修了草坪。看来 ,好长时间没人来修整了 ,草坪已是杂草丛生 ,几簇枯萎的月桂小树还在那儿艰苦地生长着。在街道拐角处 ,同样是一座破旧的小房子。房子上方挂着一块棕色木板和三个镀金的小圆球 ,上面刻着“杰贝兹·威尔逊”

几个醒目的白色大字。原来,这就是那位红发委托人的房子。谢洛克·福尔摩斯在房子前面停了下来,两眼放射出锐利的目光,仔仔细细地观察了一下这所房子。接着,又围着房子走了起来,然后又回到原来的位置,目不转睛地盯着那所房子。过了一会儿,他来到了当铺门口,先回转过来,用手杖敲了几下那里的人行道,然后又转回去敲当铺的门。门随即开了,走出来一个看上去很机灵,脸白白净净的年轻人。他很客气地请我们进去。

福尔摩斯说,“打扰了,先生,劳驾您告诉我到斯特兰德怎么走。”

“一直往前走,到了第三个路口往右拐,到了第四个路口向左拐。”他不假思索地答道,随即退了进去把门关上了。

我们转身离开当铺。福尔摩斯边走边说,“他的确是精明能干。如果我说的不错的话,在伦敦,他排得上是第四个最精明的人了,在胆量方面,他也有可能排得上前三名了。对他我多少还是了解一些的。”

“很明显,在红发会的离奇事件中,威尔逊先生的伙计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我猜想,你敲门问他路,只是想见一见他罢了。”我说。

“不是见他。”

“那又为了什么?”

“看看他的膝盖。”

“那你发现什么了。”

“我发现了我想看到的东西。”

“你去敲人行道,这又有什么用处。”

“亲爱的医生,我们必须摸清萨克斯—科伯格广场的情况。现在,我们可是在秘密侦察,以所别问那么多为什么,先留神观察着点儿。走,我们去广场后面,看看那有什么情况。”

我们离开了萨克斯—科伯格广场。刚一转过弯,我们便发现

了一副截然不同的景象 ,首先映入眼帘的是那鳞次栉比的高楼大厦和一排排装饰华丽的商店 ,与刚才那些穷街陋巷相比 ,真是存在着天壤之别。道路也宽阔平坦的多 ,因为它是由市区到西北的交通要道。不过 ,尽管宽阔 ,街道还是被一些热火朝天叫卖的生意人堵塞住了 ,人行道也被来来往往的人群踩得污黑。这样一幅景象 ,真是让我大吃一惊。

福尔摩斯在一个拐角处停住 ,朝那边的一排房子望了过去 ,说 :“我有一个嗜好 ,那就是准确无误的了解伦敦。我得仔细看看 ,把这一排房子的顺序记下来。这是一家莫蒂然烟草店 ,接着是一个小报亭 ,然后是城市郊区银行在科伯格设的分行 ,那边是素食餐馆、麦克法兰马车制造厂 ,再过去就是下一个街区了。好啦 ,医生 ,我们的任务已经完成了。去要份三明治和咖啡 ,然后到演出场地去看一会儿。在那儿 ,我们就可以欣赏到悠扬的高雅音乐了 ,先把那红发人的难题暂时搁置脑后吧 !”

福尔摩斯绝对称得上是一位才艺超群的音乐家 ,他不仅懂得演奏 ,而且谙熟作曲。一下午 ,他完全陶醉于会场里的音乐 ,瘦长的手指不时地和着音乐的节拍轻轻动弹。他面带微笑 ,两眼看起来黯淡无光——的确是沉浸在悠扬的旋律中 ,如痴如醉。看看此时的他 ,完全令人难以置信 ,他就是足智多谋、果敢机警的神探福尔摩斯 ,但是现实中的他 ,就是这个样子 ,有时精明果敢 ,看起来精力充沛 ,有时多愁善感 ,看起来憔悴不堪。他就这样在两个相去甚远的性格国度里不断轮回 ,令人难以琢磨。我还知道 ,最可怕的是 ,他会接连几天 ,一言不发地坐在那把椅子上冥思苦想 ,当强烈的追捕欲望突然产生 ,他的逻辑推理会丝毫不差的质变成直觉 ,在别人看来 ,这完全不可理喻 ,因而总把他当成是未卜先知的超人。他还沉醉在圣詹姆士会堂的音乐声中。但是 ,我感觉得出 ,他快出手了 ,去追捕那倒霉的猎物。

我们听完了音乐 ,从圣詹姆士会堂走了出来。“医生 ,你是不

是想回家了？”福尔摩斯问道。

“是的，我该回去了。”

“我得先去办点儿事，几个小时之后才能回去。我可以告诉你，科伯格广场将会发生一件大案子。”

“大案子？”

“不错，有人正在密谋策划这件事。今天已经星期六了，事情有些棘手，我希望你能留下来帮我，这样，我们有可能及时制止他们。”福尔摩斯严肃地说道。

“什么时候？”

“晚上十点钟就可以了。”

“那好吧！我十点钟准时到贝克街。”

“太好了，医生。不过，坦白地讲，事情有点儿危险，为了安全起见，带上你服役时用过的那支手枪。”他转身朝我挥手告别，一下子消失在人群中。

说实话，我从来都自认为很聪明的，因为在我的朋友当中，我还是属于高智商的，但是自从和谢洛克·福尔摩斯交往以后，我发现自己太笨了。就因为这个，每次和他在一起，我总感觉有种压抑感。就拿眼前这件事来说吧！我们一块儿听了威尔逊先生的讲述，一起看了科伯格广场的情形。在我看来，这件事依然是疑团重重，丝毫理不出个头绪来，但从福尔摩斯的谈话中，我已经看出，他不但对已经发生的事了如指掌，而且还对未来的事情有所预见。在乘车回肯辛顿的路上，我又把这件事情从头到尾地理了一遍，从红发人异乎寻常的经历，到我们的萨克斯—科伯格广场之行，到福尔摩斯的不祥预示。从他的言语中，我可以想象到，红发人的那个白白净净的伙计绝非等闲之辈，也许就是他在设计什么大阴谋，但我还是想不通，为什么要夜间行动，为什么要准备手枪，我们要去哪里，去干什么。我绞尽脑汁，依然说不出个所以然来。后来，我索性不去想它，反正到了晚上，一切都会真相大白。

地。

晚上九点一刻时,我从家里动身出发了。双轮马车从公园里面走了过去,又穿过了牛津街,最后到了贝克街。我跳下马车,向楼道里走了进去。这时,我听到楼上传出了几个人谈话的声音。我推开福尔摩斯的房门,看到里面还坐着两个人。其中一个我认出来了,他是警察局的在职侦探彼得·琼斯,另一个人个子高高的,面黄肌瘦,头上戴一顶亮晶晶的帽子,身上穿了件很正式的厚厚的礼服大衣。

“好!人都到齐了。”福尔摩斯边说边系起了上衣的扣子,接着又取下了架子上那根笨重的猎鞭。“华生,这是苏格兰场的琼斯先生,想必你已经认识了吧!这位是梅里韦瑟先生,今天晚上,我们就并肩作战了。”

琼斯侦探趾高气扬地说道:“瞧!大夫,我们又在猎物追捕中会面了。这位朋友是捕猎能手,他只需要一条老狗去帮助他拖回猎物。”

梅里韦瑟有点儿颓废,有气无力地说:“希望能够捕列猎物。”

“先生,你应当绝对信任福尔摩斯先生,”警探又高谈阔论起来,“他有他独特的侦破方法,尽管有时让人理解不了,但他绝对是一名了不起的侦探。实事求是地讲,在肖尔托凶杀案和阿格拉珍宝大盗窃案中,他做得完全比官方侦探做得好。”

“琼斯先生,对比我无可厚非,”梅里韦瑟顺从地说道,“但我还得言明,为了这次行动,我二十七年来第一次星期六晚上不打桥牌。”

“梅里韦瑟先生,我想待会儿你就会发现,今晚的场面会比打桥牌的场面更刺激,你下了三百万英镑的大赌注。”福尔摩斯顿了顿,接着说,“而你,琼斯先生,你的赌注正是你想逮捕的人。”

“梅里韦瑟先生,约翰·克莱这个年轻人,是个十恶不赦的杀人犯、盗窃犯、抢劫犯、诈骗犯,也是今晚要有所行动的那帮犯罪

团伙的头号人物。他比伦敦其他任何罪犯都危险,这绝不是危言耸听。约翰·克莱的祖先是王宫公爵,他自己也上过伊顿公学和牛津大学。这个家伙很机灵,一会儿在苏格兰谋杀儿童,一会儿却会跑到康沃尔去筹建孤儿院。尽管,每次都能捉得到他的一些蛛丝马迹,但他来无影、去无踪,警方一直束手无策,不能将他缉拿归案。”琼斯先生滔滔不绝地讲道。

“我希望今天晚上你们可以正试地会会面,”福尔摩斯说道,“我曾和他打过一两次交道,正如你所讲的,他是一个犯罪集团的险要人物。噢!十点多了,我们该出发了。你跟梅里韦瑟先生坐对面一辆马车,我和华生坐第二辆。”

福尔摩斯坐在马车里,几乎是一言不发,他向后倚着,哼着下午刚听到的曲子。借助着马路两旁煤气灯的微弱灯光,马车在一眼望不到尽头的道路上不慌不忙地行驶着。直到我们拐进法林顿街时,福尔摩斯开口说话了,“我们快到了。那个梅里韦瑟是个银行董事,他对这件案子丝毫没有兴趣。不过琼斯先生对我们会有所帮助,虽然对侦破工作,他一窍不通,但让他抓罪犯,他会异常地勇猛和顽强。好了,我们到了,瞧!他们在等我们呢!”

我们又来到了广场后面那条宽阔、平坦的马路,虽然是晚上,这里依然是人来人往,拥挤不堪。我们下了马车,跟着梅里韦瑟先生,通过一条窄窄的通道,从旁门走了进去。沿着里面的一条小走廊,我们继续往前走,走廊尽头是扇大铁门。梅里韦瑟先生带着我们,穿过那扇大铁门,下了盘旋式的石板阶梯,沿着一条有泥土气息的通道走了下去,接着,又穿过第三道门,我们便走进了一个巨大的拱顶地下室。地下室里黑洞洞的,借着梅里韦瑟先生提的那盏小灯的灯光,我看到,地下室里堆满了板条箱和又高又大的箱子。

福尔摩斯举起了灯,四下察看了一遍,说道:“想从上面来打通这个地下室,看来并非易事。”

梅里韦瑟不停地用手杖敲地下室铺的石板砖，“从下面打通也不容易啊！”他话音刚落，惊讶地抬起头，“快听！快听！地下好像是空的。”

福尔摩斯瞪了梅里韦瑟一眼，一脸严肃的神情，“你们最好保持安静，找个箱子好好地待在那儿，不要再出什么差错，影响今晚的行动计划。”

梅里韦瑟完全不能理解福尔摩斯为什么突然变得那么严肃，满脸委屈地坐在了旁边的一个箱子上。福尔摩斯全然没有理会，继续他的侦察工作。他趴在石板地面上，一手提着灯，一手拿着放大镜，仔仔细细地观察起了石板间的缝隙。过了片刻，他耸了耸身，站了起来，把放大镜放回了口袋里。

“我们至少也得等一个小时，因为那可怜的当铺老板至今还没有睡下。只有当他睡安稳以后，他们才会采取行动，而且他们会争分夺秒地动手，毕竟，他们还得给自己留下足够的逃跑时间。华生，也许你已经猜到了，这是伦敦一家大银行在这里的分行的地下室。现在那些胆大包天的罪犯一直对这儿垂涎不已。梅里韦瑟正是这家银行的董事长，他会告诉你，这其中的原因。”

原来，他是银行的董事长，我心里暗暗地想到。只听他低声说道：“这些是法国的黄金，已有人警告我们多次了，说有些人一直在打它们的主意。”

“法国黄金？”

“不错，几个月以前，我们为增加资金来源，向法兰西银行借了三万个法国金币。由于一直没时间来开箱取钱，因而一直放在地下室里。我所坐的这个箱子里就有两千个法国金币，它们都是用锡箔夹层包装起来的。这笔黄金储备，数额庞大，因而董事们对此都忧心忡忡。”

“这么大的一笔黄金储备，当然他们会忧心忡忡了。”福尔摩斯接上了他的话，“但，我想，不出一小时，事情会水落石出，那时

候,你们尽可以高枕无忧了。现在,我们还是安排一下我们的计划吧!梅里韦瑟先生,劳驾你把这盏灯用布灯罩罩上。”

“在黑暗中行动吗!”

“只能这样了。我随身带了一副桥牌,就装在口袋里。原本打算边打桥牌边等他们的,但现在恐怕不行了。我看,他们现在肯定是在全副武装,准备一搏了,因而我们千万不能漏出光亮,暴露了我们的行迹。他们都是些要钱不要命的家伙,我们必须格外小心,免得受皮肉之苦,来,先选好位置,打他们个措手不及。你们三个都藏到那些箱子后面,我站在这个板条箱后面。他们进来的时候,我就把灯光照向他们,你们就赶紧扑上去。如果他们开枪,华生,你也别犹豫,尽管打好了。”

我上好了子弹,把枪放在了我前面的那个木箱上。福尔摩斯迅速地把提灯的滑板拉到灯的面前,一时间,地下室里变成了漆黑一片——伸手不见五指,我从来没在这样漆黑的地方待过。灯还在亮着,因为烤热了的金属的气味不断地散发过来,更何况,待一会儿,还得靠它来先发制人。在这阴冷潮湿的地下室里,骤然的黑暗,令我感到无名的压抑和颓废,然而我却丝毫不敢放松,躲在箱子后面紧张又焦急地等待着。

“他们如果毫无准备的话,只能是‘以退为进’,想方设法逃脱了。他们惟一的退路就是先退到屋子里,然后再从萨克斯—科伯格广场跑掉。琼斯,我相信你已经按我所说的办好了。”

“我已派了一个巡官和两个警官片刻不离地守在前门那儿了。”

时间一分一秒,过得可真慢!事后我们对了一下表,我们一直等了一小时十五分钟,可是我却感觉,那一小时十五分钟足足有一夜那么长,似乎都要等到天亮了。我蹲在箱子后面,生怕发

出声音,因而一直保持着—个姿势,累得四肢酸痛。尽管当时紧张地连大气都不敢出,但我的听觉却丝毫不受影响,我不但听到了他们的呼吸,甚至于还在分辨,到底是琼斯还是梅里韦瑟发出了刚才的叹息声。我从身前一箱子上望过去,一直紧盯着石板地,突然我隐隐约约地发现了一丝亮光。

最初,地板上闪现了一些灰黄色的闪闪光亮,接着,这些闪现的光亮联成了一条黄色光来。这时,一条裂缝在地板上无声无息地伸长,从下面伸上来—只手,那只手白白嫩嫩的,俨然是一只妇女的手。它在有亮光的地方附近摸索着,大约过了一分钟,这只手伸出了地面,手指头还在不停地蠕动。突然间,又倏得缩了回去,周围又陷入了一片漆黑,只剩下石板缝里还漏出的一点灰黄色火星。

周围又沉寂了几分钟。忽然间,随着—阵刺耳的迸裂声响,—块宽大的白石板从地板中间翻了过来,地板上随即出现了—个四方形缺口,从里面射出—束提灯的亮光。借着亮光,我看到在缺口边缘露出一张孩子般白净的脸,只见那个人机警地向四周环顾了—下,然后两只手扒着缺口,用劲地向上攀,最后他的肩膀和腰部全都露了出来,膝盖也跪在了缺口的边缘上。他动作麻利,—眨眼的工夫,已经站在洞口的一边,拉他的同伙上来了。他的同伙和他—样,动作灵巧自如,但是脸色苍白,—头红发看起来乱蓬蓬的。

“—切都还顺利,”他压低了声音说道,“把凿子和袋子给我,噢!天哪!阿尔奇,快跳,赶快跳,这里由我来应付。”

话音还没有落,福尔摩斯“腾”地闪了出来,冲过去抓住了那个人的衣领。另—个人见状猛地向洞里跳去。琼斯立刻冲了上去,—把抓住他衣服的下摆。接着,我听到—阵衣服被撕破的声音。忽然,我觉得—点亮光在黑暗中闪现了—下,紧接着,福尔摩斯的猎鞭狠狠地打在那个人的手腕上,—支左轮手枪当地—声

掉在了地上。

“约翰·克莱 ,束手就擒吧 !你今天逃不掉了。”福尔摩斯毫无表情地说道。

“未必如此。你们抓破了我朋友的衣服 ,但他还是逃出去了。”那个人异常冷静地答道。

“我们已派人在门口接他了。”福尔摩斯冷冷地答道。

“是吗 ?看起来你们的计划很周密 ,我真是自叹不如啊 !”

福尔摩斯回答道 :“见笑 !见笑 !你的红发会点子也别具特色 ,颇有成效。”

琼斯拿着手铐走了过来 ,说道 :“你的伙伴动作挺快 !不过 ,带上它 ,我会领你去和他会面的。”

琼斯把手铐扣在了他的手腕上 ,他一脸不服气的样子 ,嘴里振振有词 ,“你们可能不知道吧 !我的祖父是王室公爵 ,所以我是皇族之后 ,你们最好别用你们的脏手碰我 ,还有 ,跟我说话时 ,千万别忘了用 ‘先生 ’和 ‘请 ’字。”

琼斯眼睛瞪得大大的 ,忍住了笑说 :“好吧 ! ‘先生 ’请你这边走。我们沿着台阶上去 ,到了上面 ,我们会雇辆马车 ,把 ‘先生 ’送到警察局去。你看怎么样 ,克莱先生 ?”

“这才像话。”约翰·克莱平静地说。他向我们鞠了个躬 ,然后一言不发地跟着警探上了台阶。紧接着 ,我们三个也跟随其后 ,走出了地下室。梅里韦瑟激动地说 :“福尔摩斯先生 ,我真的是不知道 ,该拿什么来酬谢你。你的侦察和破案严谨周密 ,我从来没见过这样精彩的案件侦破。”

福尔摩斯说 :“约翰·克莱本来就欠了我一两笔账。为了侦破这个案子 ,我也花了点钱 ,不过 ,我想银行会给我报销的。不过 ,通过破这个案子 ,我获得的远不止这些。说话实 ,我从来没碰到过这样离奇的案子 ,现在我的大脑把它备了案 ,我又积累了一些新经验。其实 ,单是那红发会奇特的故事已给我很多启示了。”

第二天早上,我和福尔摩斯在贝克街喝威士忌酒,酒里加了苏打水。我很想知道,他是根据什么来设计昨晚的计划的,福尔摩斯便对我解释说:“听了威尔逊先生的讲述,我心里已经明白,红发会贴出了那个奇特的广告和抄写《大英百科全书》的工作,无非是想把一个人拴住在办公室里,而这个人正是威尔逊先生。这种调虎离山的方法实在是新奇,并且巧妙地利用了与威尔逊先生相同的头发颜色。两个罪犯里应外和,他们登出广告,一个临时找了个所谓的办公室,一个则极力鼓动威尔逊先生前去申请。这样,威尔逊先生每天都得离开铺子几个小时,他们当然就有足够的时间来做准备活动了。他们的目标是数以万镑的钱,又怎么会痛惜每周的四英镑呢!更何况,只有这样,威尔逊先生才会欣然上钩。其实,当我听到那当铺伙计宁愿少拿一半工资,也要留下来时,我就猜想,他肯定另有所图。”

“可是,你怎么猜出他在图谋什么呢?”

“假如店铺里有女人的话,我也许会猜疑,他们可能想支开当铺老板,趁机风流快活一下。但事情完全不是那个样子。当铺老板做的是小本生意,里面也没什么值钱的东西,他们肯定不会在当铺上打主意。那么,他们打广告,出高薪,精心谋划,又是为什么呢!威尔逊先生曾说过,他的伙计是个摄影迷,常常钻进地下室里洗他的相片。这提示了我,地下室,也许正是这个案件的重要线索。后来,我又查了一下关于那个伙计的资料,发现,他就是一直以来令警方头疼的,作案手段高明的罪犯。他天天去钻地下室,一直持续了几个月,每天都要忙三、四个小时,他会在那里搞什么呢?惟一可能的就是他在挖一条秘密通道。”

“我们去察看了当铺附近一带的情形。当时,你可能奇怪,我为什么拿手杖去敲人行道,其实我是想证实一直,地下室地底是朝前还是朝后延伸。一听到那声音,我心里就有数了,果然,它不是朝前延伸的。接着我去按门铃,恰好是那个伙计来开的门。以

前我和他交过手,但素未谋面。不过,那时我也没仔细地去看他的脸,我只想看清楚他的膝盖。不知你注意到了没有,他的膝盖处,裤子又破又脏。很明显,他天天跪着去挖地道。再接下来,就是最关键的一个问题了,他们挖地道想干什么?我们俩又在那里观察了一番,后来,我发现威尔逊房子的隔壁,正是城市与郊区银行。事情完全弄明白了。我们听完音乐会,你坐车回家了,我就在那个时候拜访了苏格兰场和这家银行的董事长,并请他们参加我们的夜间行动。后来的,你就都看到了。”

“我还是不明白,你怎么知道他们会在昨天晚上下手。”

“红发会突然解散,很显然,他们的准备工作已经完成,威尔逊在不在当铺里已无关紧要。也就是说,地道已经挖通。但是他们想到,黄金有可能被银行运走,而且地道也容易被发现,因而他们必然会及早动手,来个先发制人。星期六恐怕再合适不过了,这样,他们有足够的两天时间去逃跑。鉴于以上种种原因,我想他们必定在那天晚上作案。”

“真是太棒了。”我丝毫掩饰不了自己的赞叹之情,说道,“你的一大串推理,每个环节环环相扣。的确是无懈可击。”

“这让我生活得充实了一些。”他淡淡地说,打了个哈欠,又说道,“你知道的,我的生活无聊透顶,但我又不甘心一辈子碌碌无为。这些案件的确带给了不少的乐趣。”

“你是上帝派来,造福人间的吧!”

他耸了耸肩,说道,“过奖!过奖!我一直以来都信奉居斯塔夫·福楼拜在致乔治·桑信中的一句话,‘人是渺小的——创作才是一切。’”

格兰其庄园

这个案件发生在一八九七年的冬季。那是一个下霜的清晨，天还没亮，我便被人从睡梦中弄醒了，睡眼惺忪的我半天才看清福尔摩斯端着烛台站在我的面前。他一脸焦急，这使我吃了一惊。

“华生，你快起床，有一个紧急的案子，不能再耽搁了！”我知道一定发生了什么重要的事情，便立即穿好衣服，什么都没再多问。”

十分钟以后，我们已在马车上了。马车咕隆咕隆的驶在寂静的街道上，打破了一夜的沉睡。没过多久，天才蒙蒙亮，四周都笼罩在清晨的薄雾中，伦敦城如同披上了一层面纱，显得神秘而迷人，晨雾中，偶尔有几件醒目的制服掠过车窗，那是早起上班的工人们。空气还是清冷的，福尔摩斯缩在厚厚的棉衣里不发一言，我也一样。

我们来到查林十字街火车站，在站台里喝了杯热茶才走进车厢找到座位坐了下来。此时，我们才觉得有些暖意，不像在马车上那样寒冷了。福尔摩斯好像刚刚从梦中醒来一样，开始说起话来。在去往肯特郡的路上，他一直都没停下来。他先是从口袋里掏出一封信，大声地念给我听，我才开始了解案子的情况。信是这样写的：

肯特 玛尔舍姆 格兰其庄园

下午三点三十分

敬爱的福尔摩斯先生：

又来打扰您了 ,但是我不得不请求您火速赶到格兰其庄园来帮助我们调查解决这个情况极其特殊的案件 ,我想您在处理这类案件是专家 ,而且您一定会对复杂的案情 ,感兴趣的。现在 ,我们已把夫人放开 ,其他物品一律未动 ,希望您到这后能看到一个完整的犯罪现场。请求你快来吧 ,把伏斯塔斯爵士单独留在这里 ,是极不合适的。

您最忠诚的朋友 :
斯坦莱·霍普金

福尔摩斯接着对我说 :“霍普金已找到我到犯罪现场已有七、八次了 ,这几次的案情都比较复杂 ,我还是帮了一些忙的。华生 ,你是不是把这些案子都收集到你编的集子里去了 ? 这些案件的确都是很好的素材 ,读者一定都非常感兴趣。但是 ,你看待这些案子并不是从科学的逻辑推理出发 ,而是从你比较擅长的叙述故事的角度 ,这样很容易使案子情节化、故事化、富有传奇色彩 ,却减弱了它们原有的侦破艺术的典型性。你用大量笔墨描写精彩、刺激、紧张的细节 ,而忽略了侦破案件的方法 ,手段和技巧 ,这使读者们只能品尝一时的兴奋 ,紧张和激动 ,而读完以后再别无收获了。”

我极不喜欢听到别人这样说我 ,心中不很痛快 ,便反问他一句 :“你甭说我 ,你自己为什么不亲自写呢 ?”

“噢 ,华生 ,你别生气 ,我只是提出我个人的看法 ,希望你的作品能得到改进并趋向完善。至于我自己嘛 ,早就考虑到写书的必要性了。因此 ,我决定在晚年编写一部书 ,把我自己多年来的破案经验、侦查艺术和技巧都写到里面 ,供别的侦探朋友参考借鉴。像我们今天侦查的案子也可以写进去了。”

“这是个什么样的案子 ? 我对于那封信有些不理解。”我们把话题转移到格兰其庄园里发生的案子上来了。

“我猜这极有可能是一件谋杀案。”

“这样说来,伏斯塔斯爵士一定已经命归西天了?”

“我相信是这样的,一定是有人被杀了。叫我去的目的也正在于此,以帮助他们验尸、调查,否则,像霍普金这样阅历丰富、处事稳重的人怎能这样激动呢?这样一来,也排除了自杀的可能性。霍普金说到“把夫人放开”,这也就是说伏斯塔斯爵士死的时候,夫人好像被关在或是绑在什么地方。另外,由霍普金写信用的信纸来看,这一定是个上流社会的大家族。你瞧,信纸使用上好的纸张,上面还印有大约是家徽的由E、B两个字母组合而成的图形。我想他们居住的格兰其庄园一定也是个景色宜人的地方。我知道霍普金的为人,如果不到关键时刻,他不会轻易写这样一封信的,所以我心中像着了火一样焦急。估计案件该是昨夜零时以前发生的,到现在已有些时候了。”

“你是怎样知道这个大体时间的呢?”

“只要计算一下火车出发的时间和办事的效率就不难知道了,事情发生以后,首先要通知当地警局,警局再报告给苏格兰场,霍普金再奉命赶到现场,了解了情况以后再寄信给我,这一切都需要足够的时间,没有一夜我看是不行的。好了,我们已到了齐赛尔贺斯特火车站,所有的疑问都将有人为我们解答了,走吧,我们下车了。”

我们在乡间的小路上急行了两英里,心中都有自己的想法,根本无心看周围的风景,一直来到一座大型、豪华的园子门外。我们等了一会儿,园里面走来一个老头儿,他给我们打开了园门。从他那忧郁的眼神中,我们看出这里的确发生了不同寻常的事情。走进这座气势宏伟的院落,我们便看到两排老榆树整齐地排列在大路两边,大路也因为有了榆树的遮掩显得幽静而舒适。路的尽头是一座宽敞但不高的房屋,中间部分覆盖着密密的常春藤,已有些陈旧了。正前方的帕拉第奥式的柱子也说明这座房子

历史的久远。但是 ,房子却并不都是在古老的样式 ,有一侧显然是这个时代的风格 ,应该是重新建成的。另外 ,许多高大的窗户已有了新的变化 ,大约也都进行了修整。我们的朋友霍普金已站在房子门前等待我们了 ,他那年轻英俊的脸上写满了忧虑和着急。一看到我们 ,他便迎了上来。

“福尔摩斯先生、华生先生 ,你们总算来了 ,我还以为我的信出了问题 ,你们没有收到呢。请原谅我的措辞和不拘礼节的行为 ,我当时实在太着急了 ,已顾不得那些了。谢谢你们来这里帮助我。现在 ,我们已经处理得差不多了。夫人醒了过来 ,把事情讲得明明白白的 ,我们所要做的就剩下抓住路易珊姆那些强盗了。”

“怎么 ,是他们 ? 那三个姓阮达尔的家伙 ?”

“显而易见 ,事情就是出自他们三人之手 ,一个父亲和两个儿子都是恶魔一般的人物。我们两周前刚刚接到报案 ,得知他们在西顿汉姆做了坏事。没想到事隔不久 ,又来到这里做案 ,还惨无人道地杀死了伏斯塔斯爵士 ,简直太嚣张了。我一定不会放过他们 ! 他们必将受到绞刑的惩罚 !”

“这么说 ,优斯塔斯爵士果真被人谋害 ?”

“的确是这样的。他的头遭到通条的致命的打击 ,当场毙命。”

“在来这的路上 ,我打听到这位爵士名叫伏斯塔斯·布莱肯斯特尔 ,是肯特郡的首富 ,是这样吗 ?”

“是的 ,先生 ,您说得很对 ,这位爵士的确相当富有 ,而且还有一位漂亮的夫人。发生惨案的时候 ,她正在洗澡间。唉 ,年纪轻轻就遇到这种事情 ,真是可怜。我刚来这里的时候 ,着实被她的样子吓了一跳 ,那被恐惧和痛苦充斥的眼睛失去了活力 ,整个人都像枯萎了一样。我想在去餐厅之前 ,您还是先见见她 ,把事情的经过问明白为好。你说呢 ?”

福尔摩斯接受了霍普金的建议,来到夫人的卧房里。我和福尔摩斯与社会上各种各样的人都打过交道,其中也有不少漂亮的女士,但是像布莱肯斯特尔夫人这样气质高雅、雍容华贵的妇人我们倒是极少见到。她那如同凝脂一般的皮肤,金黄的头发,蓝色的眼睛,丰满的红唇,及苗条的身材,配上高雅的衣服,简直太完美了。她仿佛不是人间的女子,而是落入凡间的天使,是那样的不同寻常,超凡脱俗。然而,这个不幸的惨剧给她的面庞蒙上了一层阴郁的面纱,使她看上去有些忧郁和憔悴,没有生气。奇怪的是她的左眼睛又红又肿,想必是那伙强盗的卑劣行径所致,使她在精神上和肉体上都受到折磨。她的身旁站着一位神情严肃、待人冷漠的高个子侍女,她正在用稀释的醋水一遍又一遍地给夫人擦洗眼睛。夫人半躺在睡椅上,显然已被折腾得身心疲惫。但一见到我们进门,她立刻警惕地坐了起来,用敏锐的目光打量着我们。我想,虽然她遇到了这样的惨祸,但是她并没有丧失生活的勇气,更没有放弃思考和观察的能力。她身上穿着蓝白相间的肥肥大大的睡袍,瘦小的身体裹在里面,显得十分单薄。身旁的椅子上放着一件黑色的餐服,上面的金属片一闪一闪的,在我们眼中晃动。

她对霍普金说道:“先生,我已经把所有的事情一五一十地告诉了你,我能否恳求您代我再讲述一遍,我不想再回忆这件可怕的事情。”显然,她有些烦躁了,或者不想再受到刺激了。

“我想,还是夫人您再讲述一遍吧,这样才有利于福尔摩斯先生的调查工作的开展。”

“好吧,既然您认为这是有必要的,我就再讲述一遍。你们已去过餐厅了吗?我实在不敢再去想那具尸体的惨状了,这使我感到万分恐惧……”说着,她便掩面哭了起来,身体也随之剧烈地颤动着。这时,我们突然发现夫人那因袖口滑落而露出的玉臂上有两处红肿。福尔摩斯吃惊地叫了起来:“夫人,您臂上的伤痕是怎

么回事？难道不只是眼睛受伤，胳膊上也有伤吗？”夫人立即捋下袖子，把那洁白的、结实的手臂以及两处伤痕遮盖起来。并且平静地说，“这两处伤是我自己弄的，与昨夜惨案并无关联，你们不必大惊小怪。请坐吧，几位先生，还是由我来复述一遍事情的来龙去脉吧。”

“我与伏斯塔斯·布莱肯斯特尔结婚已一年有余。我想我没有掩饰的必要，坦白说，我们的婚姻并不幸福，丝毫无甜蜜可言。而且，这也是众所周知的事实。当然，这并不全是我的丈夫造成的，我并不想因为他去世而把所有过错归咎于他，我也有一定的责任。我从小生活在澳大利亚南部，那里的环境造就了我自由自在、无拘无束、不注重礼节的性格和习惯。但是来到丈夫的家里，我原来的一切都被这儿的繁文缛节否定了，我只得违背了我的性格，屈从于这里的生活习惯。这些虽然让我深觉拘谨，但至少我还能忍受。然而，当布莱肯斯特尔变得嗜酒如命，每日必喝得酩酊大醉的时候，我再也不能忍受了。我讨厌与他在一起，哪怕只有一分钟，我都想逃走。我是一个爱好自由、性格开朗的女人，然而却陷入了这样一次沉闷而拘束的婚姻之中，你们无法想像和感知我的痛苦！我一直希望解除我们的婚姻，结束我的痛苦，如果你们不认我这样做是合理的，那么你们就无异于在扼杀我的生命，浪费我的青春，冒犯天地的神灵，违背人间的道义！虽然你们的法律现在仍在导致一幕幕悲剧，但是世间自有公正，上帝会保佑受到不公平待遇的人们，惩治邪恶的！”这位夫人情绪非常激动，脸庞涨得通红，红肿的眼睛中喷射出悲愤的目光。她旁边神情漠然的女仆人伸出了双手，轻柔地把夫人的头部放到睡椅的靠背上面，这仿佛给了夫人几许安慰，她不再激烈地诉说而开始呜咽起来。过了不久，她尽力让自己平静下来，又对我们说起来：

“我们这座房子的新建成的部分，主要是由仆人居住。而中间部分主要以我们为主，包括我们的起居室和卧室，以及位于起

居室后面的厨房。其中,我的卧室在楼上,而女仆梯芮萨的房间在阁楼上面,平时的晚上,主、仆分开休息,互相之间从来没有走动,又因为隔得太远,什么声音都不可能在两部分之间互相传递,所以两部分都很安静。我想这伙强盗一定看准了这个漏洞,才敢这样放肆,毫无忌惮。”

“昨夜里,大家都和往常一样各自回屋休息去了。我的丈夫伏斯塔斯将近十点半也去睡觉了,只剩我和我的仆人梯芮萨没有睡。因为我早已形成了一个习惯,睡前一定要进行一番检查和巡视,直到一切都收拾得令我满意,我才能安心睡觉。在这一点上,我的丈夫是远比不上我的。而梯芮萨不得不等我巡视完毕,才能去休息。我觉得她跟随我检查房间是没有必要的,因此,就让她回阁楼去等候差遣。我到厨房、食品室、猎枪室、弹子房、起居室、客厅转了一遍,最后才到餐厅——这是我习惯的顺序。刚进餐厅的大门,我便感到有凉风从耳边“嗖嗖”地刮过,冻得我直打哆嗦。我意识到窗户一定没有关紧,便走到窗口那儿,掀开笨重的窗帘,想伸手去关窗户。这是一种法国式的高大的窗户,也可以当作通到户外的门。此刻,门里面竟然站着一个陌生的、健壮的成年男子,这让我大惊失色。借助我手中托着的蜡烛的微弱光亮,我发现门外的草坪上还有两个黑影在向屋子靠近,我不由地倒退了一步。这个男人立刻向我猛扑过来,为了避免我呼喊和挣扎,他先卡住了我的脖子,又抓住了我的手,让我动弹不得。好不容易等到他松了一下手,稍作休息的时候,我便想抓住机会,放声大喊,但他立刻发现了我的企图并一拳打在我的眼睛上,我便仰面躺下,什么都不知道了。我想我一定是昏迷了好久,因为当我再次醒来的时候,他们已经把叫仆人的铃绳扯断并且用它把我捆绑在餐桌旁的一把橡木椅子上。我全身被绑得非常牢固,连呼吸都有困难,更别想动一下了,嘴里塞进了一块手绢,根本叫不出声来。这时,伏斯塔斯来到餐厅里。可能他听到了一些奇怪的响动,便手

持黑刺季木棍冲了进来。我见他身穿睡衣、睡裤,与强盗们扭打到一起。这时,那个年纪偏大的家伙突然蹲下身体,从炉栅上抽出一根通条,向爵士走去。我着急地想要提醒我的丈夫,却怎么也喊不出声来,结果,我眼看着强盗用通条狠命地击打丈夫的头部,结束了他的生命。在丈夫身体倒地的时候,我还听到一声呻吟,随即便没有了动静,而我自己也失去了知觉。可能又过了几分钟吧,我苏醒过来。我发现强盗们仍然在屋子里。他们从餐柜中拿出了刀、叉以及一瓶酒,每个人手持着一个酒杯。我刚才曾对霍普金先生提起过,他们其中的一个长着浓密的大胡子,年龄也最大,而另外两个只是些孩子,或许还未成年。他们也许是一家人,一个父亲和两个儿子,可是他们为什么会这样残忍呢?他们凑在一起小声嘀咕了许久,才走到我面前检查我的绳索的捆绑情况以及其他的地方。又过了一会儿,他们才都离开了房子,还顺手关好了窗户。看他们走远了,我便开始折腾我口中塞的手绢,大约有十多分钟的样子,我终于把它从口中弄了出去,然后就大声喊着“救命”。梯芮萨听到了我的喊声,冲下楼来帮我解开绳索,她又通知了其他仆人来到屋里,并通知了警方。不久,伦敦方面也得到了消息。各位先生,这就是整个事件,我希望你们都听明白了,我真不想再来回忆这段刻骨铭心、悲痛至极的经历了。”

霍普金对福尔摩斯说:“先生,您还有什么疑问吗?”

“噢,已经没有了,我实在不想再刺激夫人的神经,引得夫人伤心,难过了。这样吧,我希望利用我去餐厅之前的时间再听听夫人的仆人梯芮萨的叙述,小姐,你看好吗?”

夫人的女仆毫不犹豫地讲述起来:“其实,我在阁楼上早就发现门外的草坪上有三个人影,他们在慢慢向房子靠近,但这并没有引起我的重视,我还以为是三个外出仆人刚刚回来呢,结果,没想到正因为我的疏忽才最终导致了惨案的发生。一小时以后,我应声冲到楼下,我被眼前的情景惊呆了:伏斯塔斯爵士躺在地板

上,四周全是他脑浆和血溅出的点子;夫人被捆绑在餐桌旁的椅子上,已经疲惫不堪了,身上还溅有许多血点子,先生们,如果我的主人来自澳大利亚阿得雷德港的玛丽·弗莱泽女士,现在的格兰其庄园的布莱肯斯特尔夫人,不是已磨炼得这样坚强勇敢的话,恐怕他们早已逼得她走投无路,随着爵士去了。好了,先生们,你们别再打扰我可怜的夫人了,她也该安静地休息一会儿了。请原谅!”说罢,这个本来神情严厉的女仆一下子温柔起来,她扶住夫人的肩膀一起走出房间,那样子如同母亲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让我们都觉的有点温暖。

霍普金告诉我们:“梯芮萨与夫人一直生活在一起,夫人是由梯芮萨一手抚养长大的。一年前,夫人嫁给了伏斯塔斯爵士,她也随夫人从澳大利亚来到英国。她的全名是梯芮萨·瑞特。在现在这个社会,我想没有人能比梯芮萨更忠诚了。福尔摩斯先生,我们去餐厅看一下吧,请走这边。”

福尔摩斯刚来时那种强烈的兴趣已被打消了许多,表情也单调起来,我想一定是因为案情十分简单,所以吸引力不大。看来现在只剩逮捕罪犯了,但这样简单的事情又何必麻烦他自己本人呢?这个时候福尔摩斯眼睛中出现了烦恼的神色,如同一位博学多才的医师给一个病人看病,却发现病人只是患有最普遍的疾病而产生的烦躁情绪,好在格兰其庄园的餐厅里有着一幕奇异的景象,这使得他又激发了减退的好奇心,重新重视起来。

这是一间又高又大的房屋,屋顶的天花板用橡木制成,刻满了花纹,周围的墙壁上画有许多鹿头和古时候的兵器,墙壁下面是橡木嵌板。门对面正是夫人提起的法国式的高大的窗户,右侧还有三个小窗口,冬天,阳光就从这里照射进来;左侧是个巨大的壁炉,而且被挖得很深,壁炉上面还有一个壁炉架子。壁炉旁有一个带有扶手的沉重的橡木椅子,椅子下面有横木,那根系在花绦上的紫红色的绳子就是从椅子两边穿过,系到这根横木上的留

下来的。这些情况并不是我们最初就注意到的,而是后来检查的结果。我们所有的注意力都集中到倒在壁炉旁的虎皮地毯上的爵士的尸体上了。

乍看上去死者的年纪大约在四十上下,他身高体壮,高大魁梧,仰面躺在地上,两手紧握着一根粗短的黑刺李木棍,成拳的形状置于身体前面。他皮肤略黑,长着鹰钩鼻、毗着的白牙齿在又粗又硬的黑胡子中十分醒目。本来非常英俊的容貌,此刻却因痛苦而变了形,十分恐怖。他的头部伤势很重,鲜血和脑浆溅得屋里到处都是,看来强盗决意要置他于死地,给了他致命的敲击。作案工具——一根很粗的通条,就扔在他身体的旁边,从它折弯的程度足以想见重击的力度。他身上穿着华美的绣花睡衣,一双光脚从裤腿下伸出来,不难知道他是因听到动静而冲进餐厅来的,福尔摩斯俯下身体对通条和尸体进行了仔细的检查。然后对我们说:“这个年纪最大的强盗阮达尔力气可是相当大的!”

霍普金赞同地点着头,“的确像您分析的那样,根据有关资料,我们得知他是个野蛮、残暴的恶棍。”

“抓到他应该不是件困难的事情。”

“是的,先生,我不觉得这有什么困难,我们很早就开始追捕他们了,曾有人盛传他们去了美国。实际上,他们仍留在英国国内。我想他们是逃不出我们布下的天罗地网的,但是我至今想不明白,这伙强盗既然已经知道自己被通缉,而且夫人又能认出他们,说出他们的相貌,那么他们为何还要做这样的傻事呢?”

“按一般人的思维,这伙强盗肯定不会留下活口,而将置布莱肯斯特尔夫人于死地的。”

我插话说:“或许他们并没有想到夫人在一段时间的昏迷后又苏醒过来。”

“这也不是没有可能。如果他们认为夫人完全失去了知觉,不会妨碍他们作案,那倒很可能会放过她,不取她的性命,霍普

金 这位爵士是不是有些奇怪的事情？我道听途说了不少情况。”

“他是个双面人物。当他头脑清醒的时候，完全是一个正常人，善良温柔，和蔼可亲，而一旦喝醉了酒就变成了一个邪恶的魔鬼，什么坏事都能做出来。他极少喝得酩酊大醉，但只要喝多了酒，凶相就完全暴露出来了。尽管他家缠万贯，身居显位，但是据我们了解，他性格孤僻，不爱参加交际活动。我还听说了一件极其残忍的事情：他曾经把夫人养的狗的身上浸满煤油，然后用火活活地把它烧死了。这事好不容易才被平息下去。接着他又掀起了一场风波。他拿水瓶无端地扔向女仆梯芮萨·瑞特，好在有惊无险。要是从私人感情的角度考虑我倒倾向于强盗，因为他杀死了一个恶魔。福尔摩斯先生有什么情况吗？”

福尔摩斯那时正跪在地毯上，仔细地查看着那根曾绑过夫人的紫红色绳子，望着那个绳结发呆，随后，他又观察强盗打断的绳子余下的另一段绳子。他好像自言自语又好像是对我们说：“绳子往下拉，厨房的铃铛毫无疑问会大响起来。”

“即使响起来，也不会有人听到，厨房在这座房子的后面。”

“但强盗怎么会料到铃铛是通向后厨房的？他们怎么会这样冒失地拉动这根绳子呢？”

“是啊，福尔摩斯先生，您问得很有道理，这个问题也使我疑惑了许久。我的考虑结果是强盗一定已经摸清了这座房子的底细，了解了这儿的习惯。他一定是收买了这里的仆人，打听到仆人们平时睡得很早，而且住在房子新建的部分，以及厨房的铃声他们是听不到的。但是，据我调查，这座庄园共有八个仆人，个个都忠诚老实，品行端正，并无恶习。真是太奇怪了。”

“如果每个仆人都是这样忠实，那么……”福尔摩斯迟疑了一下，“我们不得不将视线转移到被主人扔过水瓶的那个仆人，即夫人的女仆梯芮萨身上，只有她是最可疑的人，尽管她对夫人忠心耿耿，别无一心。但现在这个情况并不是最重要的，抓到阮达尔

之后,一切自然就清楚了。我们还是先来检查现场的实物,以印证夫人的那套证词。”他转身走到窗前,把夫人提到的那扇法式门窗打开,仔细地巡视了一遍,边看边说道:“窗户下面是坚硬的路面,不可能留下任何痕迹。壁炉架子上面有一支已经燃烧过的蜡烛。”

“他们大概就是靠这根蜡烛的光亮以及夫人卧室里拿出来的蜡烛的火光作案并逃离现场的。”

“他们都盗窃了些什么东西?”

“偷去的东西倒出乎意料的少,只是从餐柜里拿走了六个银盘子,其他都完好无缺。或许正像布莱肯斯特尔夫夫人分析的那样,强盗们因杀了人而惊恐万分,只想快些逃离这里。否则,这座房子恐怕已被洗劫一空了。”

“听起来似乎有些道理。但我听说他们还喝了酒。”

“是的。应该是为了镇静下来而采取的方法。”

“或许你们没有移动餐具柜上的三个玻璃杯吧?”

“是的,还跟最初一样放在那里。”

“我们来检查一下,咦,这是什么?”

我看到桌上放着三个平行放置的杯子,每个杯子里都曾盛过酒,其中的一个杯子还留着葡萄酒的渣滓。酒杯旁是一个还剩大半瓶酒的葡萄酒瓶。一个长而脏的软木塞被扔在一边,那古仆的式样以及沉积的尘土都向我们透露着它年代的久远,这伙强盗居然品尝了这样一瓶两年老酒。

福尔摩斯突然露出了欣喜的表情,眼睛里闪烁着喜悦和智慧的光,一改刚才冷漠的态度,对那个木塞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抓起木塞,翻来覆去地看着。

“你说,他们怎样把这个东西拔出来的?”

霍普金的手指向抽屉的方向。从半开的抽屉缝里就能看到几条餐巾和一个把拔塞用的钻子。

“奇怪,布莱肯斯特尔夫人提起过强盗用拔塞钻开酒瓶的细节吗?”

“不,没有。我想强盗们拔瓶塞的时候,她一定还没有苏醒过来。”

“实际上,他们并没有使用爵士家的拔塞钻。你仔细观察软木塞的上端,会发现这种痕迹极有可能是小刀上附带的螺旋留下的,这个螺旋不会超过一英寸半,而且先后被插进去三次,才完成拔出木塞的工作。实际上,用拔塞钻直接卡住瓶塞,很容易就能把木塞拔出来。或许,这个人身上有多功能小刀吧。”

霍普金高声叫了起来,“您说得很有道理。”

“但是我却不知道这几个玻璃杯到底能说明什么。对了,你敢肯定布莱肯斯特尔夫人亲眼目睹了这三个强盗用杯子喝酒的情景,是吗?”

“是的,这还是她专门提到的一点。”

“好吧,我们把这个问题先搁在一边。不过,我总觉得这三个杯子没那么简单。霍普金,难道你不觉得它们有一些特别的地方吗?没有?你看不出来吗?算了,先这样吧。我想也可能是因为一个人一旦掌握了些专门的知识 and 技巧,就不愿意从最基本的条件入手,简单地分析、解释问题,而总希望事情复杂化,不运用那些知识好像就不能找到答案一样。当然,玻璃杯给我的感觉也许只是我偶然的感触。好了,霍普金看来我们对这件事并没有多大用处了,因为,显然你认为案情已是非常明朗的了。我相信你一定会又快又顺利地结案。如果抓到阮达尔或是有别的情况,请你不要忘记尽快通知我们。华生,咱们回家吧,我想我们还有些事情要做。”

回去的路上,福尔摩斯流露出疑惑的神情,似乎他的灵魂还在格兰其庄园华美的餐厅里流连。他有时眉头紧锁,表情严肃,陷入了深深的沉思;有时又竭力寻找轻松的话题,与我高谈阔论,

总之,他表现得心不在焉,心神不宁。结果,他做出了出人意料的事情——当火车从一个小站启动的时候,突然跳下车来到站台上,也顺手把我也拽了下来。

火车很快就消失在弯道上了,福尔摩斯抱歉得说:“对不起,亲爱的华生,我让你受惊了。我心中突然生出一个念头,无论如何都摆脱不掉。我看,我不能留下这个案子不管。我的直觉告诉我,事情全然不是这么一回事。我敢说一定有人颠倒是非。然而我得承认夫人的证词是无可挑剔的,女仆也没有什么值得怀疑的地方,她连细节枝末节都考虑得很清楚,无懈可击。但是我的确有不同意的想法。尤其是那三个玻璃酒杯,我想我从一开始就陷入了一个误区,被既定的事实应该说很可能是编造的事实牵着鼻子走,把一切事情都看成是理所当然的。但假如我跳出所有的证词,重新审视一切,我想也许我会得到更多的证据。我对此深信不疑!华生,咱们坐在这条凳子上等候回格兰其庄园的火车吧,我就利用这段时间告诉你我的怀疑,但你一定要从女仆和女主人那些看似真实准确的证词中解脱出来,否则,只会继续上当。这位夫人讨人喜欢的性格和容貌的确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我想,如果我们静下心来认真地考虑夫人的证词,不难发现其中的一些细节是有漏洞的,足以引起我们的怀疑。试想一群强盗两周以前刚到西顿汉姆折腾得沸沸扬扬的,手头又有钱财,怎么会在间隔这么短的时间内再出来行凶作案,而不去潇洒快活地享受一番呢”。同时,他们的活动和长相早已刊登在报纸上,如果有人想编造一个抢劫的故事,那很可能会联想到他们几个人身上。再说,没有哪个强盗会在那样早的时间去打劫,没有哪个强盗会愚蠢地打伤一个妇女来阻止她大喊大叫。我想打她的结果,除了换来更大声音的喊叫之外,再无其他。还有,阮达尔这三个强盗,他们的力量足以对付一个比爵士还要壮的男人。一般说来,他们不会去杀人,因为根本没有这个必要。另外,强盗们都是

非常贪婪的,他们会把能带走的全都席卷而去,绝对不会只偷几个银盘子就作罢。最后,我知道强盗有这样的习惯,即喝酒一般要喝光。而餐厅里的葡萄酒还剩下多半瓶。华生,这些事情都是值得怀疑的,难道不是吗?”

“福尔摩斯,所有的这些细节加到一起可能会产生这样的效果,但是,如果把它们分开来看,又不是没有可能的。我最迷惑不解的还是他们怎么会把夫人捆绑到橡木椅子上呢?”

“这也是我头脑中的一个疑点,华生,既然他们已杀死了爵士,那么,他们很可能也会杀死夫人灭口,或者干脆把他关闭起来,以防止她看到他们的行动。不管怎么说,夫人的证词并不完全属实。另外,酒杯的问题也是一个疑点。”

“酒杯不是搞清楚了吗?”

“你认为已经清楚了?”

“是的。”

夫人说看到三个人各持一酒杯喝酒,你觉得这有可能吗?有可能。三个杯子里面都倒过酒。”

“的确都沾了酒,但只有一个杯子里面有渣滓,我不知道你是否观察到了这一点。那么你作何解释呢?”

“倒酒时,在最后杯子里可能会有渣滓。”

“不可能。酒瓶里盛满了酒,酒质是相同的,不可能说前两杯酒很清,后一杯有渣滓。我想来想去,只有两种分析。一种是直接用瓶子先倒了两杯酒,然后晃动了几下酒瓶,再倒第三杯。所以,第三杯里有渣滓,但怎么想似乎也不可能发生这样的事,因此,排除了这种可能性。第二种分析是这样:只用了两个酒杯喝酒,两个杯子中的渣滓都倒入第三个杯子,好像是有三个人在一起喝酒一样,实则只是假象。这样,不就能够解释渣滓集中到一个杯子里的原因了吗?是的,我想准保是这样的,如果我在这个小小的细节上成功地做出了解释,那么,我就推翻了女主人和女

仆的所有证词,从而证明她们全都在编造谎言,掩盖事实真相,那么,这个案件可就非同寻常了。现在,我想我们不能再依靠他们了,虽然她们掩盖真相一定有什么原因,但是很难让她们现在就开口解释。所以,一切都靠我们自己了,真相会搞清楚的。啊,火车来了。华生,咱们这就回庄园里去。”

我们的突然返回使格兰其庄园的主仆们惊诧万分。斯坦莱·霍普金已离开庄园,回警局总部汇报案情去了。福尔摩斯来到餐厅,把门从里面反锁起来,就开始了他长达两个小时的检查。最终,他找到了能够证实他通过逻辑推理得出的结论的有力证据。

开始,他坐在房间的一个角落里仔细地观察着,如同一个学生目不转睛地盯着教授,以把他的每个动作都暗记在心。我跟着他,帮助他进行检查的工作。这可是个细致活儿,无论是窗帘、窗户、地毯,还是椅子、绳子都不能放过,逐一查看。爵士的尸体已运走了,其他的物品仍保持案发后的样子,并无变动。最有意思的是,福尔摩斯居然爬上了坚固的壁炉架子去求证结论。引起他兴趣的正是残余的铃绳。那个时候,他高高在上,而那根断了的还余下几英寸的紫红色绳头,被铁丝牵引着,离他还是有一段距离的。福尔摩斯为了凑得更近一些,他竟然让一个膝盖跪在墙上的一个木制托盘上,再仰头去看。此刻,他与绳头的距离不过就几英寸那么远了,正好让他端详了个仔细。但是随后他对于木制托盘的兴趣似乎又盛过了紫红的绳头。他仔细地查看了一遍后,才心满意足地跳了下来。

他冲着我叫起来,声音中包含着喜悦和自信。“华生,一切都清楚了,我们的案子解决了!这恐怕应该是我们的故事集中最为奇特的一个了。天啊!我真是糊涂了,几乎让真相与我擦肩而过!现在,只剩几点小细节尚未弄清楚,整个案情,已经清晰明了了。”

“那么,哪些人是凶犯呢?”

“华生,不是一些人,而是一个人。只有一个凶犯,但是他是

个极难打败的人。他的身体一定像狮子一样强壮 ,要不 ,他不可能一下子就把通条打弯 ,他身高六英尺三英寸 ,又拥有一双巧手和像松鼠一样伶俐的身体。当然 ,他还有一个聪明的头脑 ,否则也不会编造出这样惊心动魄、逻辑严密的故事 ,这可是他精心筹划、密谋的结果。本来铃绳不该露出破绽 ,但是‘智者千虑 ,必有一失’啊。”

“这是怎么回事呢 ?”

“华生 ,咱们来设想一下 ,如果你想把铃绳扯下来 ,那么铃绳会从什么地方断开呢 ?显然应该在铃绳和铁丝相连接的地方。那么 ,在什么样的前提下绳子会在离接口处三英寸的地方断开呢 ?”

“或许因为年久磨损了。”

“回答正确。我们检查过捆绑夫人的绳子的断头 ,看起来的确很像是经过磨损了的 ,但实际上 ,这是凶犯故意用刀子磨出来的 ,只是一个假象而已。因为绳子的另一断头并未磨损。在地面当然无法看清楚——这个狡猾的家伙本想钻这个空子 ,但是一旦爬到壁炉架上 ,一切就一目了然了。另一个绳头被刀子切得很齐 ,丝毫没有磨损的迹象。现在你能够想像得出这件事的真实情况了吧。这个凶犯需要一根绳子 ,把女主人捆在椅子上 ,但又害怕拉断绳子会引起铃声大作 ,既而惊动房子里的仆人们 ,因此 ,他不得不想别的办法。于是 ,他爬上壁炉架子想用刀截断那根绳子 ,但因高度还是不够 ,所以就把一条腿的膝盖跪在木托盘上 ,这才取出刀子、把绳子截断。木托盘上的尘土有被擦过的痕迹 ,足可以证明这个凶犯确实是这样做的。因为我上去以后 ,够不到那个地方 ,至少还有三英寸的差距 ,所以 ,我猜他比我要高出三英寸。华生 ,你来看橡木椅子上是什么痕迹 ?”

“是血 !”

“的确是血迹。这足以说明夫人的证词毫无价值 ,完全是谎

言。强盗杀死爵士的时候 ,如果她是被绑缚在椅子上的 ,那么这些血迹从何而来 ?我坚信 ,她一定是在丈夫被谋杀后才到这把椅子上坐下的。而且 ,我打保票 ,她的那件黑色衣服上一定也有血迹。华生 ,我们终于取得这次破案的主动权 ,虽然我们从失败开始 ,但我们还是赢得了胜利。不过 ,咱们如果想得到必要的信息 ,还是得小心提防。我想找女仆梯芮萨聊一聊 ,言辞定要加倍仔细才行。”

这个澳大利亚女仆是一个神情严厉、寡言少语、喜欢猜疑的女人 ,而且态度无礼 ,没有受过良好的训练。福尔摩斯对这个女人 ,非常友好温和 ,耐心地倾听她的“谎言” ,终于赢得了她的好感和信任。于是 ,她便敞开心灵 ,把对于爵士的憎恨一古脑儿地说了出来 ,毫不隐瞒。

“您说的的确是实情 ,先生 ,他是向我扔过水瓶 ,那一次是因为在他骂夫人的时候 ,我气愤地说了一句 :‘如果夫人的兄弟在伦敦的话 ,你一定不敢这样嚣张了 ,’惹得他大发脾气 ,抓起水瓶向我扔过来。假如不是夫人阻拦他 ,恐怕我得连续躲闪十来次 ,因为他一定还会再扔的。他总是与夫人吵架 ,并且虐待夫人 ,而夫人为了保全颜面不得不忍气吞声 ,尽量避免与他发生正面冲突。夫人还常常隐瞒她受虐的实情 ,像今天早晨您看到的她手臂上的红肿 ,我也是今早刚刚才知道的。那一定是爵士用别针扎伤的。即使他已经死了 ,我还是要诅咒这个邪恶的魔鬼 ,但愿上帝能够饶恕我的罪过。我还记得我们与他初识时的情景。当时 ,我的女主人还是头一回离家旅行 ,来到伦敦游玩。他笑容可掬地走进了我们的生活 ,我们还以为他是一个善良、和蔼的好人呢 !他利用他的封号、财富以及奢华、虚浮的伦敦式的风度赢得了夫人的欢心。那时还是我们到伦敦的第二个月 ,也就是七月份。正月他们就结婚了。现在想想 ,真是噩梦一场 ,夫人的命太苦了 !啊 ,她怎么下楼来了 ?先生们 ,见她请别问过多的问题 ,她所受的痛苦和

折磨已经够了。”

女仆带我们走进起居室 ,布莱肯斯特尔夫人已坐到那把睡椅上。看起来 ,她精神了许多。梯芮萨走上前去 ,又开始给夫人热敷青肿的眼睛了。

“怎么 ,福尔摩斯先生 ,您还没有审问够吗 ?”

福尔摩斯平静而温柔地说道 :“并不像您说的那样 ,夫人。我的初衷并不是要给你带来不必要的伤害 ,而是希望使您平静下来 ,因为我已了解了您所受过的苦痛和折磨 ,假如您能视我为朋友 ,对我信任的话 ,我将用实际行动证实我不会辜负您真诚的信赖的。”

“您想要我为您做些什么 ?”

“只有一个要求 ,请您把真相告诉我。”

“什么意思 ,福尔摩斯先生 ?”

“请不要再隐瞒了 ,布莱肯斯特尔夫人 ,那只是徒劳的 ,或许您曾听说过我的大名 ,那么我以自己的名誉担保 ,您的证词完全是胡编乱造的谎言。”

布莱肯斯特尔夫人和女仆梯芮萨异常惊讶 ,脸上都失去了血色 ,变得惨白 ,圆睁的双目流露出恐惧和惊慌 ,随后 ,梯芮萨大叫起来 :“你这个可恶的家伙 !你竟然敢指责我的主人撒谎了 !”

福尔摩斯腾地一下从椅子站起来 ,声色俱厉地说 :“你真没有什么要告诉我的事情了吗 ?”

“是的 ,我已毫无保留。”

“布莱肯斯特尔夫人 ,您又何必呢 ,较之虚伪真诚与坦率不是更好吗 ?”

这句话对夫人有了点作用 ,她脸上呈现出犹豫不决的神情 ,随后 ,又被一种坚毅的神情所替代。但最终她只是目光呆滞 ,神色茫然地回答说 :“我把所知的一切都告诉了你们。”

福尔摩斯拿起帽子 ,挑了一下眉毛 ,耸了耸肩膀。“我很抱

歉 夫人。”说完 ,他便与我一起走出了起居室 ,来到庭院里。院中央有一个水池 ,他便走了过去。偌大的池面已结了厚厚的冰。但是为了养一只白天鹅 ,又砸开了一个洞。福尔摩斯驻足观察了一会儿 ,然后才继续往前走 ,穿过林荫道 ,来到院门口。他在门房里匆匆忙忙给霍普金写下了一封短信 ,递给看门人。

“事情到了决定成败的关键时刻 ,成与败皆有一半可能。但是为了证明我们 ,没有白来第二趟 ,我们得为霍普金尽点力量 ,但我目前还不能让他知道我们准备做什么。现在 ,我们到位于波尔莫尔街尽头的阿得雷德·南安普敦航线的海运办公室走一趟。英国与澳大利亚之间还有另外一条航线 ,但那只是小公司营办的 ,我们还是从大公司入手吧。”

经理接到通报及看了福尔摩斯的名片以后 ,立刻请我们到他的办公室去 ,福尔摩斯不费吹灰之力就得到了他想得到的信息 ,一八九五年六月 ,只有“直布罗陀磐石”号一条航船来到英国港口 ,这艘航船是该公司最大、最豪华的客船。我们在旅客名单中找到了阿得雷德的弗莱泽小姐和女仆的名字 ,现在 ,这艘轮船正在苏伊士运河南面的某片水域停泊 ,即将开往南澳大利亚。船体自身与一八九五年相比 ,并无多少变化 ,只是原来的大副杰克·克洛克已被调离该船 ,到新制造的“巴斯磐石”号船上当船长去了。这只船将于两天之后从南安普敦启航。船长家住西顿汉姆 ,马上要到公司里来请示工作和任务 ,所以 ,我们愿意等的话 ,就会有机会与他见面。

福尔摩斯对于是否见他这一问题持无所谓态度 ,只是想了解这位先生从前的品行和经历。经理认为船长是个工作狂 ,该船上上下下的官员中无人能与他相提并论。他的工作总是做得完美得体 ,让人无懈可击 ,他的为人也很忠诚可靠。然而 ,虽然他善良、忠实、热情 ,但在船下 ,他还有粗俗、冒失、急躁、易激动的另一面。当时我确实有“人无完人”的感触。福尔摩斯掌握了这些主

要情况以后 ,便与我一起乘马车离开了阿得雷德——南安普敦海运公司。不久之后 ,马车在苏格兰场门前停了下来 ,但福尔摩斯却一直端坐在马车里 ,沉思默想 ,一言不发 ,根本没有进去的意思。后来 ,他让马车夫驶往查林十字街电报局。在那里 ,拍了一个电报 ,随后我们就回到了贝克街我们的住宅。

走进屋里之后 ,福尔摩斯突然说 :“噢 ,不行 ,华生 ,我可不能这样做 ,在传票发出之后 ,我就不可能再有机会营救他了。我曾有过几次这样的经历 ,它们使我意识到了这一点 :有的时候 ,侦破案件所带来的伤害是远远超过案件自身带来的伤害的。这种时刻 ,还不如装装糊涂 ,欺骗一下英国的法律 ,以求对得住自己的良心呢。所以 ,现在做事极其谨慎 ,如果没有掌握足够的信息和情况 ,就绝不贸然采取行动。”

傍晚时分 ,霍普金来了。

“福尔摩斯先生 ,您简直都变成魔法师了 ,您似乎有出神入化的奇异功力。要不然 ,您怎会猜到水池底部有丢失的银盘子呢 ?”

“我并没有猜中。”

“但您提醒了我 ,让我去检查水池。”

“这些银盘子是在水池里被找到了 ?”

“是的 ,先生。”

“我对自己能帮助你而感到由衷的喜悦。”

“帮助我 ?我看您这不是帮助我 ,而是给我出了一道难题。本来偷的东西就不多的强盗 ,怎么会把银盘偷到手又扔进池子里去呢 ?”

“是的 ,这件事确实很蹊跷。不过 ,我想只有两种可能性一种是偷窃的人并不需要银器的情况 ,另一种是偷窃之人只是为制造骗局而故意扔掉的情况。”

“但您怎会有这样的想法呢 ?”

“我不过是胡乱猜测的 ,强盗们走出窗户 ,来到院子里 ,发现

眼前有一个水池 ,水池面上一个洞。他们立即想到这个洞可是个藏赃物的理想之所。”

“啊 !”斯坦莱·霍普金对此解释颇不能理解 ,大叫了起来。”那个洞会是个藏东西的理想之所吗?噢 ,我终于明白了 ,那时时间还不算太晚 ,他们手持银盘跑到街上 ,极可能被人发现 ,所以 ,他们把银盘先藏在水底 ,等没人的时候再回来取走。福尔摩斯先生 ,我觉得这样解释要比理解为制造骗局的说法 ,更为适当。”

“是啊 ,你的解释真的很有道理。显然 ,我的想法太不切实际了。不管怎样 ,这伙强盗再也无法得到这些银器了。”

“先生 ,他们的确再也找不到这些银器了 ,这可全是您的功劳。而我的却承受着更大的挫折。”

“怎么了霍普金?”

“您有所不知 ,福尔摩斯先生 ,今天上午 ,阮达尔这伙强盗在纽约落入法网 ,束手就擒了。”

“什么?我没有听错吧!霍普金?这与夫人和女仆的说法——他们昨夜在肯特郡进行了谋杀、盗窃活动完全不一致了。”

“是的 ,先生 ,根本不相符合。但是 ,除了阮达尔这伙强盗 ,应该还有的与此相像的三人组成的强盗团伙 ,或者可能是警方从未发现的新盗窃小集团什么的。”

“是的 ,你的分析倒是挺有道理的 ,你下一步要怎么办呢?”

“福尔摩斯先生 ,您深知我的品性 ,如果不能查清这个案件 ,我做什么事都不会安心的。难道您不能给我点启发吗?”

“谁说我没有给你启发?我早就告诉你了。”

“什么启发?”

“我认为这完全是个骗局。”

“骗局?福尔摩斯先生 ,为什么会是个骗局呢?”

“这确实是个难以回答的问题。我只是给你提出这个看法 ,或许你会认为它有一定的合理性和可能性 ,如此而已。你不同我

们共进晚餐了吗？那好吧，祝你好运，有情况再通知我们吧！”

晚餐吃过之后，福尔摩斯点了烟斗，换上拖鞋，来到壁炉前坐下来，伸脚过去取暖。话题又回到这个挠心的案子上来了。这时，他忽然迅速地看了一下表。

“华生，我想事情还会有新的进展。”

“什么时候才能知道呢？”

“就是现在，不出五分钟。我想你一定不赞成我刚才对待霍普金的冷漠态度。”

“你一定有你的想法。”

“谢谢你，华生，你太了解我了。或许应该这样说。我掌握的情况与他掌握的情况的区别就在于官方与非官方的差异。既然我站在非官方的角度，那么我就有权利按我自己的思想做出判断，而霍普金却不能这样做。他必须把所知的一切情况公布于众，否则，就是渎职、失职的行为。在这个没有最终定论的案子里，我之所以对我所知的情况守口如瓶，就是因为不想让他处于劣势。只得等我彻底弄清楚才行。”

“那么，要等到什么时候呢？”

“不用再等了，已是时候了。现在请允许我拉开这奇特的戏剧的最后一场。”

这时，楼梯上传来了脚步声，很快地，门就被推开了，一位长相、身材极为标准的青年男子来到屋里。他身材高大，步伐敏捷，长着金黄色的胡子。他那深蓝色的眸子不时流露出敏锐和聪慧，黝黑的皮肤让你不得不联想到热带的骄阳。他随手把门关上了，然后就站在门口，望着我们。他胸膛一起一伏的，双手握成拳放在身体两侧，显然，他心中正涌动着难以控制的情感。

“克洛克船长，请坐下来。我的电报你收到了吗？”

“是的，福尔摩斯先生。”他边说着边坐到一把扶手椅子上，并用机械而迷惑的眼神打量着我们。“我按照你的要求来到这里，

应该非常准时吧。我知道您已到办公室去过了,我无论如何都逃不掉了。那么,请直接说吧,你打算怎样处理我?我已做了最坏的打算。快速捕我吧,我不想在这里与你玩猫捉老鼠的游戏。”

“华生,快给船长一根雪茄。船长先生,请镇定一下你的情绪吧,你大可不必这样激动,如果我认为你是罪犯,那我怎么会与你坐在一起抽烟呢?这一点你应该明白,我希望你能坦白告诉我你所做的一切,我们倒可以想点办法,但如果你与我玩花样,那么我只能对你不客气了。”

“你让我交待什么呢?”

“请你原原本本,一五一十地把昨天晚上发生在格兰其庄园的事情讲述出来。我们把丑话说到前头,你必须诚实地,不加不减地讲出来,否则,我只能把你交到警察手里了。我已了解了大量情况,所以一旦你有任何隐瞒,我都会察觉到的,我想我们都不希望警哨大响的情况发生。”

一番沉思之后,这位船长用黝黑的手使劲拍了下自己的腿。“让我来碰碰运气吧。我愿意相信您是个为人正直、遵守诺言、言行一致的人,所以我会告诉你事情的经过。但有一点我必须事先说明,关于我自己的所作所为,我决不后悔,而且如果让我再做一次,依然无畏无惧,在所不辞,并为此骄傲,那个可恶的家伙,真该千刀万剐。但关于玛丽·弗莱泽女士,我不想用夫人这个可憎的名字来称呼她,我一想到自己的行为使她陷入了难堪的境地,心里就禁不住难过,不安起来。为了她的一个美丽动人的微笑,哪怕让我付出生命的代价我都义无反顾,而现在我却无法让她平静地生活……但是,先生们我实在没有别的办法了,不如我说出实情,你们帮我想想,如果你是我的话,你会怎么做呢?”

“你们好像已了解了一切,还是让我从头说起吧。我想你们已经知道我和玛丽是在‘直布罗陀磐石’号上相识的。当时,我还是只是个大副,她是游客。从见到她第一眼起,我就陷入了爱情

再也难以自拔,她成了我心目中惟一的女神。航行每过一天,我的爱也就加深一层,显然我们之间并没有特殊的交往。我曾多次在当班的时候跪在黑漆漆的甲板上,亲吻她白天曾经走过的地方。我的爱使我倍受煎熬,简直都快把我逼疯了。可她依然像一般女士那样对待我,把我当作一个普通的朋友,丝毫没有觉察我一厢情愿、强烈的爱情。但是我并无怨言。分别之后,她仍然无忧无虑,毫无牵挂,而我却失去了我的自由。”

“当我第二次航海回来,我听说了她结婚的消息,但我并不悲伤,反而由衷地为她感到高兴。她有权选择自己喜爱的人,她有权享受爵位和金钱。她生来就是一个应该享受美好和高贵的东西的女人。而我只是个不起眼的水手,我为她感到庆幸:幸好她没有选择我这样的人,这就是我对玛丽·弗莱泽的爱情。

我从来没有奢望过能再次与她相遇。而上次航行之后,我荣升为船长。由于新船还未下水,所以我们不得不在西顿汉姆等候两个月。一天,我在乡间一条小道上散步的时候,与玛丽的老女仆梯芮萨不期而遇。她把玛丽的事情尤其是她像恶魔一样的丈夫的恶行,全都给我讲述了一遍。我当时真的快要疯掉了。那个嗜酒如命的家伙,连舔她鞋后跟都不够资格,居然还敢动手打她。我又一次遇到梯芮萨,在她的帮助下,我先后见了两次玛丽,但她十分害怕,不想再与我见面了。在我接到一周以内出海的通知后。我决定违背她的意愿,再见她一次,又是梯芮萨帮助了我。因为我们俩人有着同样的情感:深爱玛丽,痛恨那个恶魔。从梯芮萨那儿,我知道了玛丽喜欢在楼下自己的书屋里看到很晚的习惯,于是,那晚,我悄悄走到那里轻悄着她的窗户。开始的时候,她不肯开窗,但是她心底对我的关心和爱怜,促使她轻声告诉我拐到正面的大窗口,从那里进到屋里,以免我继续挨冻。我从那个敞开的窗口来到餐厅。当我再度听到心爱的人讲述那些暴行,我忍不住一次又一次地咒骂那个虐待成性的魔鬼。先生们,我和她

并没有越轨行为,就只是在窗户后面站着。我们是完全无辜的。这时,那个家伙发疯似的冲进来,用最不堪入耳的话指责和辱骂我们,还用棍子向她脸上抡去,我忍无可忍,抽了一根通条,与他厮打在一起,他一下打中了我的手臂,这激起了我的愤怒和力量,我使用通条像打烂西瓜一样打死了他。你要问我是否后悔,我绝对回答不!因为在这场搏斗中不是他死就是我死,或者应该说不不是他死就是玛丽死,而我怎么可能让我的玛丽再受到伤害呢?这就是整个过程。我真的有错吗?先生们,如果换成是你们中的一个,你们很可能只能这样做,难道不是吗?”

“他打玛丽的时候,玛丽痛苦地喊叫了一声,梯芮萨听到了声音,立即冲了下来。我从餐柜中取出一瓶葡萄酒,给玛丽倒了一杯,让她喝下去以给她压惊。然后,我自己也喝了一口,梯芮萨那时表现出出奇的冷静,她和我一起设计了这个强盗杀人的故事。我切断铃绳,把玛丽绑在椅子上,并用刀把绳子的断头处磨了几下。否则,人们肯定会怀疑强盗怎会爬上壁炉割断绳子?然后,我拿了些银器扔到了水池里,装作是强盗抢走的。随后,我便离开了庄园,并且商量最好过十五分钟再报警。在我去西顿汉姆的路上,我一直都在为已的此举感到自豪,这是我一生中做过地最英勇、最有意义的事情。福尔摩斯先生,这就是全部事实,难道我真的要杀人偿命吗?”

福尔摩斯沉默了许久,一言不发,只是猛抽着烟,后来,他站起身,向年轻的船长都过去,紧紧地握住了他的手,“很好,先生,你把我所想到的事情都讲了出来,我相信你是绝对坦诚的,并没有撒谎。我知道,只有杂技演员或水手才能灵活地爬上壁炉架子,并借助木托盘截断绳子,但只有水手才会打那种特殊的绳结。这位夫人又曾在第一次航海旅行中接触过水手,所以,我明白她尽力遮掩真相的原因正在于保护这个水手。由此可见,她是深爱着这个水手的。因此,一旦我找到了正确的方向,顺藤摸瓜查下

去 ,你是无论如何也逃脱不了的。”

“我本以为警方永远也不会发现这个阴谋。”

“我也这样认为 ,而且现在仍是这样。克洛克船长 ,尽管我不得不承认你确实是在自身安全受到威胁的情况下采取行动的 ,但是这件事真的很严重。我无法保证你的自卫是合法行为 ,这需要用英国陪审团来裁决。但是我可以给你一次机会 ,如果你在二十四小时之内逃走 ,我保证没有人会逮捕你。”

“这样就能安全了吗?”

“是的 ,绝对安全。”

年轻船长的脸涨得通红 ,情绪激动起来。

“一个真正的男人绝对不会提这样的建议的。先生 ,我对法律并非一无所知 ,我知道玛丽一定会被当作共犯而被捕入狱的 ,我怎么可能让她帮我承担罪名 ,自己逃跑呢?福尔摩斯先生 ,我不会这样做的 ,请您对我进行处置吧 ,随便怎样都行 ,但是您得帮助玛丽 ,绝不能让她受到审判。”

福尔摩斯又一次紧紧地握住了船长的双手。

“先生 ,你赢了 ,你经受住了一次又一次的考验。虽然我将负担沉重的责任 ,但我决定要帮助你们 ,我曾给霍普金暗示 ,但因为他不善于思考 ,无法查清事实 ,这就不是我的责任了 ,克洛克船长 ,我们还是按照一定的法律程度来了结此案吧 ,现在 ,克洛克船长 ,你是罪犯。华生 ,你是英国陪审团的成员 ,恐怕没有人比你更胜任了 ,而我是法官大人。各位陪审员 ,你们已经听取了案情的全过程 ,那么 ,请你们裁决这个犯人有罪还是无罪?”

“陪审团一致裁决该犯人无罪 ,当庭释放。”

“人民的心声就是上帝的旨意。你可以退庭了。我保证 :只要你不再伤害其他人 ,就一定会平安无事的。一年以后 ,你再回到这位夫人的身边 ,但愿你们能用幸福的生活来回报我今天所作的努力 ,但愿我的判决是公正而正确的。”

六座拿破仑半身像

苏格兰场的雷斯垂德先生喜欢晚上到我们这里坐坐聊天,我们早已习以为常了。福尔摩斯之所以欢迎他的来访主要是因为他很想了解警察总署近期来有什么案件在忙。福尔摩斯是个喜欢动脑筋的人,如果没有让他思索的事情,他的生活会变得非常郁闷的。因此,他对于雷斯垂德所讲的破案中的细节总是饶有兴趣地仔细倾听,并且随时提出自己的疑问,并给予雷斯垂德一些见议和参考意见。在这个过程中,他的分析和提议全都是经过严密思考而提出的,显示了他自己渊博的知识和丰富的经验。

一天晚上,雷斯垂德与我们谈论过当日的天气和报纸上的内容以后便缄默不语,一脸愁容,狠命地着雪茄。福尔摩斯立刻察觉了雷斯垂德不寻常的举动,便急切地向他询问:“怎么,手头上是不是有什么棘手的案件?”

“噢,不,先生,没有,没有什么棘手的事情,我是说没有什么特别棘手的事。”雷斯垂德装作无所谓地说。

“来吧,让我听听,那是什么?”

“好吧,福尔摩斯先生,”雷斯垂德脸上露出了微笑,“我不得不承认我心中的确有点儿事情。本来不想因为它浪费您宝贵的时间和精力因为这件事实在太荒诞、太奇怪了,尽管它只是一件小事。但是拿华生大夫与您相比较而言,这件奇怪的事还是与他的关系比较大些。不过,我还是说出来吧,我当然十分理解您对异常的事情所特有的兴趣。”

“是疾病吗?”我问他。

“至少可以说是疯病 ,是一种我从未看到过的疯病。你一定想不到这个世界居然这样的现代人 ,他生活在我们的时代却对拿破仑痛恨至极 ,一见到拿破仑的塑像就要打碎。”

福尔摩斯懒洋洋地向后仰靠到椅子上 ,他回答说 :“这的确不关我的事。”

“是的 ,我们也认为这属于医学范畴 ,不是我们应该管的事情。但是 ,这件事有那么简单就好了。这个疯子并不是个循规蹈矩的人 ,他是破门而入去打碎别人的拿破仑塑像 ,如此一来 ,他的问题就不属于医生治疗的范围 ,而是我们分内的事情了。您说是不是很奇怪呢 ?”

福尔摩斯眼中又闪动着光芒了。他立刻坐直了身子 ,离开了倚靠的椅背。“这就有了抢劫、盗窃的意思 ,我很感兴趣 ,快给我详细地讲述讲述。”

雷斯垂德为避免自己讲述中出现遗漏 ,从衣服里拿出他的工作记录 ,仔细地看了一番 ,才对我们说道 :“我们接到第一个人的报案是在四天以前了。报案的是冒斯·贺得逊的商店的店员。这家店位于康宁顿街 ,是冒斯先生开的分店 ,主要出售各种图片和塑像。店员因有事离开了柜台 ,只是一会儿的工夫 ,他就被一种物体互相撞击并摔碎的声音所惊动。他便立刻返回到柜台 ,随即又跑到店铺的门前 ,发现了一座与其他艺术塑像并放在一起的拿破仑塑像已变成了一堆碎石。他来到街上四处询问这件事 ,但是大多数人确实看到有一个人从商店里跑出来 ,却不知他的去向 ,店员没能抓到这个疯子 ,而且也未能认出这个人是谁。事情被详实地报告给巡警 ,他们也都认为这件一是经常发生的没有由的发泄情绪的流氓行为 ,事情很小 ,石膏像也不值几个钱 ,根本没有专门调查的必要。就这样搁到一边了。但是 ,”他接着说 :“昨天晚上发生的第二个案件 ,使得这个事情变得更加复杂化、更加严重

了。是这样的：

在康宁顿街上住着一位颇有名气和威望的巴尔尼柯大夫，他的住处离冒斯·贺得逊的商店只有近二、三百码的距离。这个地区的人以及泰晤士河南岸一带的很多人一般都到巴尔尼柯大夫那儿去看病。大夫的住宅和主要的诊所在位于康宁顿街上，此外，一个分诊所和药房设立在下布列克斯顿街，距离这里有两英里。我们的这位巴尔尼柯大夫对拿破仑崇拜得五体投地，简直到了虔诚的地步，他的家里保存了与这位法国皇帝有关的大量绘画、书籍以及其他遗物。前些日子，他得知贺得逊商店正在出售拿破仑半身塑像，且那些塑像是著名的法国雕刻家笛万的作品复制品，就到商店里购买了两个头像。一个放在康宁顿街住宅的大厅里，另一座放在下布列克斯顿街诊所里的壁炉架子上。今天早晨巴尔尼柯大夫从楼上下来，惊讶得顿时变了脸色，他发现自己的家里曾有人闯进来过。他迅速地检查了一番，才发觉家里并没有丢什么贵重的物件，只是大厅里拿破仑的半身塑像不翼而飞了。而当他来到花园里，却发现了一堆摔得粉碎的拿破仑像的碎片。这件事太奇怪了。”

“确实很奇特。”福尔摩斯不断地搓着双手，在沉思中喃喃地说。

“我还没有说完呢，先生。我想接下来的事情您还会感兴趣的。巴尔尼柯大夫于十二点钟来到他的诊所。当他进入到房子里，立即发现屋子的地面上到处散布着另一座拿破仑塑像的碎片，而窗户是大敞开的。您可以想到这位大夫吃惊和气愤的程度，他所崇拜的拿破仑却遭到另外一个人的痛恨，而且痛恨到连塑像的底座也打得粉碎的地步。我们根本无法从这两个地点残留的迹象查到制造这些破坏活动的罪犯。当然说是疯子，福尔摩斯先生，这就是我头痛的事情，您怎样看呢？”

福尔摩斯停顿了一下说道：“这些案件的确是很荒诞，让人摸不着头脑。那么，我很想知道在贺得逊商店打碎的那个塑像是否与巴尔尼柯大夫家里和诊所里的两个半身塑像出自同一模型？”

“是的，它们都是同一模型的复制品。”

“那么，这个事实就否定了您的假设，即认定这个人是因为痛恨拿破仑而去打碎拿破仑半身像。我们十分清楚，整个伦敦市里有成千上万崇拜拿破仑的人，他们拥有着无数与拿破仑有关的物品。而如果这是个反对崇拜拿破仑的人，无论如何，他是不可能只以这三个拿破仑半身塑像作为突破口的，他更可能随时随地破坏有关拿破仑的物品来表示他的憎恶情绪。所以，我觉得你的假设是不能成立的。”

“先生，我确实也曾有过您那样的想法。可是，冒斯·贺得逊的商店是伦敦这一地区惟一一家出售拿破仑塑像的地点，这三座塑像已在店里放了很长一段时间，他一定早就观察到了。因此，您虽然指出伦敦城里有几万个塑像，但是可能这一地区只有这三个，而且是绝无仅有的塑像。这个疯子很可能选择这三个塑像作为突破口，进行破坏活动。您说是不是呢，华生大夫？”雷斯垂德发表了自己的意见。

我回答他说：“偏执狂的表现是各种各样并且是截然不同的。你知道这个概念吗？当代法国心理学家称之为‘偏执的意念’，它是指仅仅在一件细微不足道的事情上偏颇固执，而在除这件事以外的其他事情上都能保持清醒的头脑并作出正确的判断。这个人或许是因为他的家族把当时战争期间所导致的某种心理缺陷遗传给了他，或许是因为他读拿破仑的事情太多了，造成了深刻的影响，这些完全可以构成一个人在头脑中形成‘偏执的意念’的原因。在这种变态的思想的指引下，他极有可能由空幻而转向幻想，既而狂怒。”

福尔摩斯坚决不同意我的这种观点，他使劲地摇着头说：“亲爱的伙计，你不能解释成这种情况，这会把我们的思想引入歧途的。其实，无论你所说的‘偏执的意念’如何发生作用，也不会导致这个人——你所谓的偏执病患者去查找所有的石膏像的确切的位置。”

“那么，这样的话你对这个案件作何解释呢？”

“我目前尚无确切的解释，但至少有一点是可以确定的，即我们的这位变态的患者所进行的怪异的行为是有一定的规律的，这都来源于我细致的观察。譬如说，放在巴尔尼柯大夫大厅里的塑像是先被拿到花园里才被打碎的，因为任何一点儿响动都有可能吵醒大夫的家人，而放在大夫诊所里的塑像就在原先的地点旁边被打碎了，因为那里没有惊吵人的危险。这虽然很像是无关痛痒的细枝末节，但是，这么多年来破案经验提醒着我任何琐屑的情节都可能是关键的证据，一定不能轻易放过任何细节。华生，不知你是否还记得我是如何关注到阿巴涅特家的那件让人心烦的事情的真相吗？我只是观察了一番天气炎热时把芹菜浸到黄油中到底会沉多深，如此而已。因此，雷斯垂德，对于你所说的三个拿破仑半身塑像之谜，我不能潇洒、轻松地一笑了之，我觉得其中必然大有文章。如果我能继续从你那里得到案件的新变化，我对此将不胜感激的。”

出乎我们的意料之外，福尔摩斯所盼望的案件的新变化，来得这样迅速，竟然发展到更加悲惨和复杂的地步。第二天早晨，福尔摩斯敲响了我的门，那时，我还在穿衣服。我打开门，福尔摩斯手中拿着一张电报走了进来。他大声地念给我听：

到肯辛顿彼得街 131 号来，马上。

雷斯垂德

“发生什么事了吗？”我问他。

“目前尚不清楚 ,但是任何事都有可能发生。我估计这很可能是拿破仑塑像之谜的继续 ,如果果真如我所说 ,那么我们的这位疯病患者已开始在伦敦其他地区进行破坏活动了。还等什么 ,华生 ,桌上有咖啡 ,快些 ,我已经叫来了一辆马车 ,它正在门口等着我们。”

彼得街 ,位于伦敦市内最繁华的一个地区附近 ,但这里的气氛却与繁华喧闹的市区形成强的反差 ,只是一片沉寂、阴晦。半个小时后 ,我们才来到这条死般寂静的小巷里。一排整齐而适用的房屋呈现在我们眼前 ,131 号就是其中之一。马车还没停住 ,我早已看到 131 号房子前的栅栏外挤满的人群 ,他们的眼睛中闪烁着新奇和期盼的光芒 ,显然是来打探消息的。虽然他们都互相低语着 ,却也给这条小巷增添了几分生气。福尔摩斯和我一直说着客套话才分开人群进到屋里。

“这下倒好 ,伦敦的报童终于可以大肆宣传 ,成为民众的焦点了 ,这里发生的事至少也是谋杀 ,看啊 ! 死者那伸长的脖子、蜷缩的身体 ,无不说明这是件恶性暴力事件 ,否则作何解释呢 ? 华生 ,你注意到没有 ,台阶大多是干的 ,只有上面的被冲洗过了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 噢 ,脚印倒是不少 ,快 ,雷斯垂德在那边 ,窗口那里。走吧 ,咱们马上就会弄明白事件的经过了。”

我们的这位警官朋友神情严肃地接待了我们 ,并把我們帶到一个起居室里。在屋里 ,雷斯垂德把房子的主人介绍给我们认识 ,他是中央报刊辛迪加的贺拉斯·哈克先生。眼前的贺拉斯是一位身着法兰绒睡衣、神情恍惚的老人 ,看上去有些邋遢 ,他正颤悠悠地在屋里来回地踱来踱去。

雷斯垂德对我们说道 :“福尔摩斯先生 ,今天电报请您过来还是因为我曾对您提及的拿破仑塑像的案子。昨天夜里 ,您似乎对

此极有兴趣,所以我就冒昧地请您来了,但愿您能有所收获。现在,事情变得更加复杂了。”“到什么样的程度了?”福尔摩斯问。

“谋杀!我们还是让哈克先生把所发生的事情告诉大家吧。”

“好吧。这实在是件很离奇的事情,连我自己都有些糊涂了。你们知道我的职业是搜集新闻、编辑报刊的。我经常读到别人的新闻,并且把它们刊登在报纸上,没想到这次新闻竟发生在我的身上,这可是有生以来第一次啊!过去说实话,我对于各种不同的人都做过采访和报道,但我今天却真的无能为力了,假如我还是以记者的身份在这里出现,我就只有自己采访自己,并回去在晚报上发表两栏报道了。然而,目前我的心情复杂,慌乱得连一个字也没法写出来。福尔摩斯先生,您可是这座城市里小有名气的侦探,您来的正是时候,我把事情告诉您,让您帮我分析分析,但愿您不会让我失望。”哈克有些急躁,说话也混乱了。不过他马上稳定了一下情绪,对着目不转睛地望着他的福尔摩斯又讲了起来。

“我想事情应该是由那座拿破仑的半身塑像引起的。四个月前,我在高地街驿站旁的第二家商店——哈定兄弟的商店里闲逛时发现了这座塑像,当时,我觉得这塑像很精致,价钱又公道,便毫不犹豫把这座塑像买了下来并安置在我们所在的这间屋子里。我平时习惯于通宵写稿因为夜间做事总是很安静,不受打扰,昨晚也是这样,我已做好了忙到清晨的准备。我的周围一直都很安静,直到大约三点多钟,我突然被楼上传来的奇怪的声音所惊扰,我在我书房的写字台前停住,屏住呼吸,仔细倾听。但是,那声音却消失了。我便疑惑是否是夜晚中我产生的幻觉在作怪,或者声音是来自房外,因为夜深人静才传播到这里。于是,我便未加注意,继续工作。没过多久,估计超不过五分钟,楼下来了一声凄惨痛苦的尖叫,它像一道闪电划过漆黑的长空一般打破了

夜的寂静。我无法准确表达我当时的感觉,只觉得这声喊叫非常恐怖,我想直到我死,我也不会忘记它的,它已深深印到我的灵魂深处,我呆呆地坐在桌子前,有一段时间我一直没回过神来,最后我壮胆子向楼下走去,手里紧握着一根通条。没等我走到楼下,就觉得凉风阵阵,直到来到屋子里,才瞥见几扇窗户全都敞开了,而我买来的那尊拿破仑半身塑像却不见了。我颇有些纳闷,因为那石膏塑像并不是什么稀世之宝,根本值不了多少钱,那么,为什么那个小偷要进到我的房子里来偷它呢?”

哈克先生停顿了一会儿,接着说道:“福尔摩斯先生,我的窗户距离地面很近,而且门口处又有台阶,只要一大步就可以从窗口下到台阶上,无论是男女老少,我相信他们都能做到。所以,我知道这个小偷一定也是采用这样的方法。我从窗口看了看,又来到门口,开门走出去,并摸着黑往前迈步,却没想到一个横放在地面的东西几乎把我给绊倒。我心生疑惑,立刻返回房子里拿起灯又来到门口。天啊!那黑影竟是一个死人的尸体!他的样子着实把我吓了一跳:他背靠地、仰面向上躺着,嘴大大地张着,显得非常痛苦,脖子上有一个大伤口,血流出来并沿着脖子流到地面,形成一道血痕,地上有一大摊血,浸湿了他身上穿的衣服,他的膝盖微曲,似乎挣扎过。一时间,恐怖占满了我的身心,我只记得自己吹了一声警哨,随后便失去了知觉。不知过了多久,我睁开双眼,发现自己又被抬进了大厅,有一位警官先生站在我的面前,噢,就是雷斯垂德先生,我才得知我已昏迷了好几个小时了。”

“那么您知道死者的身份吗?”福尔摩斯向雷斯垂德询问说。

“他身上没有能够表明自己身份的东西,我们无从知道这个死者究竟是谁。他的年纪大约在三十岁上下,身材高大魁梧,肤色黝黑,穿着非常破烂,像一个讨饭的似的,根本不像是工人的样子。在他身旁的一滩血里有一把折刀,带着一个牛角柄,或者是

杀人的凶器 ,或者是死者的遗物 ,我至今尚未调查清楚。如果您想亲自查看尸体一番 ,就随我到殡仪馆去 ,我想我们很难从其身体上再查出什么线索了。他那件破烂服上没有名字也没有代号 ,口袋里除了一根绳子 ,一个苹果和一先令就可以买到的一张伦敦市区地图 ,还有一张照片 ,但并不是死者的相片。您看看这就是 !”

福尔摩斯接过相片 ,仔细地端详着。这张照片上的男人看起来很精明机灵 ,浓浓的眉毛下一双眼睛透着狡黠的光。他的嘴巴和鼻子奇怪地向外凸出 ,与狻猊的脸型和相貌颇有些相似之处。按照照片的尺寸和照片上人的神情判断 ,应该用小型相机偷偷地迅速拍到的。福尔摩斯接下来问道 :“你们发现了丢失的拿破仑塑像了吗 ?”

“在您和华生先生到来以前 ,我们就已接到了消息 ,说是塑像已被摔得粉碎 ,他们在堪姆顿街的一所空房子里发现了这些碎片 ,现在我正要去那儿看一下 ,您有兴趣吗 ?”

“太好了 ,我刚好也想去看一看。”福尔摩斯迅速而仔细地审视了一番 ,告诉我们 :“依照这窗户的位置 ,我想这个人或者是腿很长 ,或是动作相当敏捷 ,因为窗离地面很远 ,既要跳上窗台 ,打开窗户 ,又要保证不被人发现是相当困难的 ,需要十分灵活才行。但如果从窗里面向外跳 ,却是轻而易举的。噢 ,哈克先生 ,您是否有兴趣与我们同去看一看您的拿破仑半身像的碎片呢 ?”

顺着福尔摩斯征询的目光 ,我看到这位从事新闻工作多年的人颓丧地坐在写字台旁。“恐怕我不能奉陪了 ,尽管我知道这件奇案的详细情况一定已经在今天的头一批报纸上发表了 ,而且肯定被渲染描绘得奇特而神秘 ,但我还是想用自己的笔亲自来描述一下。不知为什么 ,我总会遇到这样的事情 ,或许命该如此。不知您是否还记得顿卡斯特看台倒塌的事件 ,我当时就在那个看台

上,而且是惟一一个拥有记者身份的看台上的观众,但是由于我被整个事件震撼得太大,我几乎失去了准确客观报道这件事的能力。所以,我们的报纸变成了惟一一家没有报道此事的报纸,这次事件,给我同样的震动,但我还是想用自己的笔把这件发生在自己家门口的事情详实地记录下来,并在报纸上报道,尽管从时间上说有些晚。”

随后,他的笔就开始在稿纸上刷刷地书写着,直到我们离开哈克先生还在低着头,认真地记录着。

堪姆顿街的空房子距离我们所在的位置有二三百码,我们步行过去,来到这个花园里,只见草地上散落着许多细小的碎片,那尊拿破仑半身塑像早已粉碎。很难想像那个摔塑像的人到底有多憎恨拿破仑,但至少有一点可以肯定,这种憎恨是强烈的,是无法抑制的。我们不明白为何这位伟大的皇帝会遭到如此的命运,这还是我们有生以来第一次看到这样奇怪事情。福尔摩斯踱来踱去、捡起一块碎片仔细地观察着,那专注的神情和从容的态度显示着他的自信,我敢肯定他从中找到了一些线索。

“您看怎么样?”雷斯垂德着急地询问。

“不怎么样。”福尔摩斯夸张地耸了耸肩膀说,“还有太多的事情需要我们去,但好在我们已掌握了一些线索,可以依据它们采取行动,进行侦察。首先,在这个犯人看来,拿破仑半身塑像要比人的生命重要、贵重得多;其次,还有一个奇怪的现象,这个人似乎是因为憎恨而弄来拿破仑塑像打碎,但是他又不在屋里或屋子附近打碎,这又是个疑点。”

“可能这个人,即死者的出现使他分寸大乱,惊慌失措,这刺激了他的神经。混乱和害怕以及对于别人发现自己的秘密的恼怒使他从身上掏出了刀子。”

“也许是这样发生的。但是我很想提醒您注意一下这座空房

子所在的位置 , 毕竟这塑像是在这座房子的花园里打碎的。”

我们不由地向四周环顾一番。雷斯垂德说 : “ 这是一座空房子 , 在这里做事情没有人来打搅他。 ” “ 但这条街上不只有这一座空房子 , 离这条街入口处不远还有一座空房子 , 这个凶手必须经过那座房子才能来到这里 , 他杀了人 , 又拿着拿破仑半身像 , 恐惧和惊慌的心情只会使他急于离开这是非之地。他每走几点 , 危险性就更大 , 被人发现的可能性就越大 , 而他为什么要走出这么远来到这座空房子里打碎塑像呢 ? 第一座空房子不也合适吗 ? ”

“ 我回答不出 , 我也不知这是为什么。 ” 雷斯垂德一脸疑惑地说。 “ 你注意到了吗 ? ” 福尔摩斯指着头上的路灯问我们。知道了吧 , 就是因为这个路灯。在这座房子的花园里有灯光可以看得清楚但在那座房子却不行。 ”

“ 噢 , 真的是这样 ! 我记起来 , 巴尔尼柯大夫买的半身塑像也是在距离灯光不远的地方打碎的 , 我一直未能把这两个现象联系起来考虑。先生 , 您对这种情况如何对待呢 ? ”

“ 不要着急 , 先记录到备案录里面 , 也许 , 我们还会碰到与这个线索有关联的事情 , 到时再综合起来考虑 , 雷斯垂德 , 咱们下一步怎么办呢 ? ”

“ 我想 , 我们应该从这个死者的身分入手 , 这是一条弄清内情 , 简易直接的最恰当的方法。而且我相信这样做并不是很困难。如果以这个作为基础和前提 , 继续调查便方便多了。我们可以继续深入查清楚死者的目的 , 以及他在彼得街做了些什么事 , 还有到底是谁在哈克先生门前的台阶上与他相遇并用刀杀死了他。您说呢 , 福尔摩斯先生 ? ” “ 这并不符合我的想法 , 尽管这样考虑是正确的。如果依照我的方法 ” “ 您会怎样做呢 , 福尔摩斯先生 ? ” “ 雷斯垂德 , 我看这一点上你还是不要听取我的意见以免受到影响。我想你还是依照你的想法来调查 , 我依照我的。这样

一来,以后我们可以互相交流,巩固成果,还可以取长补短,使这件事早日水落石出。你认为如何?”

雷斯垂德点了点头,答应道:“好吧!”

“等一下你还回彼得街的话,请你找到哈克先生转达我的意见。昨夜发生在他家里的凶杀案中至少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昨夜的凶犯是一个变态的杀人狂,他还有因憎恨拿破仑而产生破坏关于拿破仑的物件的癖好。我想这对于他的报道是有些用处的。”

“或许,这根本不是您真实的想法吧?”雷斯垂德有些迷惑。

“哈哈,”福尔摩斯爽朗的笑声传了过来,“难道您不是这样认为吗?可能这并非我的真实想法,可我敢肯定哈克先生和他们的中央报刊辛迪加的订购者们对此颇有兴趣,就这样报道准没错。对了,雷斯垂德,我希望我们今晚六点钟能在贝克街与你碰头,请允许我用用你的这张死者口袋里的男人照片,晚上见面时再还给你好吧?如果我没有判断错的话,我想有可能会让你半夜陪我们走一趟,帮我做点事情。好了,就这样吧,晚上再见面吧!”

我和谢洛克·福尔摩斯步行到了高地街,哈定兄弟商店就在这里,我们走进店门,询问哈定先生的去向。一个刚到店里来工作的年轻人告诉我们哈定先生下午才能到店里来,其余的事情他也不十分清楚,毕竟他是个新店员。福尔摩斯烦躁和失望的情绪表现在脸上,又说道:“这样一来,我们就不得不改变原定的计划,既然哈定先生上午不来,那么我只能下午再来一趟。华生,你可能已经明白,我之所以要来这里查询这些半身塑像的货源,就是因为想要调查一下这其中有什么特别的原因和目的,致使这些塑像被一个个找到并摔碎。那么,我们正是先到康宁顿街贺得逊先生的商店去看一下,或许我们能受到一些事情的启发,有所收获。”

一个小时以后,我们乘坐的马车来到了贺得逊先生的商店。这位先生身材矮小却很健壮,脸上透出健康的红润色泽。只是脾气很急躁态度有些不礼貌。

“先生,您看清楚了,那个塑像就是在我这个柜台上打碎的,这个疯子太狂妄了,简直无法无天了,居然到我的店里来撒野。您说说看,强盗疯子光天化日之下都无所顾忌大肆破坏,那么干吗要让我们纳税呢?我敢肯定这件事情是那些无政府主义者的胡闹,他们就是这样的人,胆大妄为,目无法纪,毫无顾忌地去打碎塑像。是的,先生,我把两座塑像卖给了巴尼柯大夫。我从哪儿弄来这些塑像?这还用问吗?我不明白这个问题也与案子有关吗?但是,只要您想知道,我就可以告诉您,这又不是商业秘密。我们是从斯捷班尼区教堂街盖尔得尔公司进得的,该公司很有历史,二十年来因其石膏雕塑在行业中颇有名气。我买了几个?您是问这个问题吧,一共三个,头一次买了两个,第二次买了一个,我买了两个给巴尔尼柯大夫,另一个就被那可恶的疯子大白天在柜台上打碎。太过分了!这个人?噢,不,我不认识照片上的人,但也可以说我认识。这就是倍波嘛,一个意大利人。他以前曾在我的店里做过工,净是些零碎的小活,像雕刻、镀金、加木枢子等等,反正就是个杂工,什么都会点儿。在我这儿干活的时候,手艺还说得过去。不过,他已经走了,上个星期走的,大约是打碎半身像前两天的事情。他身分有些神秘,我们并不知道他从哪里来,后来又去了哪里。总之,从那以后,再没有人看到过他,也再没有人提及他,我都快要把他遗忘了。”

我们从贺得逊先生的商店走出来,福尔摩斯对我说道:“看来,我们无法再从冒斯·贺得逊先生那里了解得更多了。但我们的努力还是很有成效的。至少,我们知道了倍波这个人与康宁顿街和肯辛顿的两次案件都有牵连,这样的话,即使再走十英里也

是值得的。现在,华生,你还是与我一起到制作这些拿破仑半身塑像的斯捷班尼区的盖尔得尔公司走一趟,那里是所有案件的‘发源地’,我预计的不错的话,我们在那里会得到更多的信息和线索。”我点了点头,便同福尔摩斯上路了。我们在伦敦的一些繁华地带穿行,速度很快,对于旅馆集中的街道、戏院林立、商店相连的街道以及聚集了伦敦大多数海运公司的区域,我们根本没有空去仔细观察。直到我们来到了泰晤士河沿岸的小市镇时,我们的速度才减慢下来。这是一个有着十多万人口的地方,欧洲来到这里的流浪者挤满了镇上出租的房屋,使得整个小镇都有一种异国的情调和气氛,我们要找的那家雕塑公司就座落在小镇里的一条宽阔的街道上,那曾是伦敦有钱的商人的居住区。公司的工厂里有一个偌大的院子,院子被各种各样的石碑堆得满满的,间或有些其他东西。在一座厂房里,大约有五十个工人正在工作,我们没多久便找到了经理,他是位肤色白净、身高体壮、彬彬有礼的德国人。他对我们十分客气,对我提出来的问题耐心而详尽地一一作答,这使我们的调查工作进行得极其顺利。我们查看了公司的账本,从中找到了关于拿破仑塑像的记录,这批石膏塑像大约有几百座,都是笛万的拿破仑半身大理石雕像的复制品。其中有六座是同一批货,三座出售给肯辛顿的哈定兄弟商店,另外三座在大约一年前被冒斯·贺得逊先生的商店购买去了。但这六座塑像应该与其他的复制品没有什么差异。这位经理无法解释那个“偏执狂”为何要砸碎这些拿破仑半身塑像,或者应该说他打心眼儿里鄙视和排斥这种说法——他根本不愿意相信会有这样的事情。塑像如果批发出卖每个只需六先令,而零售价可能被买者提高到十二先令以上,等于说翻了一番,但并没有更大的利润了。复制品的工艺也并不复杂,就是按原来的大理石头像的前后形状分别做成模子,再把两半模子拼合到一起,构成一个完整的头像

模子。这些工作一般是在他们所在的屋里完成的 ,最后 ,塑像被拿到通风的过道里晾干 ,再被存放起来。这里的工作人员一般是意大利人 ,他们精于此道。我们从这位经理那里所能打听出来的 ,就只有这些了。

福尔摩斯从口袋里取出了照片递给经理 ,这使经理有了强烈的反应。这张照片一定触动了他的记忆 ,要不然他不会脸色发红、双眉紧锁 ,条顿族式的蓝眼睛睁得大大的 ,里面充满了愤怒。

“您怎么会有他照片 ? 这个人可是个混蛋 ! 我敢保证 ,我所说的绝对没错。我们公司的信誉一直很高 ,我向来引以为荣 ,但这个家伙却把公司的名声搞坏了。一年多以前 ,他在一条街上拿刀捅了另外一个意大利人 ,惊动了警察 ,他刚一回到公司里 ,警察也尾随而来 ,把他捕获带走了。这是我们公司仅有的一次惹警察上门调查的事件 ,我实在太气恼了。唉 ,雇了这样一个惹是生非、作恶多端的家伙 ,真是走了眼 ,我只有自担后果了。但我得承认 ,虽然他人品不好 ,可是干起活来 ,还是很有经验的。他的名字 ? 噢 ,是叫倍波 ,至于姓什么 ,我可从来也不知道。”

“法院是怎样判决的呢 ?”

“因为被捅的那个意大利人没有死 ,他只被判处一年的有期徒刑就释放出来了。现在 ,他在哪里 ,我也不清楚 ,他再也没到我这里来过 ,但他肯定不会在监狱里了。对了 ,他有一个表弟在这里工作 ,要不要问问他 ,我想他一定知道。”

“千万不要这样做 ,”福尔摩斯急忙喊道 :“否则会打草惊蛇的 ,求您一个字都不要跟他表弟提起 ,这是我们之间的秘密。我越想越觉得这件事没那么简单 ,而且越来越复杂了。先生 ,我在账本的记录中得知您卖出这些塑像的时间是去年六月三日 ,那么 ,请您回忆一下 ,那个倍波是什么时候被捕入狱的呢 ?”

“让我查看一下账本 ,工资账上应该有时间记录。”这位经理

边说着,边去翻看账目。过了一会儿,他对我们说:“啊,在这里,我是在五月二十日发给他最后一个月的工资的。”

“太感谢您了,经理先生。我想我们已经得到我们想要的信息了。请原谅打扰您这么久,耽误您的工作,添了不少麻烦。谢谢!”福尔摩斯最后又对经理嘱咐了半天,让他不要把关于询问倍波的情况的事情宣扬出去,才放心地离开了这家塑像公司。

这时已经是下午四、五点钟了,我们这才有时间到饭馆里匆匆吃了顿午饭。饭馆外面,报童的叫卖声不时地传来:“杀人了,疯子行凶杀人!欲知详情,请看‘肯辛顿凶杀案’。”我们知道一定是哈克先生的报道被登载出来了。我买来一张报纸同福尔摩斯一起看着,哈克先生的报道独占两栏,文章字句通顺,用词恰当,使人震撼。福尔摩斯用放调味瓶的架子支撑起打开的报纸,边吃边细细地阅读,不时地发出几声大笑。“华生,”他说,“哈克先生报道得再详尽不过了,这段恰好迎合我的心意,你听:

‘有着丰富阅历的官方侦探雷斯垂德和名扬国内外的私人侦探福尔摩斯两位先生就这一案件的结论达成一致意见,他们都认为这是件荒唐奇特的案件。凶杀完全是由于心理变态和精神失常造成的,只有用这种说法才能解释整个案件。而蓄意谋杀的假设是没有基础的,是不能让人信服的。我们非常愿意把这个没有分歧的结论转述给读者,让我们共同期待案件的最终结果’。

“只要你明白如何利用报纸舆论为自己服务,它就是你的得力助手,哈,这可是个有效的方法。华生,你吃完了吗?我们快些走吧,我很想听听哈定兄弟公司的经理怎样回答。”

很难想像,创建哈定兄弟公司的人是这样一个瘦弱、矮小的男人。但一番交谈过后,我们发现,他是个思维敏捷,精明能干,

能言善辩的商人。“啊,我已经看过报纸上的报道了,哈克先生几个月之前在我们店里购买了那尊拿破仑半身塑像。从哪里订的货?噢,是从斯捷班尼区的盖尔得尔公司进的那三座塑像。现在全都卖出去了。至于买主嘛,一个是您知道的哈克先生,一个是齐兹威克区拉布诺姆街的卓兹雅·布朗先生,其余一个是瑞丁区下丛林街的珊德福特先生。您仔细看一下,这三笔账都在我的账本上清清楚楚地记录着,不会有错的。这个人?照片上的这个人我可从来没有见过。我之所以这样肯定,是因为他长得实在是太丑陋了,如果我见过他,我一定不会轻易地忘记他。我们商店的店员中有几个是意大利人,他们有的是工人,有的是清洁工。如果他们想翻看我的账本,我觉得应该不困难。我做买卖光明正大,根本没有把账本遮遮掩掩的必要。那件事吗?是啊,很荒诞,很莫名其妙,唉!如果您还想了解什么细节,请随时来找我吧。”

福尔摩斯边听哈定先生叙述回答,边做着记录。我从他的神情中看出他对哈定先生的回答还是很满意的,事情不断地在发展变化着,我们的材料也越来越多。他已没有时间了,因为与雷斯垂德约定的时间马上就要到了,只是匆匆地感谢了一下就马上离开了。当我们赶到贝克街的时候,时间已过了一会儿,雷斯垂德已经有些不耐烦了。他在屋里走过来走过去,表情严肃而急切。直到见到我们来,神色才舒缓下来。我知道,他这一天工作的肯定也很有收获。

“福尔摩斯先生,您终于来了。您今天有收获吗?”雷斯垂德急忙问道。

“是的,”福尔摩斯答道,“我们去了零售商和制造批发商那里,把每个塑像的来源和去向都弄清楚了。虽然一整天都很忙碌,但还是很值得的。”

“是吗!”雷斯垂德有些骄傲的神态,“福尔摩斯先生,我并不

反对您用自己的方式来调查这个案子 ,但是请允许我向您宣布我的‘战果’——我查到了死者的身分 ,我想这比您的收获要大吧。”

“噢 ,真的吗 ?”

“当然是真的 ,我连犯罪的原因也查清楚了。”

“太好了 ,说说看。”

“意大利地区有一个专门负责当地案件的侦探 ,名字是萨弗仑·希尔我凭死者黝黑的肤色以及脖子上挂的天主像 ,猜测他应该是来自欧洲南部。所以我把希尔请来辨认。这位侦探一见到尸体 ,便立刻认出了死者。这个人名叫彼埃拙·万努齐 ,来自那不勒斯。他和黑手党一直保持联系 ,又是伦敦手段毒辣的强盗。我们都清楚黑手党这个秘密政治组织的性质 ,他们以暗杀的手段来实现自己的目标 ,维护自己的信仰 ,这样一来 ,我们就可以把整个案件的情况串起来了 ,杀人凶手很可能也是个意大利人 ,而且也是黑手党的成员。他极有可能是违反了黑手党内的规定 ,要被党内处死。而彼埃拙担当了此项任务 ,奉命去暗杀他。他根据口袋里的照片确定了这个人的相貌 ,并一直跟踪他来到这栋房子。”彼埃拙看到那人进到了房子里 ,便耐心地在门口等候他出来。随后 ,两人便扭打在一起 ,却没想到彼埃拙自己遭受了致命的伤害 ,非但没有完成使命 ,又把命搭了进去。您认为是这样吗 ,谢洛克·福尔摩斯先生 ?”

“你分析得很好 ,雷斯垂德 ,让我来为你鼓掌喝彩 !”福尔摩斯赞许地笑着 ,并拍起手来。“但是 ,请别着急 ,我好像并没有听到您是怎样解释那尊拿破仑半身像打碎的细节问题 ,是吗 ?”福尔摩斯接着说道。

“那算什么问题 !您干吗总记得那尊半身像的事情 ?或许那只是偷盗行为或是心理问题 ,抓到罪犯至多也就关上六个月 ,而我现在谈论的才是正题 ,一个凶杀案 !您大概设想到 ,我会这么

快就掌握了所有的线索吧！”

“您将怎样继续做下去呢？”

“这就太轻而易举了。我只要和希尔一起到意大利区 ,把照片上的这个人逮捕起来 ,处以杀人的罪名 ,不就行了吗？您是否有兴趣与我一同去捉拿凶犯呢？”

“我恐怕没这份雅兴 ,但我有更好的方法。这个方法有些冒险 ,完全取决于这个凶手的意识 ,这很可能是我们无法控制的。但是我还是有 70% 的把握能够协助你把他抓住。当然 ,假如你今天晚上要与我们一起去的话。我相信我的方法要比你的更容易达到目的 ,我寄予了很高的期望在这上面。怎么样？”

“是在我说的意大利区吗？”

“噢 ,不 ,也许是在齐兹威克区 ,而不是意大利区。亲爱的雷斯垂德 ,你别担心 ,耽误一个晚上并无大碍。我可以答应你 ,如果你今晚同我一起到齐兹威克区 ,我明天绝对会陪你到意大利区的 ,你是可以完全信赖我的 ,我向来遵守诺言。好了 ,因为今晚我们将在十一点以后出门 ,明日黎明前才能回来 ,我想我们先得睡上几个小时来养精蓄锐才行。华生 ,你快帮我打个电话 ,让一个紧急通讯员来咱们这儿 ,我有一封极其重要的信要立刻发出 ,不能耽搁。雷斯垂德请留下来和我们一同吃晚饭 ,并在沙发上休憩 ,你们说好吗？”

我和雷斯垂德都点了点头。福尔摩斯转身上阁楼 ,去查阅他的旧报纸合订本去了。待了好久 ,他才又出现在房间里 ,眼睛里闪烁着兴奋和自信的光芒 ,但是他尽量保持平静 ,一字也未向我们透露。虽然这个案子复杂周折 ,但是没有什么案件经得起福尔摩斯的逻辑分析和观察推敲。这时候 ,我只知道我们要从另外两尊塑像着手 ,寻找那个罪犯的踪迹 ,可我却不知道最终的结果是什么 ,然而我已经走出了黎明前的黑暗 ,看到了天空中的几丝

曙光。我依稀回忆起哈定先生提起过有一个买主是齐兹威克区的，勿庸置疑，我们是去那里等待凶手的到来，并且当场将他捕获，我暗自佩服福尔摩斯的心计，正因为他在报道中发布了一个错误的结论，才使得这个罪犯可能毫无顾忌地继续行动，还自以为成功而隐秘，没有一人知道他的目的呢！所以，当福尔摩斯临走之前拿上他至爱的武器——上好了子弹的猎枪并提醒我带上手枪的时候，我并没有感到意外，反而给了他一个心领神会的笑容。

我们准时在十一点钟出发了。乘上马车，很快就来到了汉莫斯密斯桥。下车后，我们告诉马车夫在桥边等待我们，便一同向前走去。没过多久，我们来到了一条寂静的马路上。路的一旁整齐地建着些房屋，每个屋前都有一个不大的花园。“拉布诺姆别墅”的标志牌，是在路灯淡淡的光下依稀辨认出来的。别墅的花园里一团漆黑，只是小路上映着一点光亮，似乎是从窗子里透出来的。显然，房屋的主人们早已进入梦乡，只留下两盏灯仍然亮着。一排木栅栏，将花园和马路隔开，又在花园里投下一排漆黑的阴影，这好像是专门为我们的到来准备的，使我们有了天然的藏身之所。我们便以此做掩护，躲在阴影里面。

这时，福尔摩斯贴近我们的耳朵轻声说：“我们漫长的等待就要开始了。我们只能耐着性子安心等候，一切以安全为重。千万不要靠吸烟打发时间，那样很容易暴露我们的行踪的。好在老天爷有眼，没有下雨，免了一场淋漓之苦。我知道等待也很辛苦，但至少我们有 70% 的把握，这样的话，我们的代价还是很合算的。”

我们都屏住气息安静地等待着。未曾想到，一切都来得这样快没有多久，周围就有了声响。我们根本没有听到任何脚步声，昭示着人的到来，门就被推开了。我们都很惊讶，仔细地在黑暗中辨别着，只见一个瘦小灵活的身影瞬间就窜到了花园里的小路

上。那轻捷的动作，飞快的速度，使人联想到猴子的敏锐。不一会儿，那身影在映在地上的光亮处一闪，便消失得无影无踪了，与房子的黑影融合到了一起。四周又恢复了死一般的寂静，我们更是紧张得大气都不敢出。随着“嘎吱吱”的一声，我们知道屋子的窗户被打开了。但只是一小会儿的功夫，一切声音又都消失了。这次是更长时间的寂静和等待。我料想这个人一定已经进入到屋子里面了。透过窗户，我们看到一束光亮在屋里闪动了一下，接着就没有了。那好像是一种深色灯笼的光亮。然后，同样的灯光在另一窗户的帘子后面又闪了一下，在第三个窗户的帘子后还有一次。想必这家伙寻找的还未找到。

雷斯垂德悄声说道：“咱们守在那个打开窗户口处，只要他一出来，我们便把他擒拿归案，好不好！”

然而，还未等我们采取行动，黑影便出现在花园里了。他沿着园中小路匆忙地走着，当他路过那块映照着光亮的路面时，我们注意到有一个白色的东西夹在他的腋下，我们心中一阵狂喜。这个家伙四处观望着，发现一切一如他刚来的时候，十分寂静，便放心地转过身去，背对着我们，放下腋下的白色物品，随着一声“啪嗒”的响声和一阵阵“咯咯”的声音，我们知道他开始了自己的破坏活动。他做得如此专心，以至于我们蹑手蹑脚地穿过草坪，向他靠近，他都没有发觉，终于到了他的身后，福尔摩斯如同猛虎扑食一般扑到他的背后，而雷斯垂德和我立即上前抓住了他的手腕，给他带上了手铐。当他站起身来，被我们扭转过身体以后，我才发现这正是照片上那个人，他脸颊深陷，颧骨凸起，丑陋得让人毛骨悚然。而因为恼怒和怨恨从眼中迸射的光芒以及不断抽动的面部肌肉，更让人不愿意再看一眼他的模样。

我们扭住这个家伙，而福尔摩斯却并不在意他的表现，而是蹲在地上仔细地查看着一地的碎片。如同前面的几次一样，这也

是一堆拿破仑半身塑像的碎片。这个家伙从屋里偷出来塑像 ,就在这里打得粉碎。借着灯光 ,福尔摩斯将细小的碎片一块块拾起来仔细地检查 ,但是并没有什么重大发现 ,所有的碎片与上午看到的石膏碎片是一样的 ,并无特殊之处。刚刚检查过一番 ,我们只觉得眼前一亮——房间里的灯全部开了。大门打开后 ,屋里走出来一个面容和蔼可亲 ,身体微胖的男人 ,身着衬衫和长裤这正是这所别墅的主人。

“我猜您一定是卓兹雅·布朗先生吧?”福尔摩斯笑着说。

“是我 ,那么 ,您一定是大名鼎鼎的福尔摩斯大侦探了?我收到您托通讯员送来的急件 ,便把每扇门从里面反锁上 ,完全依照您的嘱咐来办 ,随后便等待这个家伙的到来。感谢你们抓住了这个私闯民宅、盗窃破坏的无赖 ,这让我们免受惊吓和威胁之苦 ,几位先生 ,还是到屋里休息一会儿再走吧。”

我们自然不能久留 ,毕竟这个家伙身上带有杀人的罪名 ,不到几分钟的时间 ,雷斯垂德便叫来了马车。我们上车 ,押送这个家伙向伦敦方向赶去 ,那才是个安全的地方。在路上 ,凶犯一言不发 ,只是用两只充满愤怒和怨恨的眼睛从如杂草一般蓬乱的头发下瞪着我们。当我的手距离他比较近的时候 ,他竟然像恶狼一般疯狂地向我抓过来 ,幸亏我躲得及时 ,才未被伤到。在伦敦警察局里 ,我们对他进行了全身彻底搜查 ,我们只找到了一把带有许多新血迹的刀身很长的刀子和几个先令 ,其他一无所获。

当我和福尔摩斯要离开的时候 ,雷斯垂德告诉我们 :“福尔摩斯先生 ,您真的是神机妙算 ,这样巧妙地就抓住了罪犯。希尔不会放过这个家伙的 ,他太了解他们这样的流氓无赖了 ,一定会给他判处合适的刑罚。尽管我坚持认为用黑手党的说法解释本案是正确无误的 ,但还是有一些难以理解的方面 ,您能给我解释一下吗?”

“很抱歉,我的朋友,”福尔摩斯遗憾地说,“我没有时间马上给你解释了。这样吧,明晚六点半你到我家里来,正好那时我也把另两件小事情都搞清楚,让我把这个你并未完全查清楚的案件的来龙去脉给你详实地解释清楚。让你了解其中的秘密和意义,你看怎么样呢?总之,把这个案子彻底查清楚是很有必要的,因为它的确很有意思,很有代表意义。亲爱的华生,让我考虑一下是否同意你继续记载我侦破过的案件,如果我这里通过了,那么我相信这个奇特的案件会使你的记载更加有吸引力的!”

第二天晚上,我们大家聚集在家里。雷斯垂德已经掌握了这个凶犯的详细的情况。正如我们知道的,他名叫倍波,却没有人知道他的姓。在意大利聚居地,谁都知道他,他是个无恶不作的流氓。原来有一段时间,他利用自己会制造石膏塑像的手艺老实地过日子,自己养活自己,但是好景不长,他很快走上了非法的道路。他曾两次被捕入狱,一次是因为偷窃别人的东西,另一次是由于拿刀刺伤了另一个意大利人。他对于为何毁坏塑像的事情缄默不语,拒绝提供任何一点关于这件事情的线索,至今仍未弄清楚他的作案动机,尽管他能讲一口流利顺畅的英语。警方猜测,由于倍波是从事制造塑像工作的,在盖尔得尔公司又是制造拿破仑半身像的工人,所以这些打碎的塑像很可能都出自倍波自己之手。这些情况我和福尔摩斯基本上都已知道,而福尔摩斯温文尔雅,仍很有礼貌的倾听着,但凭着多年来对他的了解,我知道,他人虽在这里,心却不知在哪里徘徊——他在思考着别人的事情。他那深邃的眼睛里闪动着期待和焦虑,可是面部表情却仍保持着常态。过了一会儿,他突然站起身来,期盼变成了兴奋和不安,从眼神中传递出来。门铃响了,伴随着一阵嘈杂的上楼梯的脚步声,一位精神矍铄、身体健康、长有灰白色胡子的老人被仆人带进门来。他把随身带来的一个旅行袋放到了桌子上。

“请问哪位是谢洛克·福尔摩斯先生？”

“我是。”福尔摩斯冲他点头答应道。随后便微笑着说：“您一定是瑞丁区的珊德福特先生吧？”

“一点不错。因为火车坐起来很不方便，我可能是迟到了吧？希望您能谅解。我很奇怪，您写给我的信中提到了拿破仑半身塑像。”

“的确是这样。”

“这是您给我写的信，您是否记得您写着‘我极想得到一座笛万的拿破仑半身塑像的仿制品，您的那一尊我很有兴趣，我愿意支付给您十镑来换取它，’这样的话？真的是这样吗？”

“没错，先生，我确实是这样写的。”

“这封信使我倍感惊讶，您怎么会知道我有这样一尊拿破仑的塑像呢？”

“噢，这个啊，太容易了，我到哈定兄弟公司去打听，哈定先生亲口告诉我他把塑像卖给了您，并且给我您家的地址。可能您会感到意想不到，但其实过程为简单，如此而已。”

“原来是这样。可是先生，哈定先生是否也把我购买‘这尊塑像’的花费告诉了您呢？”

“这倒没有，我并没有问他这个问题。”

“尽管我不是一个有钱人，但是我很诚实。您有权力知道，我购买这尊塑像只用了十五先令。现在，在我拿走您支付的十镑之前，请您再慎重地考虑一下，我愿意接受任何结果。”

“亲爱的珊德福特先生，我很佩服您的勇气和诚实，但我已经决定了要用十镑购买这个塑像，也请您不要怀疑我的真诚，我不会再改变了。”

“天啊，福尔摩斯先生，您真是个慷慨大方的人。您快来验货吧，这就是您要我带来的那尊塑像。我根据您的要求把它带过来

的。”口袋被珊德福特先生打开了，眼前是一座完好无损的拿破仑半身石膏塑像。我们终于见到一尊完好的塑像，从前的可都是碎片。

福尔摩斯从衣服口袋里掏出一张纸条和一张十镑面值的纸币放在桌子上，并对珊德福特先生说：“先生，请您在这位证人鉴证的情况下把您的名字签在这张纸条上。从此之后，您将不再拥有对于这尊塑像的占有权和其他相关的一些权利，我将成为它的新主人，所有的权利也将转到我的手里。请您相信我是个规规矩矩的人，塑像卖给我您不会有什么麻烦的。但人非圣贤，不可能预知未来是怎样的，命运只能是未知数。好了，对于您的到来，我不胜感激，珊德福特先生请收好，这是您的十镑钱，祝您心情愉快！”

珊德福特先生拿了钱，便美滋滋地走了。而福尔摩斯便摆弄着那个塑像，我们一直目不转睛地盯着他看。只见他从抽屉中取出一块白布，平铺到桌子上，又把新的拿破仑半身塑像置于白布之上。随后，他端起猎枪，对准塑像的头顶“砰”地开了一枪，塑像瞬间就四分五裂也变成了几百块碎片。福尔摩斯俯下身体，在那些四散着的碎片中探询。没过多久，他便像一个游戏中获胜的孩子一样大喊起来：“啊，我找到了！”顺着他的手看去，我发现他右手的食指和拇指正捏着一小块碎片，碎片中央有一个深颜色的小物体，如同嵌于点心中央的葡萄干一样。

“各位先生，请允许我向你们隆重推出包格斯黑珍珠，这可是世界著名的珍珠！”福尔摩斯像珠宝拍卖会上的介绍员一样喊道。

我和雷斯垂德有好半天没回过神儿来，我们被眼前的场景搞糊涂了，但随即便领会了我的朋友的意思。对于福尔摩斯由衷的钦佩和对于案情结果的震惊，使我和雷斯垂德赞赏地拍起手来，

如同一部戏剧表演到高潮阶段一样。福尔摩斯的脸也因兴奋和喜悦涨得通红,他弯下腰给我们来了一个 90°的鞠躬,正像戏剧结束后,剧作家和演员们一同上台谢幕的场景。我深深了解我的朋友,尽管他是如此的轻视世俗的赞誉,性格内向深沉,但是在我们的诚挚的祝贺,极度的惊讶和由衷的赞扬声中,他还是不能不受到感动。或许,这样的时刻并不常见,但是此刻的他却是真实而快乐的。我知道这是一个值得纪念和珍视的时刻,理性的思考压抑了福尔摩斯的许多与常人相同的情感,但又有谁不愿意听到对自己的称赞呢?又有谁能摆脱与生俱来的本性呢?

“大家请安静。我非常荣幸能在此地向各位先生介绍这颗闻名于世、价值连城的宝物,我非常荣幸能够亲自找回这颗遗失的珍珠,确实很难想像,我居然能从科隆那王子暂住的达柯尔旅馆的房间里联系到斯捷班尼地区的盖尔得尔公司制造的六座拿破仑石膏塑像,并且追查到这颗珍珠的下落,恐怕这得归结到我运用了一系列归纳法了。你对于这件大事应该还记忆犹新吧,雷斯垂德!当这颗举世闻名的珍宝丢失之后曾引起过多大的关注和影响,整个伦敦城都闹得沸沸扬扬,但是警察们却如同热锅上的蚂蚁,没有任何线索。我对于这件事也无能为力,根本提不出任何有建设性的意见。我知道当时警方曾怀疑过王妃的女仆——芦克芮什雅·万努齐,她是一个意大利人,有一个兄弟在伦敦,但警方并没有弄清楚她与自己的兄弟之间的密切关系,而轻易地放弃了。他的兄弟便是两天以前被人捅死在哈克先生家门口的彼埃拙。再来说倍波,他因为打伤了人而被警察逮捕,那时,他正在盖尔得尔塑像公司,并且正在制作那些拿破仑塑像。而由报纸上登载的日期我们可以得知,珍珠恰好是在倍波逮捕前两天丢失的。这样,我们便可以理顺事情的整个过程了。倍波有可能是彼埃拙的同谋,可能是彼埃拙和他妹妹之间的联络人,也可能是偷

了彼埃拙的珍珠的强盗 ,总之 ,他把珍珠弄到了自己手中。整个事件的顺序很明确 ,但我考虑这个犯罪过程时却用了逆向思维 ,不过思考的过程都无所谓 ,重要的是结果。”

福尔摩斯换了个姿势 ,继续说 :“ 倍波独占了这颗珍珠 ,却引来了警察的追捕 ,他便跑到他当时工作的盖尔得尔公司。他明白 ,他必须在仅有的几分钟里把珍珠藏起来 ,否则 ,警察一定会在搜身的时候发现珍珠 ,他的努力也就白费了。他环顾四周 ,发现有六座拿破仑半身石膏塑像正在过道中晾干 ,它们当中有一座还没有完全干。倍波想到石膏像的确是一个非常合适、安全的保护伞 ,谁都不会注意到石膏像里会藏有天大的秘密。于是 ,他即刻在湿石膏像上挖开一个小洞 ,把珍珠藏到里面 ,然后 ,他又用手把小洞抹平 ,他是个有技术的工人 ,这点小把戏不算什么 ,塑像仍然保持得与原来一样 ,不会引起怀疑。倍波被捕入狱 ,判刑一年。这一年中 ,拿破仑半身塑像被卖往伦敦的各个地方。倍波当然不可能凭猜测得知哪座半身塑像里有珍珠 ,而且 ,又不可能靠晃动塑像的方法寻找珍珠(珍珠肯定会粘在湿石膏上) ,所以 ,他只有打碎石膏像才能找到这颗珍珠。为了这颗无价珍宝 ,为了自己付出的代价 ,倍波不可能在这个时候放手不干 ,他甚至仍然信心十足 ,充满希望。他是个有耐性、聪明狡猾的家伙。他先找到自己的堂兄弟就是在盖尔得尔公司工作的那个 ,查清楚塑像被哪几家零售商店买走了 ,然后 ,又应聘到冒斯·贺得逊公司当工人 ,借以弄清其中三座塑像的去向。结果 ,这三座塑像中没有珍珠。他又利用其他意大利朋友的关系 ,查清了另三座塑像的买主和地址 ,于是继续行动。在哈克先生家 ,彼埃拙跟踪而至 ,他对于倍波弄丢珍珠之事耿耿于怀 ,要向倍波讨回公道。两人一定是扭打起来 ,结果倍波杀死了彼埃拙。”

“这里我有点疑问 ,福尔摩斯 ,既然他们是同谋 ,那么彼埃拙

为何还要随身带着倍波的照片呢？”我插进来问道。

“这是因为彼埃拙一直在寻找倍波，带着照片便于向别人打听倍波的情况，这是显而易见的。考虑到倍波杀人后的心理状态，我想，他一定害怕警方发现了他的踪迹和秘密，对他进行逮捕，所以，只得加快行动的速度，丝毫不能耽搁。这个时候，我的思想也只停留在猜测阶段，我无法确定倍波是否已经在哈克先生家的塑像里发现了珍珠。何况，他是否在找寻这颗珍珠我也没有100%的把握。但是，根据他偷到塑像，又杀了人以后，依然走出好几百码，经过几栋房子，包括一座空房子，来到路灯底下的花园里打碎塑像，我可以肯定他的确是在寻找什么东西。不管是什么吧，既然哈克先生的石膏像是剩余三个塑像中的一个，那么，我可以这样说，里面藏有倍波寻找的东西的可能性也就有三分之一。这东西极有可能就是那颗珍珠。另外还有两个塑像，倍波当然不会舍近求远，必定先从伦敦城里的这一个入手。为了避免这个家伙再次行凶，造成灾祸，我先给房子主人打了招呼，让他有所防备。我们才采取了行动，把这个家伙顺利地逮捕了，直到这时，我才敢确定倍波寻找的正是那颗珍珠。既然珍珠并没有被找到，那么所有的可能性都聚集在一个目标上了，那就是瑞丁区的珊德福特先生买的那尊塑像。我相信珍珠一定是在这座塑像中了。于是，我叫来这位先生，在你们作证的情况下买了过来，并且立下了‘协定’。果然，珍珠的确是藏在这里面。”

福尔摩斯精彩的分析让我们为之感叹。雷斯垂德由衷地说：“敬爱的福尔摩斯先生，我有幸与您共同处理侦破过许多案件，但至今为止，没有哪个案件能赶得上这个案件的复杂程度，您的侦破能力和归纳分析能力实在是太强了！我自愧不如啊。先生，作为苏格兰场的警探，我们根本无法嫉妒您的才能，我们只会因为有您的帮助而感到欣慰，您是我们的骄傲，我们以您为荣！请您

明天到我们这里来吧 ,我相信所有的警探都会因为与您握手而感到荣幸的 ,请接受我们衷心的祝贺 !”

“您太过奖了 ,雷斯垂德 ,谢谢 ,谢谢 !”福尔摩斯显得非常激动 ,有好一会儿 ,他背过脸去 ,悄悄地擦着。我从来没有见过他这样流露自己的内心情感 ,我知道人类的感情和真诚才是最宝贵的 ,我的朋友是一个很能控制自己的人 ,他很快又恢复了常态 ,语调平和、稳重而严肃 :“华生 ,请把珍珠放到保险柜里保存。然后再把康克—辛格尔顿伪造案件的材料给我拿出来。噢 ,对不起 ,雷斯垂德 ,我得继续工作了。假如你在工作中遇到新的困难 ,我一定会竭力相助的。好吧 ,再见 !”福尔摩斯又陷入了对于新的案件的思考当中……